

4341

滬業真相三編

鶴舫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出版

滬案真相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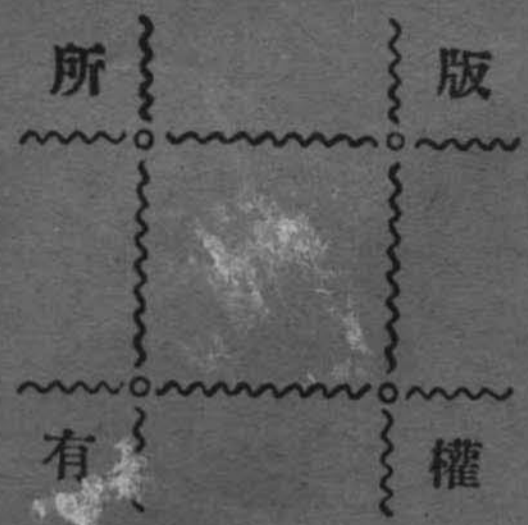
定價實洋三角

編著者 蘇高中電訊社

印刷者 文新印刷公司
蘇州西中市

發行所 小說林書社
蘇州觀前

代售處 各省大書局



氏族之光
馮庸



滬案真相三編目次

- 一、金松岑先生題首……………封面
- 二、馮天鐸先生題辭
- 三、鐵血工作的第五週……………一至九〇
 - 一、二月廿六：日十一師團抵滬十四師團將到
 - 二、二月廿七：英美法意四使請日兵毋由租界登陸
 - 三、二月廿八：日照會國聯英法使再提調停
 - 四、二月廿九：國聯據英艦協定草成決議白川抵滬
 - 五、三月一日：日聲稱接受國聯決議我軍今夜撤退
 - 六、三月二日：日反悔協定大屠殺我民衆
 - 七、三月三日：國聯特別大會開幕日繼續進攻
 - 八、戰利品小計

四、創夷滿目話和平……………九〇至一九一

九、三月四日：日提休戰五原則

十、三月五日：顏代表聲明中國態度

十一、三月六日：我遵國聯決議如日不偷攻我不還擊

十二、三月七日：英美調人再擬調停

十三、三月八日：日俄將起誤會說

十四、三月九日：日又提停戰照會美對日經濟絕交傳將具體化

十五、三月十日：日謀先談判後撤兵

十六、小言論……………一九一至一九四

補白

一、日本陸上軍備調查……………目次後

二、日本海空軍備……………一九六

五、附錄

一、淞滬戰區詳細地圖

二、十九軍戰史……………六九至七二

最近日本陸上軍備調查(補白)

日本常備陸軍軍官及士兵約共二二〇八四〇人、軍官一五五四〇人、士兵二〇五三〇〇人、其分配如下。

步兵 七十聯隊又四營 共七二二中隊

騎兵 二十五聯隊 共七十大隊

野砲兵 十五聯隊 共九十八隊

山砲兵 四聯隊又一營 共二十二小隊

騎砲兵 一營 共二小隊

野戰重砲兵 八聯隊 共四十四小隊

重砲兵 四聯隊又八獨立營 共三十四小隊

工兵 十七營 共四十八中隊

鐵道隊 二聯隊 共十六中隊

電報隊 二聯隊 共十六中隊

汽球隊 一大隊 共兩中隊

輜重兵 十五營 共三十中隊

坦克砲隊 一中隊 僅一中隊

高射砲隊 一聯隊 共四中隊

以上各軍組成十七師，大致每師包括步兵兩旅，騎兵炮兵各一聯隊，及工兵輜重隊各一營，步兵每聯隊包括三營，每營六百人，騎兵一聯隊包括三小隊，或四小隊，每隊一百人，而炮兵一聯隊則共包括六十隊，每隊大砲四尊，陸軍十七師，其中十五師駐日本，二師駐朝鮮，日軍原有二十一師，其中第十三十五十七及十八四師經一九二五年陸軍改組後，始將該四師完全廢除云。（一九三一年日本年鑑）

鐵血工作的第五週

二月廿六日十一師團抵滬十四師團將到

三一六、倭軍現勢 「上海訊：記者今日晤我軍某中級人員，據談，敵自攻江灣不得，改攻廟行，現在攻廟行之敵軍悉被殲滅……現敵軍最前哨兵在白漾宅大沈宅梁印宅云云，記者又據他方消息言，敵在白漾宅以東，軍力達一萬四千，在江灣跑馬廳以北梁印宅以東，確有第十一師團步兵九千名……」

三一七、倭軍以飛機爲主力 大美晚報云：「據調查所知……日本海軍共有飛機約二百餘只，泊長江口之航空母艦，即有一百〇三只，一點鐘內，可達吳淞江灣閘北等處，陸軍則埭田之第九師，亦有飛機停於租界

外楊樹浦……蓋日軍步兵力量不足，其將領遂用大批飛機，以利行軍……自二十一日以來，所擲皆二百五十磅重之炸彈。」

三一八、「上海訊：十一師團抵滬，攜有大批機關槍，備作衝鋒之用，並聞攜有釘板，將鋪於地上，阻止大刀隊云。」又訊：「日軍以累次失敗，現日軍在某處設立招募白俄充軍辦事處，加緊訓練，以資利用云。」

三一九、又募對華戰費 「東京電：日內閣於核准第二批上海軍費一千二百萬元至二月底止後，現又請求樞密院核允日皇頒發募集緊要費用之命令，查滿洲與上海海陸軍費總額，現已共達日金九千八百萬元。」

三二〇、以滅亡中國爲目的之日本軍事教育 「上海訊：記者今晨往前方探訪時，得悉被獲敵軍屍體中，曾發現日文小冊，旋經翻譯，蓋爲日方侵略上海之陰謀，書名「上海附近情況」，於民國九年印行，內中詳載

上海附近之地理形勢人口村落以及社會情形租界概況，民情時尚等等，非特我方之營業交通，詳列無遺，即外人在華之企業，亦收羅無缺，作戰時何處進攻，何處退守，更爲詳明，我方高級長官……質詢被俘之少尉西尾勝六，據供，此項籍冊，爲日本軍事教育之必需品，不特上海一埠如是，凡沿海沿江以及內地滿蒙各處，亦莫不早有詳細調查，列爲該國軍隊中之必修科云。」

三二一、日對滿蒙進一步之妄想 世界新聞社云「據大阪每日新聞載……在鄉軍人團……因鑒於從來個人的移民及一部分資本家單獨進行之失敗，擬採取屯田出兵制之集團的移民計劃。傳已在募集各府縣，願赴東省之農民及在鄉軍人之家屬，其具體的內容，擬以一團之單位作爲一千戶，使於東省一地方集團移殖，構成一村，每年移殖十萬戶，依此每年

移殖三十至五十萬，使緩和日本年增人口八十萬之趨勢云。」

三二二、「華盛頓電……衆議院女議員荷哲斯，頃籲請美國勿購用日本絲品……」後聞此議已實行云。

附：美國務卿史汀生致參議院外交委員長波拉函

此函爲最近美國對於遠東中日爭執之有力表示，函中詳述美國所守之政策，並徵露歐洲國家對於滬案調解不力之意，此函發表以後，日外交當局，曾發一怒形於色之聲稱，編者不避麻煩，照錄於此。

（上略）頃承垂詢，以邇來有人倡議九國公約不能適用於中國目前狀況，及該約對於中國現狀，不能有效施行，應有修改之必要等語，設果若是，則美政府應取何種政策，查該約爲目下對華門戶公開政策之合法基礎，諒爲君所素知，毋待贅述，考門戶開放政策，一八九九年初始于海約翰，而以終止列強在華之勢力範圍，以免中國有分崩瓦解之虞，海氏制此政策，有兩大原則，（一）各國對於中國在商務上應有均等機會，（二）欲維持此均等機會，必須保持中

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顧此兩大原則，在美國對外政策上，當時亦非新創，我國與他國往來，早以此項原則爲本，特對華提出之者，蓋欲挽救當時之危局，以免此亞洲偉大民族之主權與未來發展有妨害之虞，而世界各國間，亦可免除增加敵對形勢之危機，因其時中日間曾經開戰，迄戰事告終，另有三國出而干涉，阻止日本取得其所要索之某種戰利品，此諸國遂因是取得一種勢力範圍，而其後中國發生嚴重亂事，危及各國駐京公使，此亦爲造因之一，當各公使署近在被攻之際，海約翰遂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作爲各國平定亂事應守之原則，海氏曾云：美政府政策在謀得一解決，俾中國可得永久之安全與和平，保全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保護各友邦在條約與國際法上所得之權利，與保障全世界在中國各地方均等與公平貿易之原則，海氏既倡此原則，遂商得他國同意，英政府尤熱誠贊助，英首相薩理伯勳爵答復海氏宣言，曾極端鄭重表示贊同美國之政策。

嗣後二十年間，開放門戶政策遂爲列邦非正式之任務，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間，與太平洋有關各主要國家在華府會議此項政策，乃結晶成爲九國公約，而將其所由產生之兩大原則，與以精當之解釋與精確之措辭，該約第一款，規定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同意於1尊重

中國之主權獨立及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2 供給中國最完滿最無妨礙之機會，俾可發展維持一富有效能而穩定之政府，3 各締約國用其勢力，以期有效建立與維持各國工商業在中國全境機會均等之原則，4 勿得在華利用情勢求得特殊權利，以減損友邦人民之權利，亦勿得作暗中危害各友邦安全之行爲，是故此項條約係代表一番慎發表業經成熟之國際政策，一方面爲各締約國保證其在華權利與利益，另一方面爲中國人民保證有最完滿之機會，發展其主權與獨立，俾可符合今世各民族間維持之新式而開明的標準而不受阻礙，當該約簽字之時，舉世皆知中國正於新經革命之後，企圖由專制政府逐漸發展成爲一自治共和國之自由制度，第在經濟與財政兩方面，將須經過多年之努力，方能達此目的，而其進步亦必遲遲，所以此約實係各簽約國間自行檢束之公約，有意排棄含有干涉中國發展趨向之任何侵略政策；且信惟有此種手續，在此條約保護之下，最可以保障中國及與中國有關係各國之最完滿利益，當時美代表團在國務卿休士領袖之下將此約呈報總統時，嘗稱現信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經由此約至少已成爲一種事實，又當討論此約之際，英國首席代表貝爾福勳爵曾稱，英國代表團，深知本會各國代表中無有視勢力範圍之習慣再能爲任何政府所主張而爲本會所可容忍者，若就英

政府言，固曾以最正式方法當衆宣稱，認此舊習慣完全不適宜於現有之局勢，又同時日本代表幣原男爵宣稱，日政府之立場，對於中國無人可以否認其自行統治之神聖權利，亦無人可以阻撓其造成偉大之國家運命，迨此約告成，首由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九國批准實行，嗣挪威玻利維亞瑞典丹麥與墨西哥亦先後加入，惟德國雖經簽字，而其國會猶未批准，今又須牢記勿忘者，此約爲有關係各國在華府會議所締數種條約，及協定之一，而此諸約皆互相關聯，互相依賴，未有可以漠視其一而不致擾亂全部諸約所欲造成之籠統諒解與均勢者，華府會議原以軍縮會議爲主，其目的在增進世界和平之可能性，第欲達此目的，不僅在停止海軍設備之競爭，且又須解決種種糾葛問題，足以危及世界和平，尤其足以危及此種問題所牽纏之遠東和平者，當時美政府願於放棄建造戰鬥艦之優勢，及不再增加甘姆與菲律賓濱之防禦工程者，卽因有九國公約中自行檢束之條款，可爲種種信賴之一，蓋該約不僅保證世界各國人民在遠東有貿易之均等機會，且禁阻任何強國之對華軍事侵略，所以吾人苟非同時考慮九國條約內此項條文所真正依賴之其他信諾，不能論及修改或廢棄，此項條文自九國公約締結六年之後，此約所由基以成立之列強勿得侵略弱國的自行檢束政策，因巴黎公約（卽所謂凱洛格

白里安非戰公約）經世界各國之批准實行，更得一有力之援助。此兩約者，雖各自獨立，但係協調之步驟，期將世界之良心與輿論列成一線，贊成憑藉國際公法從事有秩序的發展之制度，此種制度，包含用公道和平方法代替暴力解決一切糾紛爭執在內，而保護中國勿受外界侵略之計劃，實爲此種發展之重要部份，此約簽字各國及參加各國，皆正確感覺使四萬萬人民居住之中有秩序的和平發展，實爲世界謀和平福利所不可少者，凡爲整個世界謀福利之計劃，決不能忽視中國之福利與保障，近日中國發生之事件，尤其自東三省發端而最近延及上海之敵對行爲，益令各約無改修之可能，亦更足見與遠東有關係各國忠實遵守前述條款之重要，吾人於此無須根究爭執之原因，亦不必在兩國間判斷各責之攸歸，因其造成之局勢，無論如何，不能符合前述兩約條文所規定之義務，苟此兩約能忠實遵守，則決不發生此種局勢，此種情形，不必再問其原因與責任，早已明白無疑，因此九國公約與巴黎公約簽字國，凡與中日爭執無關者，皆未見有修改兩條文之理由，且以其僑民在上海受有危險與損失，益見此項條約有忠實履行之真價值，以上所述，皆爲我國政府之見解，我人實未見有理由可以放棄此項條約所援用之開明的原則，深信此項條款苟能忠實遵守，當可避免今日之局勢，亦未

見有正當遵行此項條款之後行將妨及保護簽約國，及其人民在華合法利益之證據，上月七日，我國政府奉總統訓令，正式通知日本及中國，不能承認兩國政府違背此項公約所造成之任何局勢，與締結之任何條約或協定，因此項公約有關於我國政府及人民在華之權利，設世界他國政府能有同樣決定，採取同樣立場，此種行動將可爲一教訓，今後當可有有效的阻止由壓力或違背條約所取得之任何名號或權利成爲合法行爲，更就已往歷史觀察，終將可以導至中國恢復其被人剝奪之權利與名號，我國太平洋大邦之一，深信中國人民前途無量，我人循公平及忍耐與彼此善意之原則，與其往來，必能博得最後勝利，我政府向來對華政策，皆以此爲準繩，我人深知中國政治家發展其國家與政府事絕艱巨，進步必緩，其獲得負責任政府之企圖不能一帆風順，定將時虞顛躓，已早爲海約翰與休士及其同時諸執政所鑒及，此卽門戶開放政策所應付之障礙，今出席華會各國之政治家既決定中國應有完成其發展國家之必要時間，我人與之具有同意，仍準備以此作爲今後之對華政策焉。

□ 二月廿七日英美法意四使請日兵毋由租界登陸

三三三、日軍開始用二十四生的大炮。昨日上午敵軍因廟行及江灣一帶慘敗之後，改變目標，調遣大批軍艦，攻我吳淞南北炮台，「下午敵軍艦十三艘，五艘在獅子林炮台前，八艘在吳淞炮台前，四時起，開始用廿四生的大炮，向我南北兩炮台……猛施攻擊……共發一千數百炮，均落田野間……我方僅一士兵略受微傷……」又訊：「今晨三時起，敵軍用重炮向八字橋及天通庵路一帶猛轟……中有廿四寸口徑之大炮數尊，發彈數十響，隆隆炮聲，震動全滬……」又訊：「天未明時，敵軍一連，由持志大學方面，偷入屈家橋……我軍發覺後……派精銳步兵一排，攜帶手榴彈及手提機關槍，向該處迎擊，敵軍頑抗一小時，擊斃一百餘名，奪獲大炮數尊，手榴彈五大箱，及罐頭食品等零物甚多……又小場方面，謝團亦奪獲敵軍六五連珠炮二尊。」又訊：「上午十時，敵二百餘，分乘

鐵甲車駁船四只，沿周塘駛至蘊藻浜，希圖偷渡，當被我外馬路駐軍……擊沉三艘……」

三三四、敵又將變更策略 「上海訊：確息，敵軍業變更策略，在江灣及廟行方面之敵兵，於前日築成半永久之壕溝及炮兵陣地，決用重炮攻我軍，一面將全部敵軍，調赴泗塘河與蘊藻浜間，向候家木橋至紀家橋一帶之我軍進攻，其用意在斷我軍淞滬之連絡，一方用大隊敵艦，進窺我南北炮台及獅子林炮台，以爲牽制……」蘊藻浜至黑橋正面，敵我兩軍，仍隔河而守，戰線一如開戰之初。」

三二五、十四師團來滬 敵最初以海陸戰隊六千二百名作戰，繼又調二十六旅團來滬，而後九師團，十一師團相繼來滬，至今死亡又將盡淨，今晨又到大隊軍艦，裝到十四師團到滬，全部二萬名，明日到齊。又訊

：「下午二時，有運輸船一艘，載便衣兵二千餘名來滬。又有郵船上海丸運到大炮軍械百餘箱。」又訊：「巴黎電：今晨法報數家載柏拉格消息，日本曾向捷克斯拉夫與波蘭訂購子彈及其他戰具，共值美金三百萬元以上，捷克國史科達廠第一批運往日本之子彈，有毒瓦斯彈二千枚，猛烈爆發炮彈一萬八千枚，又稱法國……施乃德克魯卓廠雷璫爾廠與狄勞尼培爾斐爾廠三大公司，曾受日本大批定單……即雪鐵隆汽車廠，現亦爲日本製造子彈。」

三二六、日機擾杭以圖威赫 「杭州電：澈浩洋面，發現日航空母艦一艘，乍浦亦有飛機十餘架，翔集空中……」又「晨十一時，日機十五架到寬橋機場投彈。」

三二七、好戰喜功之倭國名士 「倫敦訊：今晨泰晤士報載東京拍發之

長函一通，署名者多爲著名日人，如石井子爵，德井公爵，若□男爵，松井男爵等是……略謂目前可悲的時局之發生，不由於中國之弱，但由於中國中央管轄權之無效力，日本舉動純係自衛，以反對中國軍閥，彼軍閥之唯一原則，在壓服異己，而逞其個人之貪念與野心，至於國民之幸福與遠東和平，非其所注重也，日人現欲以軍力支配中國土地之奇談，縱不可謂危險之舉，或失時宜，然亦屬可笑，日軍在上海與滿洲，皆依法於被攻時保衛其地位，日本所爲者，亦猶他國在中國土地，以軍事行動遂退中國軍閥之攻擊耳，末謂，對於一個幻想而非實有的中國，（此意卽日代表在國聯聲言之中國僅一地理上之名辭，毫無近世國家組織之規模也。）加以寬大，實係愚昧之同情，並足爲世界和平之最大危險云。」又最近大阪朝日新聞時評謂：「……理事會容許中國之要求，定於

三月三日舉行，然吾人對於聯盟總會之結果，決無憂慮可言……苟聯盟總會，所作成之報告，不利於日本，則日本當脫出聯盟，惟退出聯盟，因須二年之預告……仍不能免二年間聯盟國之義務，於是吾國人遂引爲深憂，殊不知聯盟規約，本無拘束吾人之實力……一九二三年……意大利人被希臘人虐殺，意政府提出七項要求，希政府承認四條……意遂佔領希臘戈爾夫島，希臘欲引用會章十二條與十五條訴諸聯盟……此時列席聯盟總會之弱小國，恰與最近情形袒護中國者同……但意大利固執主張，由大使會議，反對聯盟審理，因此聯盟之權威信用，早已失墜無遺，故……滿洲上海事件……吾人對於各弱小國之偏於理想，決不致因彼輩而犧牲我強國之利益云云。」

三二八、日人慘焚我同胞 「大陸報云：昨日及昨夜日軍將開始總攻擊

以來，創害之中國男女老幼及屍骸，在閩北江灣一帶，從事火焚，藉以滅跡，據聞此項火焚，自日常道暫禁西報記者入其陣線後，已行開始。（編者按日禁記者入陣線，係前二星期事，原因爲西記者直記日軍亂殺中國民衆之故）昨有一新聞記者潛入日軍陣線，見到處有日人在火焚中國民衆及屍首……無從統計，當在數萬以上云。」又上海訊：「日前，停在浦東華通棧之太古洋行山東號外洋船，裝貨時，突從日海軍小汽船上來日兵數名，欲拉駁船之船夫，一逃入山東號，其餘二人已乘其未見時躲入後艙，曆五分鐘餘日兵乃去，論者謂該駁船已懸美國旗，日兵尙欲拉人，則普通夫役被拉者，當不知凡幾矣。」

三二一九、前外次朱兆莘氏今日提鐵血對日意見書於外交委員會原文云：國有外患。非戰則和。從未有欲戰而不敢言戰。欲和而無從媾和。如今之對日問題者。兆莘

對日主戰。三個月前卽持是議（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有有意見書提出於特種外交委員會）當是時。國際聯盟有議決案爲我聲援。全恃外交。猶可言也。今則友邦調停。已告絕望。日提案無異城下盟。法德義袖手。美則噬若寒蟬。英且勸我讓步矣。此而不戰。亡無日矣。爲今之計。與其委曲求全。益張寇燄。何如渙汗大號。毅然宣戰。蓋不宜則抵抗雖勝。仍無徹底辦法。宜則抵抗而勝。固足稱雄。不勝則與之長期相持。終無敗理。日爲工業國。失業多則革命起。社會黨共產黨及韓反日黨。乘時而興。國內亂象成。國外軍心懈矣。必敗者一。日方軍費浩繁。舉債終有窮期。增兵必難爲繼。勞師襲遠。兵法所忌。必敗者二。日人兇饒日熾。盡失國際感情。在列強目中。無異日俄戰爭前之俄。與世界大戰前之德。同爲東亞驕兒。我苟出攫其鋒。英美將躡其後。必敗者三。日政府迭受國聯警告不理。軍隊受十九路軍挫折不悔。曾發五口禁駐華兵之謬論。昨又提迫讓滬地防線廢除淞滬炮台解散抗日救國團體之要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敵雖強不足畏。我雖敗不足餒。所慮者抵抗而囿於局部。失敗而立簽降約耳。國際戰爭之勝敗。不判於目前之一拼。而決於終局之一着。無論敗至若何程度。戰至若干年期。我既抱有決心拒簽降約。待敵軍無力堅持之日。我乃一擊而奏膚功。故敢

言對日宣戰。決操勝算也。或謂日來宣戰。我言抵抗足矣。遽與宣戰其如冒天下之大不韙何。駁之曰。按照國際公法。有戰爭狀態者。即可謂爲戰爭之開始。何況日軍佔三省。日艦轟首都。現與我防軍戰於淞滬。衝鋒有坦克車。陷陣有機關炮。放炸有軍用機。舉凡歐戰之所用利器。日方應有盡有。此而可不謂之對我宣戰不認爲啓釁罪魁。國際公法家。可擱筆而火其書矣。對日宣戰。其利有六。淞滬各地爲日軍所蹂躪者。戰後當令賠償。並可索還兵費。一也。東三省失地。戰後當然收復。卽割去之台灣琉球可索還。被吞併之朝鮮應解放。二也。南滿權利。歷年爲日人劫奪者。戰後一律撤銷。鐵路礦權。亦同時無條件收回。三也。中日條約期滿作廢。而日方不認。不平等權利。仍繼續存在。戰後當然廢約。所有二十一條及種種苛約密約。均無効。四也。北廷及各省前借日債。爲數甚鉅。戰後一筆勾銷。庚款餘數及西原借款等均作廢。五也。各國對日態度未明。我宣戰後。凡參加或中立者。照國際公法所規定交戰國中立國權利義務辦理。逆料初戰期中。各國皆守中立。中立則於我有利。迨日寇漸形竭厥。美必起而踏之。與美在歐戰末期時德宣戰同一步驟。故我欲得列強援助。非正式宣戰不爲功。六也。難者曰。宣戰後日寇蔓延各省則奈何。釋之曰。敵侵各省。各省自抵

抗之。防軍不足。則義勇軍助之。無勞遠調援兵也。我之宣戰。非傾全國之兵以壓日境也。敵來則備戰。彼勞我逸也。日寇爲患以來。我對國聯通牒。以不抵抗動人憐。無異婦孺之呼冤也。對日則迭提抗議。千篇一律。曾無一紙聲罪致討之書也。爲國家生存計。爲國際聲威計。謂宜草二檄文。一致日本。討其侵略暴行。不齒人類也。一致國聯。使知破壞和平。咎在日本也。吾之宣戰。理直氣壯。振振有詞如此。而暴日必敗。我可收戰勝之利如彼。此誠我國轉弱爲強。十載一時之機會也。管見如此。幸垂察也。

三三〇、張學良對滬中委電：於今答覆 上午十時，滬中委開七次會議，決電復張，文云：（上略）戍電奉悉，滬戰日急，寇以全力犯我，國家存亡。繫于旦夕，躊躇却顧必有噬臍莫及之悔，九一八至今，已逾五月，寇已入室，惟有肉搏，豈尙有準備之時乎，務請迅下決心，卽率全軍，直趨東省，執事補過圖功，全在此舉……」上海訊：又南京電：「汪精衛倩曾仲鳴代答記者云：東北倡言獨立，中央……當然討伐，各種

準備，均已就緒……」

三三一、「東坎電：海州灌河口 爲蘇省水量較深之第二海港……現臨港口一帶，由二十五路劉旅擔任防務，嚮水口陳家港，由稅警五大隊守防，已有軍事設置。」

三三二、國外近息 「倫敦電：英外部已訓令駐日大使林德利請日軍爲維護外僑安全起見，令其援軍在租界外處登岸，又……野村旂艦，在日領署前所泊地位，請令該艦移泊下游，因其近曾招致華軍砲火也……」

又「東京電……英美法意四國大使，今日向日政府……申請如日本續派援兵，須在租界區域外登陸……美大使並申請日軍艦應全數駛離江濱附近……」又「巴黎電：法當道……已命現駐蒙泰朋之新格利司快鎗隊第十六團，與特拉貢坦克車隊第十隊，開赴遠東。」又「巴答維亞電：荷當

局下令禁阻華僑募款濟助中國軍隊，祇准募作慈善事業之用。（按巴城爲荷屬東印度首府）

三三三、俄責問東北日行動「莫斯科電，今晨莫斯科全市報紙，悉載日本在滿組織白俄軍……本星期已招足兩旅，由白俄舊將孟德拉金與穆德斯篤夫各統一旅……」又「蘇俄政府對於日本運兵至東三省毗連俄邊各地之計劃，與日本援助白俄消息，益覺不滿……外交副委員加拉罕……邀日大使廣田……請徵實與說明下列諸點：一、哈爾濱日軍長官要求備車十七輛，在一面坡與綏芬河運兵，兩處皆在邊境，與日軍往日之調動不同……二、日軍長官向中東路簽訂合同，運輸軍隊減收半費，運保護鐵路軍隊免收運費……影響日俄與中俄現行條約。三、邇來亡命白俄，在日人保護與直接援助之下，反對蘇俄活動甚力，此與廣田大使……諾言矛盾

。四、請見告東三省新組政府之消息及性質，聞日使已向東交請示。」
三三四、報國壯節足千秋 「上海訊：本地人胡阿毛，年四十一，向業
汽車司機前日在中虹橋附近爲日兵搜得開車執照一紙，遂被拘去，今晨
日兵四人押令駕駛軍火汽車，由匯山碼頭至公大紗廠，胡佯爲允許，將
至目的地，突轉換車頭，直駛浦灘，車行極速，當即衝入浦江，連大宗
軍火與四仇敵，共葬江心事後地方人士卽具請政府，優爲表揚而勵忠節
云。」

二月廿八日照會國聯英法使再提調停

三三五、我軍陣線 「上海訊……我軍以戰略上便利關係，現均在江灣
稍西之某地築防，敵以爲我軍詐退，不敢遽進，直至今晨七時，敵用飛
機先將虛實探明，復用巨砲轟擊，十一時許始前進至萬倉橋……因防我

伏軍，留匿民宅，將所有房屋，盡行縱火焚燒……午後二時，復用小數部隊，向江灣北面之嚴家宅，與江灣南面之楊家樓，舉行偷襲，但均以我防地鞏固，不能得手而退……現我軍防綫，北自金穆宅，南迄楊家樓止，已成一直線，憑泗塘及俞涇作戰……」又申報息：「今晨零時二十分，敵軍遣赴步兵約三四百人，乘黑夜向竹園墩方面偷襲，當被我軍發覺，立即進擊，雙方即在該處激戰，至今晨二時餘，敵始不支退敗，嗣後敵軍雖無舉動，但我軍仍在該處嚴陣以待。」又訊：「今日上午，江灣敵以大砲及飛機十餘架，向小場廟與嚴家宅一帶轟炸……旋敵千餘，由大沈宅及周家宅一帶，向我進攻，我軍奮勇衝殺，將敵截成兩段，致首尾不能相應，即行退却，於下午一時許，被我軍包圍，混戰歷二小時，被我解決……」

三三六、英法使再提調停 「京息……留滬各國公使，二十五晚在滬開緊急會議，磋商中日戰事初步辦法……業與滬上中日當局經過數次洽商，均認爲有磋商之可能，以故英使藍浦教法使會爾敦，今日來京，向我當局正式洽商……」

三三七、日本照會國聯 日內瓦電：「國聯當道發表日本曾以同樣照會分送國聯各理事，陳述上海時局意見，內容尙守祕密，但聞對於上海會表示於在某種條件下，願即停止敵對行動，對於東三省則一再聲明不能放棄任何權利。」

三三八、滬日軍運輸困難 上海訊，「日本調派大隊援兵來滬……六千餘名已於昨前兩日運赴前綫外，尙有吳淞口留駐於各軍艦者，聞尙有八千名，因潮水漲落，駁運不易，日軍司令特派大號運輸……第一批二千

名，第二批三千名，所有大砲機砲等，因駁運困難，現方用起重機，吊入駁輪中，而一切砲彈炸彈等……一經墜下卽有炸裂之虞……」又漢口電：「日大福丸由滬抵漢，載有子彈六萬發起存海軍陸戰部，日租界已撤砲壘，又恢復原狀。」

三三九、日援軍三萬登陸 上海泰晤士報云：「日軍總攻廟行江灣線，在數日內卽將開始，日軍援兵兩師，共三萬人，現已抵滬，準備開入火線，昨晚黃昏前，在法華浜登岸……」

三四〇、日本財政窘狀 大陸報云：「日本侵略東北，業已五月，在滬軍事行動，亦經一月，其目前之經濟狀況，大可一加研究，以觀其在華戰事究能支持若干！……歐戰之於日本……獲得空前之繁榮……國庫積盈，不下日金六萬四千萬元，……一九二一乃漸衰落，繼之一九二三大

地震，財政……虧短，一九三一……國庫既盡，……公債又增至二，四一七，六九七，〇〇〇元……負債總額達日金四，三七八，五九三，〇〇〇元……一九二一年來，貿易入超平均日金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九三一止日本應找付國外之款，共達日金，三，一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元……查最近五年間，日本輸出額平均歲約三十萬萬元，一九三一年僅十一萬四千七百萬元……迨最近五月……平均每月不過日金七千五百萬，反之一九三一上半年，則平均月值一萬萬元……照此情形如何能付該國歲出十五萬萬之鉅費，此所以日政府於一九二九年以來，即不能均衡其預算也……當一九二二年……日本在國內外存金共達日金二十二萬萬元，泊乎去歲東北事起，未及三月，即已廢去金本位……今五月之後，其存金即已減至四萬三千萬元……滬戰以來，……去

年十二月上半月，日金百元猶值美金四十九元，本年一月廿八日，降至美金三十七元，目下祇值美金三十元半，是日政府無法阻止鈔票之賠償，而日鈔票正步盧布馬克之後塵，事實如此，無可否認；日本人民，……誠應感謝其軍閥之不顧世界輿論，與人民負擔能力！……」又東京訊：「日政府預計繼續上海軍事行動至三月底止，又核准軍費日金二千二百萬元，所有上海作戰軍費，迄今共達日金五千六百萬元，……」

三四一、滬中委赴洛 由報息：「……二中全會，業經中央決定於三月一日在洛舉行……聞留滬之中委柏文蔚、方振武、程潛、張知本、熊克武、甘乃光、劉蘆隱、馬超俊、張定璠、何世楨、梁寒操、陳慶雲、等十二人，已於二十八日下午，專車赴杭，再行改乘京杭國道長途汽車晉京，北上赴洛出席。」

三四二、萬寶山案匆匆解決 瀋陽路透電：「……聞萬寶山案經中日委員團共同調查報告後，茲已解決，其條件未悉，長春縣已發表韓人在滿洲租地新章。」

□二月廿九日國聯據英艦協定草成決議白川抵滬

三四三、廟行鬧北蘊藻浜戰報 上海電：「今晨七八時左右，敵軍以五六千之衆，以大砲爲掩護，紛紛向廟行鎮我軍前綫進攻，雙方鏖戰至今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結果敵軍被我擊退；奪獲鐵甲車四輛及槍械甚衆，是役斃敵約有六七百人之衆。」又息：「日機至大場擲彈，燬去民衆房屋，上午十時半左右，遙見該處黑烟冲天，炸彈爆裂之聲震耳。」又息：「自上午十一時半起，我軍與敵人在八字橋青雲路方面，劇烈肉搏，又宋公園路以北，烈燄飛騰，又據守鬧北之□師之王參謀長發表，敵軍

於今晨三四時，以大砲掩護步兵，由永興路，天通菴路，中興路三路進攻，激戰至五時半，將敵軍擊退。又日機在拂曉時向闌北我軍前線投彈，軍事當局，恐民衆奔避，易爲敵機注意，投彈將愈多，特執行臨時特別戒嚴，禁止一切交通。」又訊：「邇來日軍傾全力猛攻我江灣方面陣地，故張華浜一帶日軍，形勢極其緊張，兩日來未向我軍進攻，雙方僅隔蘊藻浜，對峙扼守，今晨二時許日軍一小隊由季家橋附近出發，擬用木排乘黑夜偷渡蘊藻浜，襲擊我軍，同時張華浜方面之日軍，發砲向我軍猛攻，掩護步兵前進，惟我軍防範，甚爲嚴密，故哨兵瞥見日軍偷渡，即發機關鎗向日軍掃射，該地我軍，均出壕應戰，偷渡之日軍，終不得逞，死傷過半，倉皇遁去。」又息：「江灣方面，我軍主陣地重行支配後，敵兩次以鉄甲車衝鋒失敗。」

三四四、十九路軍發表告民衆書 十九路總指揮部參謀處告全國民衆書
云：滬案發生，及今匝月矣，我軍以血肉之軀，與敵重兵利器相激盪，卒能迭挫兇鋒，屹然不動，國人創痛之餘，莫不躍然而興，色然而喜，以爲我國從此可抗強敵，躋高位，與列強分庭抗體矣，而一部分人士之心理，則適與相反，皇皇焉恐戰禍之延長，貽國家萬劫不復之境，夫逆來順受，萎靡不振，固爲國人之通病，誇大之心理，僥倖之希望，亦非吾人所應有，拯民族國家於危亡，伸公理正義於世界，此種艱鉅之工作，非一蹴可致，尤非可以畏難而退者也，同人受國家豢養，以身殉國，義所應爾；及今以未死之身，願貢一言，爲國人告，吾人欲知滬案之肇因，懸揣將來之結果，必須明了日本之國情及世界之大勢，日本自山縣有朋而田中義一，遞及現在之犬養毅，其所謂大陸政策，始終一貫而不

少變，甲午之役，奪取朝鮮，實爲北進之發端，日俄之戰，樹立大陸政策之基礎，加以二十一條件之保障，郭松齡張作霖之被殺，日本在東北之勢，遂益形鞏固，其第一步之侵略，乃告成功，於是伺機佔領東北，侵及中國內部之志，益不能忘懷，歐戰以還，各國經濟衰落，工商凋敝，關稅戰爭之劇烈，賠款問題之僵化，世界經濟恐慌之現象，益趨嚴重，加以蘇俄崛起赤化，聯防時虞潰決，而國際之間，復不減少其嫌疑，無論對內對外，各有其難言之痛苦，至於中國之混亂衰殘，則更無以況之，虎視鷹瞬之日本，豈肯放過此良好機會，於是去年九一八之一聲霹靂，遂摧陷瀋陽，囊括三省而去矣，瀋案發生，我國政府隱忍退讓，信賴國聯，以謀和平正當之解決，惟是國聯之於各國，非能如臂使指，蓋國聯爲腦，列強爲腦細胞也，細胞不健全，而欲腦之有能力也難矣，是

以潘案發生之初，國聯固不乏人仗義執言，但不久即由曖昧而軟化，由軟化而袒日矣，反觀我國社會，則爭奪者如故，依賴者如故，加以民衆憤激，越出常軌，輿論龐雜，莫衷一是，使執政者忙於應付，無所適從，既不能戰，復不能和，日帝國主義者看透事實，更毫無疑義而伸其鐵腕於中國內部，一二八之滬變，遂以爆發，敵軍衛戍京滬，首當其衝，夫守土禦侮，爲軍人天職，且上海爲吾國經濟中心，南京爲中央政府所在，京滬不保，國脈即斷，是以毅然決然以自衛之目的，與暴日相週旋，一月以來，敵之兇暴行爲，日益加厲，吾國同胞慘死於鐵蹄之下者，奚啻萬數，物質之被毀滅者，其價值且不可估計，然而吾國同胞，毫不因損失鉅大而減少其勃躍情緒，且增加無限之希望，世界輿論，亦因日寇之兇殘，及不惜擴大戰禍而提出抗議，英美等國積極干涉之態，且漸

趨於具體而明顯，然後知惟有奮鬥，乃足以發揚民族精神，延展民族生命，惟有自助以求自力之生存，乃能博得世界之同情，暴力雖強，終不能壓倒正義也，雖然，中國之前途，即可告樂觀乎，英美各國，果爲正義出而裁制暴日乎，暴日即能翻然而變更其一貫之「國策」乎，吾人皆不能無疑者也，吾國物質利器之不及人，自無庸諱言，欲一戰而屈強敵，在理在勢，均有所未能，英國則素以穩健外交著稱於世界，美國則鞭長莫及，望洋興嘆，且皆因國家經濟恐慌，不能自拔，而於對日問題，破壞其反俄陣線，亦不無顧慮，謂能出而積極制日，豈可遽信，至於日本軍閥之黷武主義，正如旭日之升，吾人遙聆出滯在美謂美日兩軍當在滬作球戲，及日軍閥謂十九路軍未知日帝國之威力，故敢與之拒抗之語，其氣燄之高，不可一世，卽其國民大多數亦未減其信賴武力之心理，此

次總選，政友會仍佔勝利，即可以覘之，欲其將所謂關係日本存亡之大陸政策，一舉而更張之，尤絕無希望者也，顧於另一方面以觀察之，則英美正以挽救其經濟恐慌，需賴中國巨大之市場，而不願中日戰禍之延長，尤不願坐視其東方商業根據地，上海之陷於危險，更不願日本稱霸東方，破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局勢，故雖有種種困難，終必有爲解決自身利害而奮起干涉之一日，再以日本未來之難關言之，日本自瀋案發生後，海外貿易，一落千丈，國家財政，已陷於極困難之境，加以侵滬軍費，總選舉會之臨時支出，美國名流，更倡言對日經濟絕交，益足令社會恐慌，金融混亂，且嫉視者衆，外交孤立，國內輿情，漸趨非戰，勞師費財，持久作戰，不戢自焚，豈可倖免，吾人從此可知日應取之方針矣，日方利在速戰，挾其利器重兵，欲一舉而屈服我國，作城下之盟

，操宰割之柄，我國則應謀長期之拒抗，以待國際之變化及敵國自身之崩潰，毋以目前軍事之勝利，期僥倖之成功，毋懼戰禍之延長，生苟安之妄念，斂其氣而不肆，持其志而不懈，日本一日不罷兵，外交一日不勝利，則我國一日不停止武力拒抗，至暴力屈服於公理之日，即吾國民族復興之時，夫法謀獨立，奮鬥百年，勾踐復仇，臥薪廿載，我國四萬萬同胞，誠能立下決心，誓死抗日，則或可不俟諸百年也。

三四五、上海民衆慶祝十九軍勝利 上海訊：一、滬戰以還我十九路軍節節勝利，故中校抗日等十餘團體，特成立慶祝十九軍勝利大會，當選出九委員，籌備慶祝事宜，議決廿八日至五日爲慶祝紀念週，四日開慶祝十九軍勝利游藝會，邀集輕傷士兵一體參加，五日開慶祝十九軍勝利大會云云。」又訊：「今日下午駐滬中央委員派尤陶二代表，將特製之緞

旗兩面，用黑絨製成「黨國干城」四字，賞送至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三四六、日人畏懼我大刀隊 大阪每日新聞載海軍省公布戰事消息云：「中國兵之大刀隊善於奇襲，此種大刀隊每隊約有五百名，手執閃爍之大刀，面蒙可怖之頭巾，專以奇襲我軍（日軍）聞名，且甚爲活動云。」三四七、白川到滬 上海電：「日政府所派遣之上海日軍海陸空總司令白川大將，於今晚八時後乘某號旗艦馳抵吳淞；當用小輪轉載至張華浜方面登陸，卽會同日方軍領各當道，密議吳淞江灣閘北間一切軍事，聞卽將實行總攻云。」又息：「日援軍到齊，日本因滬上戰事，迭遭潰敗，陸軍省續派十一及十四師團來滬援助，十一師團已於昨日抵上海十四師團兵力共一萬四千名，係由大批軍艦載到吳淞，再用兵艦商輪，分批駁進浦江，連日先已載到半數，加入江灣閘北兩處前線，尙餘步砲兵約

六千餘名，今晨七時左右進口，該批日軍來滬後，十四師團已全部到達上海，今日運到之日兵，仍在張華浜起陸，其小部隊則至楊樹浦上岸，該師團新裝來之大砲及砲車炸彈等甚多。」又訊：「日轟炸機八架裝到滬，隨船載來重量炸彈一批。」

三四八、敵竟聲言欲壞我交通 今日日駐滬總領事村井致函市府，聲明將破壞蘇州於上海，及上海與嘉興間之鐵路線，其橫暴殊無與比倫，市府接函復，立即嚴詞駁覆并重行聲明，因此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歸日方負擔，并通告駐滬各國總領事；同時并布告週知，沿鐵道居民，剋日設法遷避，以策安全。」

三四九、日機擾杭 杭州電：「今日下午一時，日機飛笕橋擲彈三枚，傷一泥水匠，復至七堡擲彈八枚，午後及擲數枚，落荒未炸。外部派情

報司范科長，向駐京日領上村提口頭抗議，據答，以後可再無日機飛杭州等處擾亂秩序。」

三五〇、漢津日軍示威 漢口電：「日海軍陸戰隊兩百餘人，廿九晨五時半，攜機鎗，架砲車，登陸演巷戰，形勢洶洶，居民震驚，至七時始回艦。」又電：「日租界關飛機場。」天津電：「駐津日軍今日午在八里台演習誓師，并定三日晨演習巷戰，以津市爲假想敵。」

三五一、國聯今日之決議 日內瓦電：午後六時十五分，國聯會行政院舉行公開會議……英代表西門……宣言稱，頃於數小時之前，接到英國政府關於上海局勢發展之消息，藉悉昨日午後中日兩國軍隊司令，在英國軍艦集會，出席者有英國凱萊提督，中國方面，有顧維鈞，王將軍，（原文僅一王字）日本方面，有海軍中將野村，及前南滿鐵路副總裁松

岡，會談情形，尙屬順利，所擬辦法，即係中日雙方撤退軍隊，並設一區域，交由外國軍隊管理，此項辦法，當已提付東京南京，予以核准，英國代表，現在不欲多言，但上項消息，關係重要，自有提出報告，并召集公開會議之價值云云……彭古即向行政院提出一建議案，謂當由中日雙方積極而又誠懇贊可，並由各主要國家在上海租界內有特別利益者，友誼襄助，其全文如次，（一）在上海立即召集中日雙方及有關係各國代表，舉行會議，其目的在使上海地方敵對行動，切實停止，和平局勢，得以恢復，（二）以日本無政治領土野心，并無在上海開闢日本租界，或單獨獲取特殊利益各節，爲討論基礎，至公共租界及法國租界之安全與完整，因有種種協定，爲之根據，中國參加會議，對於此等區域，應予以維持，俾此等區域，及其居民，絕不感受危險，至上項會議之召集

，當然俟就地商定辦法，停止敵對行動以後，始乃舉行……英國代表西門宣言稱，主席建議案，英國竭誠贊助……尚有一國，其人民極注意於時局之發展，而又渴望和平者，厥爲非國聯會會員之美國，西門稱，渠與華盛頓之商議，未嘗間斷，並能負責宣言，美國對於彭古主席之計畫，準備完全合作……法國代表亦負責宣稱，完全贊助，無所保留，至是日本代表佐藤起立發言，謂渠尙未奉到政府訓令，對於正在進行中之談判詳情，惜不能向行政院報告，但一至可能時，即當提出報告，至主席之建議，日本代表團贊成之，但須經東京之核准，至日本政府之態度，須重行加以說明，即（一）關於上海事件，日本之唯一目的，在使公共租界及日本僑民避免立時發生之危險，（二）日本政府準備與各關係國合作，以資解決上海局勢，而擔保上海外人之安全，對於立即在上海召集中

日雙方及各關係國代表開圓桌會議一層，毫無異議，(三)日本在上海毫無政治領土野心，亦無單獨獲取特殊利益之心，其用意僅在維持並鞏固上海之國際性質，(四)各報所傳日本政府欲在中國各主要城市周圍設立中立區域一層，全非日本當局之意，顏惠慶氏起立致詞，謂國聯會及非國聯會會員之美國，竭盡心力以求敵對行動之停止，並為中日衝突開關解決之途徑，實為可感，特以中國政府及人民名義敬達謝忱，繼又將渠所接中國政府，關於顧維鈞氏與凱萊提督會商之電文，當眾宣讀，電文所傳之妥協辦法，為停止敵對行動，並使中日軍隊，於中立國監視之下，撤至一定地點，顏氏對於主席之建議認為合理，可以接受，擬即轉達政府，並請其容納。

三五二、和平空氣 南京電：「英使藍溥森來京，向外部商停戰辦法，

希望中日雙方各退兵若干里，未說明退兵先後，羅外長答中國可接受，但須中日同時撤退，又如日本保持以前最後通牒條件時，則絕對不能接受，英使允向日方續商，定二十九晚赴滬。」又電：「法使韋爾敦，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抵京，先訪英使藍溥森，談約半小時，旋赴外部謁羅外長，商洽和平。」又字林西報云，日內瓦倫敦華盛頓東京等處曾有中日停戰之消息，傳至上海，字林西報今可聲明上海方面，目下方在切實設法，以期更得有效力之和平，今有根據可以信日本當局預備立即提出下開數事以便停戰，（一）兩方面各退兵至切實地點（二）派中日兩方所組之混合委員會，監視退兵，委員會內亦可添派中立國人物，（三）立即開一圓桌會議，凡有關係之外國，皆得列席，商議應如何布置，以保護中外利益及上海之地位，並設法派警在退兵地方守護，日本方面能提出此種

辦法，似乎視其外務省能越過其海陸軍將領之勢力到何地步，大概以爲此事不易爲力，日政府近來派任其皇室親支爲海陸軍參謀長，卽爲免使人民指斥軍事動作起見，蓋議院中如有指斥，卽可不准，因其礙及日本帝皇家之尊嚴耳，日本海陸軍人物，公然發表意見，與石井子爵等大爲相反，如日本新聞聯合所宣布富田少佐之談論，卽見一斑，富田之言，其中有日人不悅外國希圖干涉等語，日本添兵已到，但其軍隊當作之事，亦屬可畏，日本之財力以及日民之惶急不甯，雖因檢查新聞之故，爲外人所不甚知悉，就此二端，已足使日本議和免去再戰爲善，目下日軍傷亡之數，已過於東三省之役，但以上云，尙非重要之事，據聞日本政治家亦知常將國家政策，拋與海陸軍當局指揮，將大礙其在國際上之關係，其外交界之聲明，與日軍之舉動，大相懸殊，卽今已使人生痛苦之

印象，彼不認日本取侵略政策者，就上海等處之事情觀之，實不相合，所望中國方面之領袖，亦取高尚而實在之態度，以應付所提之外交討論之方法，而不再從事於戰事，中國軍隊，已獲聲望，即再戰亦不必加重云云。

三三三、國聯調查團抵日 天津函，「調查團委員共五人，英國萊頓博士，法國甘脫爾將軍，美國麥克勞意將軍，德國希尼博士，意國馬列司可忒氏，均爲世界知名之偉人，各關係國政府推選時，極爲慎重，蓋茲事重大，全世界人民，咸舉首以待調查之公正報告也，據某商人得東京訊，調查團之蒞日本也，日政府接待，禮節極隆重，特組織招待委員會，委員長爲吉田大使，委員有田公使以及其他在職與退休之外交界各重要人物，調查團於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六時，乘美輪顧理治總統號抵橫濱，

招待委員會全體在埠恭候，日本各地報館均派訪員二三人同行，本地警察事先並組織極有秩序之各界歡迎團體，調查團當即轉乘專車，逕赴東京，於上午九時一刻抵東京驛，所有東京與橫濱兩車站及專車上職員，均極整齊，係臨時調動者，至專車上招待員，亦臨時調用，均爲高中以上之青年學生，擅長各國方言者，又云，政府招待員全體在橫濱歡迎後，即陪往東京，終日追隨，寸步不離，在專車上將預先印就關於東三省及上海事件之文件，分送調查團，該文件用日英法德意五國文字，當日東京各報，均在第一頁大字登載歡迎調查團詞，東京各熱鬧區域，均有人民演講，以表示民氣者，至人民團體，印有各種英法文小冊子及傳單甚多，所以一切布置，均由招待委員會分組辦理，於兩週前早已辦妥，又云，調查團於二十九日下午三時進謁犬養首相，日本公私機關團體預

備歡讌，其日程如下，三月一日，犬養首相午宴，二日，新聞記者公會午宴，芳澤外相晚宴，三日，日皇午宴，下午五時芳澤外相夫人茶會，國際聯盟協會晚宴，四日，德法大使午宴，下午實業團體觀劇及晚宴，五日，海相午宴，下午太平洋問題調查會茶會，大倉男爵及義大使晚宴，六日，遊箱根日光本館晚餐，七日，陸相午宴，外務次官晚宴，八日，離東京，九日，游京都，十日，游大冶，十一日，由神戶乘亞當總統號來華云。」

三五四、美人行動 華盛頓電：「海軍作戰事務局長潑拉脫提督，對於美國所有巡洋艦，悉數開往太平洋一事，加以解釋云，此項軍艦，將在美國海面，參加大操，並作攻擊美國沿太平洋各主要海港之演習，又云此項計畫，早經擬定，按照此次大操程序，大西洋艦隊，僅留練習艦若

干艘，其餘偵察艦及練習艦，業經編成特別艦隊，奉令開駛並於第一次駛往太平洋，至太平洋大西洋兩艦隊相會合，係自一九一九年以來艦隊集中最大一次云。」又電：「大西洋艦隊，與太平洋艦隊相會合後，太平洋中，共有戰艦一百九十九艘，計巨型戰艦十二艘，巡洋艦少七艘，潛水艇三十三艘，驅逐艦八十一艘，航空母艦三艘，附屬艦四十三艘。」又電：「據今日消息，美政府不贊成對日抵制，但當局對此問題，顯未意見一致，胡佛總統與政府及國會中人，多不以抵制爲然，歐洲之美國視察員亦通知國務院，謂歐洲各大國與美國態度相合，美國負責方面言及日本新提出停戰之議，謂美國不允承認日本在上海或滿洲違背現有條約而獲之任何結果，美國高級人員以爲抵制容易引起戰爭，而使有關係各國工業停頓，聞國務卿史汀生以其一月七日致日本之牒文副本，送交

歐洲各國者實奉胡佛總統之命令，此牒引用九國公約，並通知日本，告以美國不能承認事實上任何局面之合法，亦不能承認妨害美國或其人民條約權利之中日間任何條約。」又路透社紐約電：「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今日正式成立，目的在抵制日貨在美國境內流行，並促中日問題早日解決，保護門戶開放政策。」

三五五、日俄之戰果不免耶 東京電：「聞蘇俄有二軍團集於海參威周圍，烏蘇里區現有兵士萬名左右，此數字載見有關係區域之日領事報告中，據謂該消息得諸外人可靠方面，此項軍隊自去年十二月起由歐洲俄境源源開抵，該領事又謂，糧食彈藥晝夜東運，不絕於途，阿穆爾灣西丹加地方，現正築新砲台，另有一報告謂沃爾迦灣之顏料廠一家，已改為製造毒瓦斯廠，烏蘇里鐵路現由共產黨義勇軍守衛，此項活動，用意

何在，雖未說明，但據領事報稱，俄人皆以爲俄國爲滿洲問題或堪察加漁業問題，早遲終難免與日衝突，俄人謂：「日人之可惡，如虎列刺病菌」云。」

三五六、「瀋陽電：今日探悉，南滿鐵路已與新政府簽訂合全，借款二千萬元……聞已付三分之一……」

□三月一日日聲稱接受國聯決議我軍今夜撤退

三五七、英艦和平談判經過 記者，昨日訪顧維鈞氏，叩詢和議實況，據稱：英國駐滬海軍司令凱萊，邀渠於上星期日（廿八），赴英國旗艦康特號，參加茶會，比至日本海軍司令野村亦在座，凱萊司令卽向雙方建議，試談停戰辦法，我方當卽表示如日方劈開上月十八日哀的美敦之要求，而根據平等公道之原則，另提停戰辦法，則我方可與考慮，日方表

示，可以不堅持，遂發現和議之可能性，惟先決問題，在於退兵，我方要求同時撤退，彼堅持我軍退二十基羅米突，嗣經雙方全意，遂擬定停戰基礎，分向本國政府請訓……現在須俟日方誠意決定，方有進一步之發展云。」

三五八、日聲稱接受國聯和平提議 日內瓦電：「日本總代表佐藤，今夜正式通知國聯理事會主席彭古，渠業奉政府訓令，接受圓桌會議之提議，此項會議，按照昨夜理事會公開會議商定在滬舉行，有關係各國與中日代表悉行參加，彭古既接日方通知，遂勸佐藤必須設法停止上海吳淞一帶敵對行動，作為和平會議之必要先決條件，惟國聯中人雖聞消息，仍慮上海戰事，恐非一時間所能終止，此間一般印象，以為日本僅在放一外交的煙幕彈，藉以障蔽在滬軍事行動，仍依然欲達其軍事目的而

後已，觀於東京消息，日政府不預備贊同中日軍隊同時互相撤退，即可證信，再中國亦正堅持上海與東三省，同時須回復原狀及要求賠償上海生命財產之損失，此皆足以使談判結果，成爲完全僵局，故苟非雙方俱能受勸讓步，滬案恐無解決之可能云。」

三五九、日本又提停戰條件 東京電：「日外省訓令駐英大使松平與駐華公使重光，關於上海停戰事件，須以下列四點爲原則：（一）華軍須先撤退（二）撤退至距離現地二十基羅米突，（三）日軍由吳淞，廟行，江灣及越界築路等處退成一直線，（四）由四國公使担保條件之磋商。又關於圓桌會議，須以下列各點爲原則：（一）專討論各項細目，（二）現在上海事件以本體爲限，（三）贊成設立中立區。

三六〇、八字橋血戰 上海訊：「昨日敵軍傾其全力，猛攻閘北八字橋

一帶，晝夜血戰，我軍防線凡三失三得，敵軍死傷達三千人以上……可謂一、二、八以來第一大戰；今日下午二時，敵第四次向八字橋一帶猛攻……初，九時許，敵援軍到，約三四千人，復利用其集團炮兵及三四十門之各式重砲，及大批飛機爲掩護，所用均一百磅以上之硫磺彈及霰溜彈，炮彈到處，立即起火，加入鐵甲車威脅更甚，敵步兵得此最大之助力，更乘勢作猛烈之衝鋒，當時我軍見敵來勢過猛，爲避免犧牲計，僅以機關槍稍加抵抗，至正午十二時，我軍卽向後撤退約一百米突，一面立即調動大批生力軍，向該處增援，至下午一時許，我軍更四度反攻，均視此處爲全線關係所繫，□師師長並親赴該處指揮……全軍同時動作，以多數之手提機關槍爲前導，猛向敵軍陣地衝擊……同時我軍大刀隊已滾進敵陣，刀光四射，血肉橫飛，鏖戰歷一時四十分之久，敵陣全潰……

於是遂佔原有陣地，并檢獲敵軍機槍數挺，步槍三百餘枝，鋼帽子彈無數。」又電：「敵發硫磺彈，開北一帶又大火。」本埠息：「今日下午四時，常熟太倉交界浮橋，到小輪七艘，日兵七百，上岸縱火，我駐軍二連，應戰不敵，楊林口大隊聞訊來援，將敵擊潰，逃登原輪，因輪陷沙灘，經我掃射，敵死亡甚衆，幾全覆沒。」大美晚報云：「當禮拜二上午日軍炮轟之時，江灣日軍添入步隊，均屬近日新開來之兵，據日軍自報其江灣之陣線，從嚴家宅之西展至廟行，約進一基羅米突之遠，日軍傷亡之數，自謂比較的輕微，但有軍官數人陣亡，其傷亡之數雖不可知，但其江灣陣線內添立戰地醫院，其租界內之醫院，亦用汽車裝來傷兵，可見傷亡當以千百計，日本武官陣亡者，三營長之外，有一林氏大尉，乃其第九師第七營之司令，以前曾任東三省張學良之顧問云。」又川沙訊

：「今晨八時許，有敵機一架，被我軍用高射炮擊中，機身落在白龍港洋面，機師兩人，立即斃命。」上海訊：「日本海軍第三戰隊野村中將之旗艦出雲號，排水量有九千八百噸，……停泊在外白渡橋北堍日本領事館前，自新任上海日軍總司令白川來滬後，日本陸海軍司令會議作戰計劃等事，均在該艦舉行，今日下午一時許，在該艦外擋，約距有四碼之遠，江內突發生水雷轟炸，江水飛高數丈，沿黃浦之地皮房屋均被震動，而出雲艦仍無恙，聞者咸扼腕不止。」

三六一、日軍增援 「上海訊：下午三時二十分，有日輪南洋九，載日軍二千名來滬。」

三六二、各處示威 汕頭電：「汕日艦三艘，泊港內，三艦在口外卸炮衣，向我師部市府示威……」又電：「張瑞貴調兵到潮汕路澄海，沿海岸

佈防……潮揭集軍萬餘，兵過處人民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海邊安炮，佈防鞏固。」天津電：「日派軍輪天潮丸，裝軍火三千一百餘箱，昨日晚抵塘沽，靠日兵營碼頭，并未向海關報告，即卸下木箱二千八百餘件，據調查：內計重炮十一尊，機關槍百架，步槍千五百枝，餘係槍炮彈炸彈等，當由日兵用載重汽車二十輛運至海光寺日兵營。」

三六三、我軍事長官撫慰蕭脫家屬 上海訊：「美飛行家蕭脫在蘇州殞命後，本埠軍事長官蔡廷楷蔣光鼐與戴戟合賻蕭脫遺族五千元，並備俱唁函，送交美總領事克甯瀚轉匯其太夫人。」原函如下：

親愛之孝脫先生及其夫人，敬啓者，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有日本強盜行爲之海軍飛機六架，在蘇州天空盤旋，并向無辜而又無武器之平民擲彈，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與損壞，均爲前次所未有，令郎孝脫，駕一波林機，與上述六日機作戰，機關槍互擊十分鐘後，令郎不幸

，被中墜地而死，鄙人等作此函時，正不勝其惋惜與尊敬也，孝脫君并未將侵人之日機射下，固屬真確，但孝脫君曾將帶領襲擊之日本飛機師擊死，故日機未能逞其所欲，隨意擲彈，長者等此種損失，雖以最適當之安慰句語，亦不能表示鄙人等之悲痛與同情，但鄙人等至可使長者等深信者，即孝脫君之英勇，世罕其匹，孝君犧牲自己之生命，俾他人得以生存，孝君係與武力戰爭，且爲人道主義與文明之保護而犧牲，如以孝君之死，僅爲中國鬥爭，尙屬輕視孝君勇敢而愛護人道之行爲，因孝君係爲人道主義與公理而死，孝君英名將與歷代偉人同垂不朽，其優美之功績，亦將爲全國民衆永念不忘（下略）

三六四、「洛陽電：一二中全會，今日開幕。」

三六五、東北僞國成立 瀋陽電：「滿洲僞邦，今日正式宣告成立，其滿蒙猶立布告文，中述及往日紕政病民各節，繼謂滿洲，出於三千萬人民公意，已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次謂滿洲新政府擬沿用往日之道制，凡居於滿洲之人民，一視同仁，漢滿蒙日韓及其他各國人民均可在新國

享公民權利，并允澄清吏治，崇尙孔教，一切悉依王道行事，新國之對外政策，爲與外國敦睦邦交，履行條約規定之各債義務，并歡迎外國投資云云。其國旗四方形，在一角分紅青白黑四色，餘爲黃地，僞國擬包舍七族，除五族外，俄與朝鮮亦爲二族，僞國防軍日本擬編爲三師分三省駐防。」

三六六、「烟台通信 日人自佔據東北後，遼、吉、黑、各財政權，亦遂淪沒，如官立金融機關，原有四處，卽遼之東三省官銀號，吉之永衡官銀號，黑之黑龍江官銀號，哈之邊業銀行，四行之營業成績，早爲日人所注意，現日人已將四行沒收，改設一僞中央銀行，總店設長春，業於三月一日開始營業，瀋陽、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四處，則各設一支店，錦州、綏中、鄭家屯、海龍、四處，各設一支所，東三省各銀

號，前所發行之紙幣，現均一律作廢，悉由偽中央銀行發新幣代替，東北四大銀號之資產，總計在三億六千六百萬以上。」

□三月二日日反悔協定大屠殺我民衆

三六七、昨夜我軍退至第二防線，敵因屢攻吳淞江灣間北不得逞，乃變更戰略，將重兵側重瀏河，一面派軍艦在楊林口以炮轟擊，敵軍目標意欲在瀏河登岸，攻我腹地，取大包抄之勢，以圖佔領淞滬，當戰事初起時，十九路軍本有重兵駐守瀏河，嗣因廟行一帶戰事吃重，乃將瀏河駐軍調赴前線，加入作戰，果將敵軍全數殲滅，惟瀏河方面，兵力甚屬虛薄，僅有少數步兵及義勇軍扼守，迨前日敵軍用軍艦裝載日兵一萬餘人，開赴瀏河後，瀏河形勢頓爲嚴重，我軍事當局乃於前晚（一日）開緊急軍事會議，各將領席間表示，以我軍堅守淞滬，已經月餘，士卒奮勇殺

敵，士氣極旺，今敵軍既變更戰略，側重腹地，我方自應將陣線變更，俾可貫成一氣，嚴陣對敵，遂由蔡軍長於昨晨一時下令將閩北軍隊開始後退，前線軍隊撤退時，仍用大炮作掩護，向敵方頻頻發炮，故昨晨天明時仍炮聲隆隆，我軍撤退時秩序極佳，所有軍械等，毫無損失，自上午一時起開始撤退，至天明時隊伍已完全開拔至預定地點，運兵極爲神速，斯時敵軍尙渾渾噩噩，不敢前進，蓋尙未知我軍已開始移動陣線也，至上午八時許，我前線軍隊，已在□□路一帶布置完密，瀏河亦已開到重兵，即與登岸日軍在瀏河附近激戰，據昨日下午官廳方面消息，瀏河方面，我軍仍占優勢，激戰後將敵軍迎頭痛擊，敵已不能照原定戰略實施，現我軍在瀏河等處均有重兵扼守，陣線極爲鞏固，所有戰壕及軍用馬路等，在一星期前早有布置，故我軍陣線移動後，軍事上極爲便利：

……□□路一段，均有重兵布防……敵軍直至昨日下午，始敢向前移進，於下午三時許進占北車站及麥根路車站……又：「十九軍情報司語大晚報云，一俟退兵完畢，仍將守住新陣線，以阻日軍前進，今上海已無一卒，卽南市亦僅警察防守，閘北江灣之步哨亦在退走，大約在禮拜三（二日）黃昏時，卽無軍士，十九軍退兵，實在下午四時以前，駐在瀏河之第八十八師，與日軍力戰，日軍用兵艦飛機助戰，中國軍隊於力拒後退却，及瀏河失守之報既到，蔡軍長下令退兵，後面之兵先退，前線繼之，退兵之時，秩序整齊，日兵竟不覺察，其時中國炮隊放炮不止，天通庵之兵，在禮拜二夜間尙向日兵進攻，略得陣地後，亦與餘軍同退，禮拜三上午，眞茹極爲忙碌，兵士載由汽車開往南翔，司令部亦已遷移，至午時已無兵在鎮，禮拜二日軍飛機尙到該處放炸彈，又據可靠消

息，南京援兵遲到，軍中缺少大炮，亦爲總退却之一因，瀏河之八十八師兵數太少，不能對付日軍，不得已而退走，蔡軍長嘗乞援於南京洛陽，請派兵助戰，云云。」

三六八、十九軍當局談撤兵原因 「昨日（二日）記者……走訪十九軍後方辦事處主任范其務，訪問退師情形……范君……莞爾而笑曰……吾人之退，乃爲作戰上之策略……軍事祕密，刻雖未能以告君，然不久必有我軍殲滅敵人之事實，爲君證明也，繼而范君又莊容曰……吾人苟回溯我軍作戰一月以來之經過，則必恍然今茲退却之爲何種意義矣，蓋自一月廿八夜……開釁以來，其海軍司令鹽澤所率之海陸戰隊六千人，立即被我擊破，旋野村中將帶之陸軍，一混成旅約萬餘人，特別陸戰隊三千餘人，亦不旋踵被我擊破，終乃派埴田中將統率陸軍第九師團，約二萬餘

人，前來增援，並運來大批坦克車五十餘輛，野戰炮兵一旅，飛機一百三十餘架，戰艦四十餘艘，於前日二十日，向我軍下總攻令在江灣廟行一帶陣地，作猛烈的攻擊，凡五次……日夜不息，結果……亦潰不成軍，而我方由閘北以至吳淞之陣地，依然鞏固……最近……白川，帶領第十一十四兩師團，約三四萬人，加入前綫，向我八字橋廟行鎮等陣線急劇進攻，亦連日迭遭巨創……我軍作戰之能力，勝算之把握，因不待予之費辭，惟吾人在此次迭勝當中，忽然撤退，此中自有緣故……我方軍隊僅有五師，而戰線則由閘北拖長至吳淞，約二十餘里，且要兼顧南市及瀏河等處，軍隊不敷分配，可想而知……統計敵方軍力……不下八萬，雖迭次被我殲滅者不少，然尙源源而來，且尙有戰艦數十艘飛機二百餘架，坦克車八十餘輛，大砲數百門……雙方軍隊人數懸殊，故敵得乘虛

，以萬餘人向我瀏河方面襲擊，……我如縮短防線，與之作戰，則必操勝利，此無待軍事家，亦可推知，此亦爲我軍撤退之一理由……抑予更以下列事實告君，以證明我軍能爲有計劃的退：（一）我軍退時，極有秩序……（二）我軍退後，敵……對我防地，截至現在，仍不敢進。」

三六九、我軍退後賊大慘殺我民衆 上海函：「滬西方面，賊於正午遣飛機二架，在空中偵察，同時即以梵王渡豐田紗廠內陸軍及便衣隊，向北新涇一帶偷進……二時許達北新涇，沿路見凡我國民衆，不以槍殺，卽以刀劈，雙門緊閉者，卽舉火焚燒，室中存物，越貴重，越破壞……沿途屍橫遍地，火光燭天，慘號之聲，震怖四野……刻已達北新涇西面，三里許之江橋鎮……」又：「下午五時許，遣兵進据閘北，以便衣隊爲先導，以北車站爲第一目標，未幾虬江路，天通庵路，青雲路，亦次達

到，見沿路未燬房，亟舉火焚之，記者於下午六時左右，遙望閘北區內，已火光一片，不及逃避者，悉葬身火窟，幸而脫險，亦在中途被便衣隊盡數殺戮矣!!!吾華人何辜，致遭此曠古未有之屠殺耶!?!我儕非無政府之國民也，何泣血椎胸，已至於此，而猶無稍表責任出而哀援者耶!?!寶山路一帶，未遭災之各商店，貨物亦已一空，至五時半左右，賊方沿鐵道向麥根路再進，該處人民，正在逃避，賊竟毫不聲張，即以機槍，猛烈掃射，同時以帶來之鋼炮數尊，向人衆處亂轟，於是不死於槍彈炮火下者，亦爲崩坍之房屋所壓斃矣!!!附近一帶房屋，悉遭焚燒……」又：「記者經梵王渡，折入中山路……沿途貧困難民，肩挑背負，絡繹於途，盡向西速行，叩其何往，彼亦莫知所止！過豐田紗廠前木橋，見難民更多，或已無力，停担路旁，稍舒殘喘，或戰戰兢兢，不敢小駐……迨

抵大洋橋後，適有警察兩卡車，攜有槍械，倉惶向中山路西去，並匆促告余：『日軍午後，已陸續前進，見人輒射，無理可喻，速即離去云云』

…真茹汽車道與中山路，原成一直角，嚙接處…所有紅十字會救護車，皆停置該處，不敢深入，交通路與中興路，亦見難民，越田隴西行…

…記者又聞一中年老誠之難民云：『此處亦危險，盍去休，前面機關槍聲，即係日兵所發，各處火燒亦係日兵所焚…此斷續之鎗聲，即因火焚而逃出之居民，加以鎗殺也！…日兵午刻，已抵廟頭及楊家花園，聞寶山路北車站，已發現日本旗，前面之火，均在虬江路永興路新民路大統路一帶，爲上海歷來未見之浩劫云云！』談至此鎗聲中，又發現巨聲數響，諒係日機，在市塵繁區中，惟恐我之不歸灰燼，繼續投擲其硫磺炸彈…時正四時十分，記者遂歸…又：『作戰傷兵，一時不及盡行救

送後方者，日軍到達後，恣意屠殺，或投火窟……昨有共和路居民負傷逃入租界，彼等親見日兵三五成羣，挨戶搜劫，見有年輕婦女，先奸後殺，復縱火焚屋，老嫗幼孩，投入火中，以哀號痛叫爲嬉笑資料，二傷兵腿足炸廢，被日兵獲，先砍其手，復剖其腹……日軍皆拍手狂歡……」

三七〇、外部宣言「查中日代表因英海軍提督克萊爵士之斡旋，曾在甘特軍艦會商，立即停止敵對之基本條件，當經獲得諒解如下，（一）雙方同時撤退，（二）不得提議永久卸除吳淞或獅林炮台問題，（三）雙方之撤退由中日委員會會同中立國視察員監視之，（四）撤退區域照舊，由中國官吏治理，并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五）中國軍隊退至真茹，日本軍隊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地段，俟雙方上述撤退完竣後，中國軍隊退至南翔，日本軍隊退回艦上，（此最後一點，交由將來續開之會議討論之）

又議定如中日政府贊同此項假定之諒解，則雙方正式外交及軍事代表當舉行一正式會議，以完成此項辦法，二月二十九日中國代表通知克萊提督，中國政府業經贊同，並請其轉達日本當局，倘日本政府亦同樣贊同，則正式代表可以立即正式會議，但關於東京政府之決定，日方迄今尙無答復，而在此期間，日本海陸空軍復向中國軍隊全綫總攻，且日本總領事並經通告中國市長，日軍決意炸燬京滬滬杭兩路，此項和平之努力，在中國方面，至爲懇切，倘使仍歸失敗，則其責任當由日本再度負之。

。（本日發）

三七一、日果能體諒乎 「日內瓦電……今夜接上海消息，十九軍雖已退至距滬二十公里外，而日軍當局，仍不準備接受英提督克萊，休戰提議……不免有憂色……彭古今夜特發急電至東京，請日本務於星期四正

午以前，答覆國聯關於上海時局之提議，又請在星期四（三日）下午四時，國聯特會開幕以前，停止敵對行動。」旋一日總代表佐藤，遵照東京訓令，三日清晨通知國聯理事會主席彭古，謂日政府準備三日午間在上海派代表至英旗艦坎特號，當克萊提督與藍浦森公使之前，與中國代表討論和平條件……」而「我方顏惠慶博士，亦致函國聯祕書長，接受上海英艦隊旂艦坎特號上所擬定之雙方同時撤軍之休戰建議……如能實行之，則中國願接受二月二十九日祕書長之建議，參與上海會議，惟須聲明者，該會僅以恢復上海之和平爲限，此外一切中日間爭論之問題，應遵國聯所定之手續解決之。」我當局此番委曲求和，百計以赴之亦云苦矣？！三七二、日反悔共同撤退之英艦協定說 大陸報云：「據日人方面昨夜消息，中日間和議至今尙由第三者居間密事商議，但恐三月三日國聯開

會之前，難以有成，又據中國方面消息，東京已切實推翻彼此共同退兵之議案，令其外交界軍界向中國提議中國軍隊立退二十基羅米突，然後日軍退出吳淞廟行江灣及租界以外之地方，將來商議，則由英法美德四使負完全責任……」

三七三、敵機又增 杭州專電：「二日午後二時日機一架飛杭笕橋，偵察一週即去，未擲彈。」又據軍界方面消息：「昨日上午八時，停泊匯山碼頭之大連丸，由華工運下無聲飛機二架，由卡車運赴前線應用云。」

三七四、日運軍火到津 天津電：「日本軍用輪比治山丸二日午又由塘沽運來軍火一批，在日租界卸下。」又北平電：「駐平日兵七十餘名，今晨在日操場演機槍高射砲。」又北平電：「日方之錦州飛機分場，開到飛機十一架。」

三七五、東北義勇軍佔錦西 北平電：「錦西朝陽各處連日義勇軍與日軍激戰，錦西已被義勇軍佔據，朝陽亦極得手，大黑山大凌河一帶，民軍與日軍激戰已五六日，日軍死少將旅長各一，死兵士四五百人，日方正派援軍，並向瀋陽居留民徵調補充，該處壯丁紛紛逃避大連。」

附：十九軍戰史

大美晚報云：今日由吳淞江灣閘北退走之第十九路軍，在中國戰史上，堪稱戰績奇偉者矣，該軍於八年之中，歷大戰四十八次，共勝廿七次，該軍初爲粵軍第二旅，後改編爲第十師，繼改編爲六十一師，繼又改編爲第十一路軍，卒乃成爲今日之第十九路軍焉，欲紀第十九路軍之歷史當回溯八年以前，當時有廣東青年一團，編入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歸年甫卅之勇健軍官二人統帶，一卽蔡廷楷一卽蔣光鼐，今日一爲第十九路

軍總指揮一爲第十九路軍軍長，已成中國之新英雄矣。是時粵局紊亂，陳炯明與林虎由汕頭進窺粵垣，圖逐孫中山，省當局派兵禦之，屢戰失利，既而敵軍距省，僅數日路程，省當局乃命粵軍第一師馳往迎擊，第二旅屬焉，一戰而捷，是爲蔡蔣受炮火之洗禮，戰後，陳銘樞任第十師師長，以蔣光鼐副之，蔡廷楷任第二旅旅長，是年平亂有功，民國十五年，粵軍悉歸蔣介石指揮，誓師北伐，第十師首入湘省，克長沙汀泗橋一役，與吳佩孚之精兵作殊死戰，雖大獲勝利，而將士陣亡者甚衆，繼乃循江而下，佔漢口，旋於是改編爲第十一路軍，以陳銘樞爲軍長，蔣光鼐副之，蔡廷楷陞任第十師師長，當吳佩孚下令作總退却也，全師入豫，獨劉玉春率精兵負隅武昌，國民軍屢攻無效，繼乃調第十一路軍，限一星期克之，受命之夜陳蔣蔡商定策略，卽晚進兵，翌晨城上之五色

旗已改爲青天白日旗矣，民國十六年秋，第十一路軍復命入贛，與孫傳芳之軍戰，師到不多日，卽克南昌，北洋派最後督辦，從此一敗塗地，既而因赤化份子把持江西省政府，陳蔣乃赴南京，時國民政府已告成立，蔡則返粵，是年陳蔣奉命回粵討共，旋陳任廣東臨時省政府主席，直至去年四月，因甯粵分裂，始被迫下台，蔣則任第十一路軍軍長，該軍後改編爲第三師，歸南京政府直轄，以蔡爲副師長，粵桂失和，發生內戰，蔣改任第六十一師師長，蔡昇任第六十師師長，衛守粵境，似禦桂軍，但未進攻，復一年，該二師奉命赴北，參加討伐所謂北方混合政府之役，是時乃改編爲第十九路軍，蔣任軍長，以蔡副之，敗馮玉祥之勁旅，未幾又一內戰發生，十九軍奉命回贛，稍事休息，民國二十年秋，復負勦共任務，九月七八二日，圍共首賀龍之根据地興國城而大敗之，

殺敵極衆，陳銘樞之被逐於粵省也，十九路軍猶在贛省，既而陳任京滬衛戍司令，乃調十九路軍防衛京滬區域，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進窺關北，乃起與抵抗，是爲該軍所經之第四十八戰役，而令全世界爲之震動焉。

□三月三日國聯特會開幕日繼續進攻

三七六、吳淞我軍亦撤退 大美晚報云：今日吳淞……華軍數約二千名（按卽翁照垣旅）：猛抗敵軍後，以三面受圍，乃沿堤向瀏河退走……」

又常熟訊：「下午二時……翁照垣旅由淞鎮撤退至瀏河，與在該處登岸之敵軍十一師團相遇……適是時援軍上官云相師開到，前後夾擊，斃敵二千……」，又大美晚報云：「……十一師團八千人……已抵嘉定，現繼續前進……南翔已於今日正午爲日軍佔據，埴田司令部現設該處，華

軍現在崑山南翔間掘壕而守，已獲蔣鼎文與上官云相部下由京開來之重援……浙省亦有兵開至滬杭鐵路一帶佈防……」又據詳細報告各路激戰經過云：（一）瀏河方面，當堅守吳淞炮台之翁照垣旅於三日下午五時，撤退至月浦瀏河時，正日軍萬餘人與我駐守該處之□□□□部激戰，炮火之激烈，得未曾有，同時有日機十餘架，在我軍陣地，亂擲炸彈，時翁旅大部，已到達該處，不待稍息，即分向日軍左右兩翼，包圍夾擊，出其不意，如飛將軍之從天而降，日軍大驚，倉惶分頭應戰，我軍乃下令衝鋒，肉搏一時許，敵軍不支，紛紛潰退，逃登軍艦，其餘均向茜涇退却，是役斃敵甚衆，奪獲大炮八門，機關鎗二十餘挺，步鎗千餘枝，另一消息，三日晨，離瀏河北十餘里之浮橋鎮及七丫口洋面，有日方軍艦二十餘艘，載日軍萬餘人在大炮掩護之下，全數在該處登陸，集中

兵力，向我陣地進攻，我軍亦以大炮還擊，至十一時許，日軍艦一艘，被我炮中，燬煙囪一，斃尙未登陸之敵百餘名，我軍乃乘機衝出戰壕，敵亦以坦克車掩護步兵，作激烈之抵抗，雙方愈趨愈近，炮火已失其效力，我軍乃一面先下令溧陽義勇軍大刀隊，衝入敵陣，當者披靡，步兵亦相繼插上刺刀，殺上前去，肉搏混戰，至下午五時，日軍之死於我軍大刀刺刀之下甚衆，死骸遍野，血流成渠，時我方翁照垣旅，亦由吳淞退抵此處，立即加入夾擊，敵軍遂愈覺不支，紛紛潰退，(二)婁塘鎮三日上午六時，日軍七千餘人，分兩路向我防線進犯，我軍沉着應戰，雙方炮火，均甚激烈。激戰至深夜二十時半，我方以援兵已到，乃分作四路，向日軍前後左右，施以嚴密之包抄，是處河流曲折，屋舍鄰比，日軍雖挾有坦克車鐵甲車等利器，但亦毫無所用，致被我軍奪獲五輛(有

二輛已被我軍炮燬）奪獲戰利品無算。」

三七七、忠勇將士通電 「（銜略）……十九路軍奉命守土，作緊急之自衛

……一月有餘矣，最初與敵之海軍陸戰隊及其初到陸軍，鏖戰二十餘日
……敵不得逞，第二批陸軍運到，我……中央直轄第五軍兩師，亦加入
作戰，相持者復一旬……最後又以其白川大將，率領二師團來，而我始
終在戰場者僅五師……敵則加倍於我，至是彼虜一面……詭商停戰……
一面以一師加入正面，一師由瀏河附近登岸，襲我後路……我運輸困難
，援師不及，不得已乃東夕奉命……爲戰略的撤退……夫暴日挾其既定
整個之計劃亡我，我非全國動員……作普遍之奮鬥，不能得最後之勝利
，我十九路軍與第五軍抗敵，非……與彼虜爭一日之短長，乃欲以此僅
存血肉，供救國犧牲，作同胞馬前之導卒耳……我全國軍民……勿以滬

海之偏隅進退爲念，勿爲敵人分化之詭謀所中，尤望我東北同胞，啣爲虜之痛，急起遣兵，……使敵備多力分，我十九路軍第五軍當竭此未盡餘勇……收夾擊之效，土耳其苦戰三年，卒大破希臘十五萬軍，杜蘭斯窪，一小部落耳，亦能血戰三年，不稍屈服，况我以三萬萬方里之地，四百兆人民之衆……不能殲此跳梁小醜，我不信也，朝鮮之亡也，猶有陸軍數萬，卒被解散……與其待國亡後供彼宰割，何如及時爲奮力之一擊……暴日蹂躪上海，炸彈所至，巨廈坳墟……黎民子遺……國土猶是也，人民猶是也，苟一旦主權既失，寄生生命於仇人之手，其慘狀又當若何也……暴日……詆我爲非有組織之國家，卽謂我國人不知鴿原急難，擊首而尾不動，可以各個擊破也，我全國軍民，猶以巢幕游釜爲安，罔識閱牆禦侮之義……是誠爲見仇者所快，見愛者所痛矣，我十九路軍第

五軍，惟有收拾餘燼，背城借一，事之不濟，則拚命於沙場，……不願爲亡國之虜也……撰甲哀鳴……惟我同胞，實昭鑒之。」

三七八、翁旅長之談話 翁照垣旅長答退出吳淞經過及瀏河殲敵情形，如下：余（翁氏自稱）於一日晚，即得蔡軍長之退却命令，余以有誓在前，願將最後一滴血，灑在吳淞砲台上，不但余個人如此，即下至士兵，亦莫不同抱此旨，願與砲台共存亡，故當時雖有蔡軍長命令，但仍不願退，此時我方軍隊僅有□□□旅三千人，鐵血軍四百餘人，市民義勇軍百餘人，綜計不滿四千人，而日軍以十倍之衆，分海陸空三面，向我包圍猛攻，我士兵雖明知無法抵抗，但仍能以一當百，奮勇抵抗，劇戰二小時，敵終未得逞；相持至二日晨，又接蔡軍長來電：敦勸退兵，同時上海方面亦派有代表，勸請按照通盤策略，保存實力，來日方長，再作

反攻，余不得已，乃下退兵命令，事前並於同濟大學之東南，埋伏重兵，以防日軍乘機追襲，布置妥當，乃於三日上午九時，開始向瀏河月浦兩處撤退，一面並令前綫軍士，仍與日軍作戰，待撤退至相當程度時，方令前綫軍士向後移動，但此時日軍恐係我方用計，不敢踏入吳淞砲台者有二小時之久。至下午一時許，日軍始陸續登陸，並分兵一部份，向我軍追擊，迨追至同濟大學時我方伏兵齊出截擊，敵軍大驚，紛紛潰退，我軍乃從容而退。至五時許，大部份已退達瀏河附近，其時敵軍萬餘人，正與我軍發生激戰，余乃下令全軍，分左右兩翼，向敵軍包抄，出其不意，敵軍大驚，不支潰退，我軍追殺甚力，是役共計斃敵確在七千人以上。總之，我軍此次退守第二道防線，並非戰敗而退，實因戰略關係不得不縮短陣線，集中兵力，再圖反攻，現在前綫全體武裝同志，上

至司令，下至士卒，莫不抱有『敵在我亡，我在敵亡』之決心，但願全體民衆，仍一本初衷，予軍事上以種種便利，舉國一心，同仇敵愾，則最後勝利，必可操左券也云云。」

三七九、民衆之聲 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及上海市特區聯合會爲我軍撤退事急電中央云：「……本會曾一再電請政府決定大計……不意遲至今日，仍……坐視前敵被迫退却，政府究居何心……使一月來數千萬生命財產之損失，付諸流水，言念及此，悲憤填膺！……務祈從速派軍來滬，立圖規復，我全滬民衆，誓共生死……如此時因謀苟安而委曲求和，或成立所謂中立區自由市等，則本會敢代表全滬三百萬市民，誓死反對！（下略）」

三八〇、外人評我軍退師 大陸報云：「中國軍隊因戰略關係……全軍

撤退，秩序井然，未喪一人一物，可謂能進能退者矣，此次中國抵抗日軍侵略之兵，人數之寡，外間罕有知者，今既全部撤退，毋容再守祕密，查十九路軍全體不滿二萬五千人，協同作戰之部隊，其數更少於此……日軍……迄今已逾六萬人，且中國軍隊，自開始作戰，即處不利之形勢，軍械既窳陋，子彈又不充足，更無飛機……輔助作戰，日軍則……大小軍艦六十餘艘，在中國領海內，可從安全距離轟擊華軍陣線……除此等物質上之優點外，日軍更可藉租界可保障，其戰敗後，退入租界整理者，不祇三數次，即日當道亦承認海軍陸戰隊，曾迭遭殲歿之危，幸及時退租界，得免潰覆，反之，中國軍隊則因須保持租界之中立，作戰須極謹慎，追逐戰敗之日陸戰隊時，未嘗有一次追入租界，中國司令深知有時以攻爲守，最爲上策，當日軍猛攻江灣廟行時，乘虛襲攻虹口日

軍根據地，爲最優勝之戰略，但以此舉將違犯租界之中立，明知爲行軍之利，卒未實行，蓋以中國曾向國聯保證，僅抵抗日軍之侵犯，不取攻勢也，中國軍隊以善於撤退，未喪其戰鬥力，仍準備如一月二十八日在閘北之保衛境土，果若日軍認敵人退兵爲大勝利，而圖繼續其軍事行動，則華軍之撤退，僅爲持久戰之開始，觀於遷都洛陽一舉，足見中政府政策未嘗不有長期抵抗之計劃，惟日人不宣之戰，施諸內地，則既無租界可供失利時之退兵地，又乏良好道路行駛坦克車與重炮，更不能得軍艦之掩護，形勢上頓失若干優點，勝負之數，正未可知，今租界內之西人，諒必驚異中國軍隊撤退之迅速與整齊，其所慮華兵將闖入租界之虞，實屬毫無理由，中國人民觀目前局勢或將失望，但須知中國軍隊自始卽未嘗期望大勝日人……其抗戰器犀利形勢優勝之日軍，至於一月以上

，業已表示中國軍隊能若何保衛境土，抵禦可怖之新式軍器……云云」

又某國軍事家評論我軍退師云：「……最初日軍僅有海軍陸戰隊數千之衆，初試鋒芒，卽遭重挫，嗣後竟四易其主纛，陸續增援達四個師團，近十萬之衆……十九路軍主力以外，增援者僅得數千人，尙不及日軍半數……今竟相持逾月，日軍始終未能獲一次勝利，結果華軍全師自動引退，實屬難能可貴……再吾人所最引爲不平者，卽日軍始終盤踞租界爲軍事根據地，攻則可進，退則不必守，華軍則投鼠忌器，百事掣肘，不能自由發揮其天勇，設使雙方同一形勢，人數均平，照目前之結果，吾恐在開戰兩旬之間，植田尙未來滬之前，日軍將掃數敗登軍艦……惟此次雙方犧牲之比較，日軍實較華軍數逾三倍，故吾人爲華軍着想，甚覺值得，今華軍當局更能於瀏河後方告急之際，從容不迫，一夜之間，全

師悄然退去，其用兵之神速……退時秩序井然，鷄犬不驚……實屬世所罕有之人傑，非智勇兼備之將材，不能得此……云。」又柏林日報評論稱：「中國軍隊之在日軍包抄行動猶未開始之際即行撤退，實屬最適時宜，若再死守不退，并無實益，亦未必能再增十九路軍之威望，最後又謂：日當道苟能踐言，則和平當能於比較短時期內達到，中國軍隊在此時撤退，顯然係政治行動，足見中國政府，準備獲得一榮譽之和平」云三八一、日軍在滬總數調查 上海訊：「據日方可靠息，日方兵力，最初鹽澤指揮陸戰隊六千餘人，商人義勇軍約三千餘人；第二次野村帶來陸軍萬餘人，特別陸戰隊三千餘人；第三次植田帶來陸軍第九師團約二萬餘人；第四次菱刈隆帶來第十一二十四三個師團，約五萬人，以上人數，爲報上所揭載，我人所已知者，此次白川大將來滬，共帶有三個

師團，均爲日本全國之精銳。一、東京第一師團（卽日本禁衛軍）一、名古屋第三師團，以馬炮隊著名，日俄戰爭時曾在西伯利亞作戰建立大功。一、廣島第五師團，爲名譽師團，（卽模範軍）三師團人數，亦不下五萬人，故此次日軍在滬作戰人數，其總力量約有十二三萬人以上。反觀其未得多大勝利，其技倆亦可測而知矣。」

三八二、國聯特會開幕 日內瓦息：「中國聲請召集考慮中日爭案之國聯議會特會，於今晨十一時後數分鐘，由彭古執行開幕禮……比外相希孟以四十五票（全體）當選爲會長，又舉定副會長八人，中國及日本均自動放棄副會長候選權……下午一時三十分散會。」又：「下午重開後，中國代表顏惠慶卽行聲稱，上海停戰談判業已決裂……顏氏詳述日本所提之停戰基本條件，謂已根本推翻，英艦坎特號上所獲諒解……其苛刻等

於完全降服中國，所以中國人民覺今日別無他途，惟有繼續抵抗日本之侵略……並聲明中國要求日軍須退出十九路軍自動撤退之區域，此爲中國參加圓桌會議之必要條件，最後復再三要求援用會章第十五款，及照英海軍提督凱萊所擬大綱，實行停戰……日代表佐藤繼起……力辯日本爲自衛而戰……全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及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並誣中國內戰不息，爲外人一切利益之永久威脅……上海停戰談判已展至星期五（四日）上午，並拒絕大會討論滿州事件……」

三三三、日方停戰覆文內容 上海電：「日方聲稱於今日下午二時宣布停止進攻，日本對於停戰覆文內容凡四條，所謂立時停戰之基本條件：（1）倘中國保證將其軍隊由上海撤退至若干之距離（距離由中日當局決定）則日本允停戰若干時，（時期由中日當局議定）在未續有辦法以前，

中日軍隊，各守原防，關於停戰細目，由中日軍事當局商定。(2)在停戰期內，中日在上海開圓桌會議，由各關係國代表參加討論，以期對於左段所開中日軍隊撤退方法，連同恢復并維持上海及附近之和平與秩序辦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并界內外人生命財產及利益得一協定。(3)撤兵(連便衣隊在內)應由中國軍隊開始撤退，至一指定之距離，俟中國軍隊撤退查明屬實後，日本軍隊，即撤至上海及吳淞區域，又一俟平常狀態恢復後，日本軍隊，再有上海吳淞區域內撤退。(4)倘有一方破壞和平條件，他方應有行動之自由，又第一段所開議定之停戰期滿時，雙方均得自由行動。」又電：「我方正電洛請示。據外交部發言人稱日方所提圓桌會議俟內容明瞭後方允考慮。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并界內外人生命財產及利益一節，實屬不成問題。」

三八四、日當局宣稱繼續進攻 東京電：「今日陸軍省發言人謂：俟華軍被逐出約二十基羅米突外，日軍即擬停止進攻；惟因地勢關係，在某地點上，或有稍稍深進之必要，如華軍不欲反攻，則此後日軍無須進攻云。」又新聲社云：「軍訊：敵軍現集中於瀏河嘉定，擬圖向太倉進攻，同時并擬進攻崑山。現日司令官白川義則，已發一哀的美敦書式之聲明，劃分六濱口・浮橋・岳王市・安亭・白鶴港・六處爲界，不許華軍駐防，否則即向我進攻，（記者按，白川所指六地點，完全爲我軍防地），且六濱口浮橋岳王市三地，位於瀏河西北，相距約十餘英里之遙，白川此種聲明，實等於壓迫我軍退出，茲譯其聲明書原文如下：『爲求和平解決，於三日發一聲明書，自此聲明發出後，即停止進攻，乃支那軍竟在梅李崑山附近，配置陣地，并集中軍隊於太倉附近，其一部已窺我（

日軍）警備線，余深以爲憾，如支那軍今後侵入左列地點，卽六濱口、浮橋鎮·岳王市·外岡鎮·安亭鎮·白鶴港鎮以東，蘇州河爲界，或有與我（日軍）哨兵難免發生衝突，因而事態再行惡化，引起糾紛時，其責在支那軍。」

三八五、日軍阻難救護難民 大美晚報云：「援救戰區難民委員會，由史派克爲會長，以金斯白萊副之，二日向工部局提出對公共租界內日海陸軍兵士故意阻難救護行爲之嚴重抗議。」按，暴日侵我國土，掠我財物，其於無辜難民可以休矣，乃竟乘難民之危而留難之，揀難民之收容所而轟擊之，必使我淞滬同胞悉數死滅而後已也！嗚呼，吾舉國親愛之同胞乎，汝有四萬萬人之衆，汝有五千年之歷史，汝爲東亞文化發源地之國家，汝有世界最偉大之哲學理想，竟忍聽此區區六千萬跳梁么麼，

長此蹂躪乎？汝下有瓜迭綿綿之子孫，汝上有無數世代之黃宗炎祖，汝之前程將如何偉大，汝竟任彼起而謀中絕乎？嗚呼，吾中國近百年來備受外侮之痛苦，至於此而極矣！至於此而極矣！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何中國之爲父母者，不得安保其所愛之子女，中國之爲子女者，不得奉養其所敬愛之父母，而必彼鞭笞交加下之指揮，任聽彼肆意殺戮而不許有違抗，備極流離喪亡之慘毒而後已乎？誰無國家，誰無社會，而我中國之國家，中國之社會，我竟無法使之安甯乎，使之強固乎，嗚呼，吾舉國至親愛之各界同胞，日本之於吾人，究已至如何地步乎，究竟能否，再與恢復一切之關係乎，願我同胞，永矢勿忘。

□戰利品小計

本週自廿八日以後，卽有和平空氣之發現，至三月一日又行自動撤退，

接觸之劇烈，究不若前數週爲甚，爰將本週戰利品，小計如次：

大砲 廿七日奪獲數尊。

手榴彈 奪獲五大箱。

六五連珠砲 奪獲二尊。

鐵甲車 四輛。

飛機 擊落一架。

步鎗 奪得三百餘枝。

又：廿九日奪獲鎗械無數，廿四日又奪獲鋼帽子彈無數，一日奪得機關鎗數挺，四日大戰又奪得鎗械無數。

滿目瘡痍話和平

□三月四日日提休戰五原則

三八六、今日戰況 「上海訊：下午三時許，日軍在南翔方面，用大炮多門，向我黃渡陣地猛烈攻擊，同時並派大批飛機在黃渡空中，投擲炸彈，並以機鎗掃射，隨後即有大隊步兵前進，另有騎兵千餘名，向我軍陣地衝鋒……激戰數小時，始終不能突進我軍陣地，戰至五日上午一時許，敵始不支，紛紛向南翔退却，此役敵軍死傷甚重，我方亦有損失，」又：「下午三時餘，敵軍爲策應南翔方面進攻起見，派大隊步兵，由羅店，唐家港婁塘一帶渡河，向我嘉定太倉全線進攻，我軍憑河抵抗，激戰至深夜，全部被我擊退，現敵軍在河東，我軍在河西，雙方隔河作戰

，故該處戰事，自四日下午起，至五日上午止，迄未停止。」又：「太倉嘉定間之婁塘鎮，有敵萬餘人，於昨日午后六時半，向我軍總攻，我新抵該處之援軍，即奮起應戰，日軍雖有坦克車鐵甲車等，然該處房舍頗密，河流曲折，地勢不熟，仍不得逞，戰至昨晚深夜，我軍分兵四路，向敵後方包抄，敵軍苦戰多時，至今晨，除一部分敵軍突圍逃出外，餘已解決，我軍并獲戰利品甚多。」

三八七、馮軍抵太倉 上海訊：「馮玉祥所統之軍二萬人，已開抵太倉。」又訊：「本埠各界民衆，得悉我方援軍，業已開到前方，一時欣喜之餘，遂於下午六時許，大放鞭炮高升，直至九時始止。」

三八八、孔祥熙中委電二中會速定整個計劃 電文略謂：「……我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奮勇血戰，迭挫兇鋒……：熙慰勞前方，目睹各軍事長官，

身先士卒，親身指揮，忠義激發，心折彌深，至日昨我軍退守第二防線……變更戰略勢非得已，熙在滬見聞較確，有慮及此，故前曾迭電軍委會，請即增援防範，鞏固後防，今竟不幸言中，深用慨然，此間輿論，極爲憤激，咸咎政府事前既乏準備，臨時又無增援，且當時對日自衛軍事緊急之時，竟無負責統率全國軍事之人，遂致月來血戰挫敵之偉蹟，全功盡棄，責難如此，民憤可知，現聞日軍……向南翔新龍華進逼……事急寇深，懲前毖後，應請鈞會迅定自衛整個計劃，以利戎機而慰喁望云云。」

三八九、民衆電慰十九路軍「崑山探送十九路軍，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暨全軍將士公鑒：公等精忠衛國，抵抗日本侵略，血戰三十四日，屢催強敵，一洗我民族怯於外戰之恥辱，足使敵人寒胆，并世驚奇

，在公等實已盡其最大之努力，茲因政府不派援軍，敵大隊已由後方操襲，不得不忍痛奉令退却，我全市民衆，無限痛心，本會所屬各團體代表，一致願與我忠勇將士共生死，至驅逐日寇出境，完全恢復失地而後已，謹佈腹心，維希公鑒，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叩。」

三九〇、二中全會今訊 洛陽電：「今日二中全會開會討論上海華軍退走事，空氣殊形緊張，會議歷時甚久，委員發激昂之言論者頗多。軍政部長何應欽曾答覆關於退軍原因與詳情之質問。李濟深報告北上與張學良接洽之結果。旋舉定軍事外交政務外交三委員會。」

三九一、羅外長報告 北平電：「清華燕京兩大學教授，因對日妥協說甚盛，電洛質問政府對日方針，詞極悲憤。」又京電：「羅外長談中國此次對日在滬之侵略，完全係採取正常防禦之態度，故一方面爲軍事上之

自衛，一方面對於各國友誼之調停，亦不拒絕，各友邦善意調停非止一次，終以日方無誠意，迄無所成，二月廿八日中日雙方代表，在駐滬英旗艦，開非正式會議，亦既議決五項基本條件，中國且於次日，表示接受，日方終無答復，且於調停空氣之下，更復大舉來犯，我軍爲戰略計，退守第二道防線日本乃復於本月二日晚，向我方提出所謂立即停止敵對行爲之基本條件四項，較之二月廿八日雙方獲得諒解之五項基本條件，彼此迥不相同，昨今兩日，英使藍溥森及英提督克萊復邀請中日雙方代表接洽，我國對於第三者之好意調停，固願予以誠意之考慮，但對於一切損害國權領土或有辱國體之任何條件，嚴予拒絕。」又：「外部電顏惠慶，國聯通知停戰，在吾固不成問題，惟滬議日提條件，儼然以戰勝自居，違反相互退讓本旨，是以迄未接受，現中國退至二道防線，並未

進攻，望速令日兵撤退，俾圓桌會議得召集，又謂上海無辜市民受炮火飛機死傷七千餘人，房屋數千棟，若講賠償，當由侵略吾國吾境者負其責任。」

三九二、國聯今日之決議 日內瓦電：「……下午六時五十五分繼續開會，議長希孟提出下列決議案，國聯議會回憶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之決議案及其他擬行採取之辦法，（一）請中日兩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保障切實履行雙方軍事當局已發停止敵對行爲之命令，（二）關於第一條所請求者，雙方如何進行，應將實情隨時通知國聯議會，（三）國聯議會建議中日代表應於上述各國海陸軍當局援助之下，舉行談判，藉謀確實停止敵對行爲，并以佈置日軍撤退事宜，國聯議會并盼中立各國關於談判之進展，隨時向議會報告云云，業經一致通過。」

三九三、滬案四次報告已到國聯 日內瓦電：「上海各國領事關於滬案之第四次報告，已電達國聯，其結語曰：今要聲明者，謀獲一妥洽的休戰之種種企圖，迄今全告失敗，日軍目前停止前進，惟在夜間外防各區之戰事，仍進行不已，在此報告所包括之時期中，日方仍干涉警務及其他市政職務，此事已成屢向日當局提出抗議之問題，報告所敘之事，至三月三日上午二時四十分止。」

三九四、日對滬案五無理原則 東京電：「關於上海圓桌和議問題日五原則如下：〔1〕中日兩軍停戰，以二月十八日最後通牒爲基礎，而締結軍事協約，惟鑒於戰事狀態，日軍之撤退地點或須稍向前進。〔2〕撤退區域，設定中立地帶，由國際軍團駐之。〔3〕日本對上海及中國本土無領土行政之野心，或圖謀獨占之利益以及設定專管租界地之意，惟對於

租界應有永久之措置。(4)日本有要求損害賠償之權。(5)中國須嚴重取締排斥日貨。」

三九五、滬中委論討僞國之失策

上海訊：「留滬中委對討伐僞國向二

中全會電陳意見云：……三省淪陷……政府容忍……日本乃得從容布置，扶植漢賊……創造第二朝鮮……頃聞政府提議討伐……倘能決然出師，誠屬甚善，惟師出……必名正而後義正……若我對於東北失地始終認爲暴日所強佔，決無轉移目標，俾日本得以卸責之理……在根本上已不啻承認其爲國家……由對外轉爲對內，友邦即欲仗義執詞，亦無從堅其論據……故我以收復失地，出師抗日，一戰而勝，則所有叛逆自行消滅，萬一不勝，猶可退一步，不承認造成之事實……云云」

三九六、滬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宣言

「……年內日本軍人有所謂『錦

「旗同盟」之組織，擁現任陸相荒木爲領袖……征服中國，稱霸東亞……甚且倡言，據東三省以北抗強俄，佔長江以北各省作根據，以與美戰……瀋陽事變發生……毒燄復及滬淞……滿意之復文既達，無情之炮火旋加……蓋日本軍閥，已不復以人類視我矣……炸我市場，殺我平民……文化機關悉成灰燼……逃難婦孺，且遭慘戮……我中華民族，既已到此山窮水盡地步，惟有人人存必死之心，以與此人類共棄之惡魔相抗，他復何說，歐美各友邦，痛恨暴日軍閥，慘無人道，破壞和平，一再予以警告，我國人既感激其深厚之同情，益當鼓舞其奮鬪之勇氣，公理尙在人間，努力自有代價，惟日本無聊之政治當局，不惜自昧理性……對於國際，謊語狡辯，竟謂「中國內亂頻仍，不合於近代國家之組織。」最近犬養若槻諸氏致書泰晤士報，以告英國要人一則謂中國實無中央政府

，只有各省軍人，互相爭鬥，再則謂中國絕無希望，不必再予以憐憫，我全體國民，聆此言論，稍有血氣應如何警惕，如何慨憤……現在戰端既開，結束不知何日，我國人惟有準備長期奮鬥……所有徼倖，希冀，依賴，畏葸，虛矯等一切不健全心象，允宜根本剷除……并祈各就國民本分，以次列四端……交相詔勉，一曰勤勞，農工各業，直接生產，固應加緊工作……其他間接生產諸職業，亦宜奮發精神，黽勉服務……在此長期奮鬥之中，欲圖鞏固後方，補助戰事，此事所關，極爲重要……二曰節儉，年來奢侈成風……無新產之智能，而用新消耗之方法，社會墮落，言之痛心，今當痛定思痛，有所覺悟矣，况國帑告竭，軍用浩繁，更當節衣縮食，以其餘資，捐助軍餉……三曰忍耐，幸福代價，必有相當犧牲，民族生存，端存自身努力，衛國勇士，既已舍身疆場，吾等

國民稍有苦痛，自應容忍承受，誠問此暫時之痛苦，比之……奴隸終身，孰重孰輕，權衡既定，應即咬定牙根，極端忍耐……四曰協助……前方禦敵，固軍士所司，後方接濟，則吾民之職……至於救濟難民……提倡國貨，抵制仇貨，凡可致力，皆應發揮互助精神，表現同胞親愛……本會同人，職司教育，誓當躬率生徒，兢兢自守，更求全國同胞，一致贊同共赴斯的……」

二九七、國際電訊由副台收發 上海訊：「真茹國際無線電台雖爲日軍佔據，所有國際電訊，仍由租界內之一副台收發，并未間斷云。」

□三月五日顏代表聲明中國態度

三九八、我將否認日條件 上海訊：外交次長郭泰祺，對於日本所提四項停戰條件，與甘特英艦上所成立之停戰基礎五點，相去太遠，曾電

洛陽行政院長汪精衛，及南京外交部長羅文幹建議；萬難接受此種屈辱條件。汪院長及羅外長，均已覆電到滬，表示一致。故我外交方針，業已確定，郭次長因即於昨日分訪英公使藍溥森，美公使詹森，及法公使韋理德，說明原委，英美法三使均表示諒解，並各電本國政府報告，」又据外次郭泰祺談：日軍未向我國領土撤退以前，我國決不參加任何圓桌會議，即使將來或有召集此種會議之可能……亦……須不涉及推擴租界及吾國不在淞滬區域駐兵等問題，否則決無參加之餘地也。（編者按：吾人猶憶及康熙時中俄交涉乎，俄軍業已戰敗，而猶堅決要求我國退兵，至若賠償兵費等問題彼更絕不承認矣，吾人拋開本國立場言之，大國外交，固應如是，因一小部分軍隊戰敗，何至於氣沮神喪滿口應承乎？此次外交當局以拒絕日方要求，姝姝然自以為盡其能事矣，嗚呼，我

國之外交！)

三九九、蔣總指揮電云：日方極力宣傳停戰，但昨日午後四時起至深夜，又向嘉定太倉之線猛攻，崑山亦有下彈。

四〇〇、二中全會今訊 洛陽官電報告：「二中全會通過計劃出兵討伐東北叛逆案。今日開會時，各中委會起立靜默三分鐘，對於上海五星期來抗日保境之陣亡將士，鞠躬致敬；至對於討伐東北叛逆，則決定另組一軍事委員會，專司其事。」又二中全會之抗日軍事報告節錄如下：「……一二八滬案爆發以前，我淞滬駐軍原僅步兵一旅，自日本陸戰隊以砲火飛機開始向我襲攻，乃不得不令前方部隊盡力抵抗，一面調集京滬沿綫分駐南京鎮江常州崑山南翔各地十九路軍，相機援助，又令□□團歸十九路指揮，以資策應，二月四日由軍事委員會劃分全國爲□防衛區

，(中略)一月底我淞滬駐軍屢擊退日陸戰隊，日方乃增調陸軍來援，其時我軍亦令□□師主力，由□□向□□集結，又令□□師限五日以前集結蘇州崑山一帶，□□部開赴□□及□□鎮一帶，歸十九路指揮，嗣後均陸續開赴前方增援，又令駐在□□□□□□剿匪之各種戰鬥驅逐飛機隊，速集□□待命，二月初並由□□抽調□□□□及□□□□由□□抽調第□□第□□全部第□□□□之一部，及□□旅分道往援，時日方以野村迭次敗北，另令第九師團長植田爲指揮官，統率陸戰隊約一萬二千餘人，十二師團約一萬一千餘人，第九師團約一萬四千餘人，及兵艦數十艘飛機百數十架，挾其陸海空軍之暴力，迭向我閘北江灣廟行吳淞各陣地及各要塞地帶急攻，終未得逞，同時我航空隊亦對其到處示威之飛機，竭力抵抗，並一面電調□□飛機隊一隊，經□□□□轉往□州相機

助戰，二月十五日爲指揮便利起見，□□□爲第五軍軍長，指揮第八七第八八兩師，並率□□□直屬之□□總隊，□□□之山野炮隊，□□□之地□隊等，趕赴前方增援十九路軍，二月十八日英國公使約同中日雙方在滬軍隊最高司令部參謀長會談和平辦法，但日軍非徒毫無誠意，其植田司令且向我十九路軍蔡軍長提出通牒，（中略）此種無理要求，我國斷難承認，故自二月中旬以來，吳淞江灣廟行鎮一帶已入激戰狀態中，賴我將士忠勇抵禦，對於暴行日軍，迭加痛擊，使其不得越雷池一步，計自日軍在滬開釁一月之間，被我擊毀其軍艦飛機，奪獲其唐克戰車及槍炮甚多，日軍傷亡聞達萬人以上，日人不知悔禍，於屢戰失敗後，又復電其本國，加派援軍，據報其十一師團十四師團已陸續輸運到滬，並派來陸軍飛機甚多，對我京滬路之蘇滬段及滬杭路之滬嘉段，實施

轟炸，企圖破壞我交通，斷我接濟，其新到陸軍，亦藉海空軍之掩護，從瀏河附近之楊林口七丫口等處登陸，我軍爲預防日軍抄襲側背，已於本月一日晚間自動安全撤到南翔嘉定之線，總之我全體將士抱定持久抵抗不死不休之決心，日人縱極強暴無理，我軍終不甘於屈服，公理正義之最後勝利，必仍屬之吾人……」又發出要電二通，照錄如下，一係慰勞前線將士者：上海吳市長轉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張軍長，並轉全體將士鑒，自暴日狂驅陸海空隊，挾其利器，凌迫淞滬以來，已逾一月，我淞滬武裝同志，奉命守土，秉總理精神教育之遺訓，爲民族生存而犧牲，喋血赴難，視死如歸，肉搏衝鋒，晝夜無間，總理以忠義仁勇之精神勉吾同志，吾同志必誓死發揮之，吾祖宗以莊嚴燦爛之山河貽吾子孫，必誓死保障之，淞滬將士，已捨身以赴之，中央決傾全國一切

之物力人力以繼之，爲國家爭生存，爲國際公約謀保障，此次變更戰略，部勒整肅，聞報之餘，尤殷盼念，中央願與我將士申以明誓，與共死生，大會本此意旨，於三月四日敬向陣亡將士默念誌哀，除將爲國奮鬥以致死傷者交國民政府分別從優議恤外，特先電慰，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支。一係慰勞戰地同胞者：上海吳市長轉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各界民衆公鑒，自藩變以來，東北江南，橫遭敵寇，尤以淞滬戰區犧牲最烈，當我武裝同志受命中央抵死衛國之際，我戰區同胞，或伏尸流血，爭作國殤，或蕩產毀家，猶輸國難，或裹將士之創痕，而置親屬存亡於不顧，或圖敵械之毀滅，遂願身殉江流而無悔，凡我江南民衆之慘痛犧牲，東北義軍之堅苦奮鬥，無一非我中華民族精神至高無上之表現，此精神之勝利，實爲我民族復興光大之基礎，本全會

敬於此致無限之欽仰，並對我無辜被難同胞致沉痛之哀悼，至於救濟事宜，應議交國民政府迅爲妥籌辦法，當此軍事時期戰區範圍，自隨戰略上之必要而定，但中央長期抵抗之決心，則始終一貫，惟望我愛國同胞，永矢共濟協作之精誠，戮力民族生存之奮鬥，謹此電慰，願共勉旃。（下略）。又莫斯科五日國民社電：「今晨俄報皆於顯著地位刊載洛陽所發中執會通過中俄復交議案消息，惟各報咸無評論，對於俄方主張，絕不稍露端倪，詢諸官場，亦拒絕表示意見。」

四〇一、顏代表聲明中國態度 外交部昨接日內瓦顏惠慶代表致國聯理事會主席彭古函，聲明我國立場，茲披露如下：（銜略）我政府接受貴主席二月二十九日停戰提案，業經轉達理事會在案，查該提案係二月二十八日中日代表會同英海軍提督，在甘特旗艦交換意見之結果，係以中日

同時撤兵爲原則，二月二十九日英代表在理事會亦有報告，中日代表當據向各本國政府請求考慮，日政府迄無答覆，反派大批援軍，續在公共租界登陸，實行大舉進攻，其行動顯與二月廿九日日政府照會理事會接受停戰提案之諾言相違反，因使人對日政府之誠意，發生疑問，貴主席停戰提案，設能見諸實踐，我政府固隨時可以接受，我政府更準備參加貴主席所提在上海舉行之圓桌會議及承認公共租界之安全與維持上海及上海附近和平有關，惟此圓桌會議，祇應限於討論恢復上海停戰問題，至一切中日糾紛，仍須由中國引用國聯公約之程序，以謀解決云云。又，「日內瓦電：據同時出席特別大會及軍縮會議之重要代表意見，中日衝突，與軍縮問題，不能合併討論，現爲特別大會工作正忙之時，議事日程，尙列有甚長之代表名單，均待下星期一午後發言者，演說完畢之

後，大會必將設立一種委員會，利用討論時所得到之解釋，草擬一種終局決議案，如各代表團要求將滿洲問題，與上海問題相提並論，則此項決議案，定難着筆，即使此種困難，得以渡過，然他困難，將接踵而至，即如希臘代表波里的斯提議，組織一種委員會，命其繼續大會工作，以至九月間之會期爲止，此種委員會之效用，尙屬疑問，多數代表團，均認爲此問題，應專由行政院處理之，綜觀上列各種困難，可見討論尙無結果，目下各代表團對此複雜之問題，與重大之責任，方在尋覓途徑云。」

四〇二、倭軍深進 上海訊：「我軍自二日，將淞滬第一道防線撤退後，遂將全師退守黃渡嘉定太倉一帶第二道防綫，日軍亦由眞茹大場瀏河三路前進，三四兩日，全線均有戰事，」又據大美晚報云「今晨白川司令

部解釋日軍在二十基羅米突外作戰之理由，謂此舉有軍事上之必要，因日軍現受華軍轟擊故也，白川司令謂非佔黃渡，不足保護南翔，南翔爲植田司令部所在處，距黃渡八基羅米突，「下午又無線電報告稱，離瀏河西北約二十啓羅米突之六河鎮，昨日（五日）有日兵三千名登岸，我軍正在痛擊中，」字林報云：「據日軍報告，中國軍隊現循京滬路黃渡站西首小河佈置防線，其壕溝及機關槍陣地，南至朱家鎮，北至九家宅，又南自青浦縣，至黃渡後方之安亭一帶，亦有重兵扼守，蔡廷楷軍長司令部設在崑山，第二道防線則置在陸家浜車站一帶，」又訊：「上下午，仍有日本援軍用運輸船長崎丸等，裝來兩批，共有三千餘名，統在浦江匯山碼頭上陸，同時又有運送艦一艘，從日本滿裝軍械軍食等到上海，下午復有大連來之奉天丸一艘亦裝到軍火一批。字林報云：日軍騎兵昨日

派前線一帶巡哨，以代步兵，第十一師團所部騎兵留居在運艦內者，昨日紛用小輪，駁運至蘊藻浜登岸，至於薄暮，已有人馬一千五百上陸，並聞現居日軍右翼及閘北之海軍，亦將用騎兵替代，目下第九師團司令部設在南翔，其輕炮隊陣線則在步兵陣線之後，向北延長，直至嘉定以北，重炮隊連六吋大炮在內，則配置真茹一帶，炮隊司令即設暨南大學附近，自嘉定至瀏河一帶陣線，則以第十一師團分配，日軍又在真茹附近，設臨時飛機場，昨日已見無數追擊機與偵諜機，紛紛出入該場，「大陸報云：「長崎丸昨日(五日)復載日陸軍八百名抵滬，即將加入第九師團，聞日軍現正以重炮隊安置於吳淞炮台，吳淞之日海軍，已由陸軍代之，炮台地帶現禁止通行。」大美晚報云：「昨日日軍又有長崎運到陸軍飛機六架，在匯山碼頭卸下，送往楊樹浦飛機場裝配，」又漢口電：「日

商輪一艘，五日由下游抵漢，載來大野戰炮五尊，炮彈百箱，起存海軍病院。」

四〇三、日俄今勢 莫斯科電：「蘇俄半官機關報伊斯維斯的亞昨日一破數月來之沉寂，於評論中責日本準備對俄戰事後，今日復披露，日本某要人之密奏該要人姓氏則未發表，僅稱，係俄政府所熟知者，據謂該密奏內稱：觀於目前蘇俄一般狀態，可以決定其無力作戰，故此時爲帝國解決遠東問題之非常機會，蘇俄西隣波蘭與羅馬尼亞，目下仍可與我一致行動，但若更歷若干年後，則此種可能性將見減少云云，該報評論謂此項文件，或可認爲個人意見；但此侵略計劃之倡議人，實居顯要地位，卽其個人意見，亦殊有政治力量，我人必須極端警覺，注意遠東邊境經過之一切事件，况蘇俄向日本提議商訂不侵犯條約，今已兩月，日

政府仍認無答復之必要，其意可知。」

四〇四、意艦抵滬 上海訊：「意國新造萬噸巡洋艦特倫杜號，艦身長六百四十二呎，除艦中將士外，並載有陸軍五百名，已於星期五日由新加坡抵滬，泊於楊樹浦外第三十四浮筒，聞日內將派一兵隊登岸，分任租界防務。」

四〇五、淞滬戰區痛狀 上海函，「閘北爲我華界精華之區，居民數十萬，自一二八戰事發生日受敵方大炮飛機之轟炸，盛市化爲荒坵……已成一片瓦礫場矣……我軍撤退後，閘北已無戰事，封鎖五星期之交通，亦有一部開放，昨日記者欲至家中一看，究否全燒，而沿途所歷，實堪稱爲地獄分記如下：日租界方面，在北浙江路底與泥城橋堍等處之鐵門，已可開放，記者自北泥城橋鐵門而至閘北，在通過鐵門時，守防之義

勇軍檢查至嚴，雖一火柴，亦不許帶進……閘北……路上行人絕少，日兵之乘汽車巡行者頗多，沿途敗壁頽垣，觸目皆是，其淒涼之狀，有非言語所可述者，迨兜抄到寶山路，已有大部日兵駐守，記者僅到升順里口，欲再向北，日軍已加阻止……上午十一時半，記者復從蘇州河渡至新閘橋北上陸，二度至閘北，見沿河北岸已滿布日兵，多爲海軍陸戰隊，正在用鉗除去電網，並將我軍之沙袋押令工人拋擲蘇州河中，記者由沿河岸越我軍所掘之戰壕，約數十道而入海昌路，目覩死亡難民，已經棺殮而仍棄路側者，滿路皆是，過公益小菜場，各馬路絕少行人，儼入死市……途上行人僅少數之形如勞工者，與一般江北人耳，歷二小時之兜抄，未見一穿長服者，有數人勸記者勿再前進，謂日軍對着長衣之華人，最爲嫉視，記者遂改抄小路而走，因各馬路到處有大隊日兵也，詎

雖僻弄，亦有日兵把守，記者經過，便喝停搜查，並用日語盤詰，記者不知東語，險遭拘去，幸在地划書「係回家觀看房屋」始經另一日兵放行，記者穿過共和新路，該處有炸彈所毀之地穴一個，與被拆去防禦工事之填補馬路，有日兵十餘人，各出刺刀，強壓行人代爲扛沙袋填馬路，聲勢兇狠，令人痛心，記者至此，欲越過而無別路，祇得忍辱爲臨時之勞工，代拖沙袋，吾人何辜，而受異族之驅使，同爲國家，同爲國民，何以我炎黃子孫而受人凌辱至此耶!!而衛國衛民者，豈真僅一十九路軍耶!!此次鬧北難民之死於炮火，真不勝枚舉，拋尸荒野，聽其腐爛，白骨盈野，無人殮埋，記者行至京滬鐵道，見機車間已炸成粉碎，而左側曠地有一孩尸，頭已爲野犬吃去，祇剩得兩足一身，有三四頭野犬，正在爭食，而同行之一人言，前面尚有兩個尸體，已被野犬食去一半，

至今尙未收埋，記者本欲向東往永興路，詎愈向東而日兵愈多，退還之民衆亦愈夥，爭勸記者勿再前往，謂已有兩人被日兵查出帶有戒指一只，當場用繩綁去，我等尙百般求情，方得脫身而還，轉瞬將屆下午四時，日兵便禁止行人……至是記者亦祇得折還，見後面已有日兵一隊乘車飛馳而來，我等避入一小弄中，方得無事，過鐵路時，又爲日軍盤查，乃乘渡輪歸來。」又函：「吳淞各界避難在滬人士，……於昨日上午十時，派董振千，朱孝燕等，赴淞視察，記者因亦搭同前往，小輪駛抵吳淞停靠扞船碼頭，……有日兵二名荷鎗趨碼頭，操山東口音，向記者等訊問……經我等告以我等均係淞人，由滬前來視察，日兵遂允我等登岸，時小輪船夥周某……日兵見周身穿短服，上前將其全身搜查，搜出金鼠牌香煙一盒，日兵竟將金鼠牌香煙擲於地下，且用足踏毀之，並向周稱

：「這個香煙，可不准你吃，現在我賠償你一盒，」言時自軍衣袋內摸出仙女牌香煙一盒，給與周手中，聲稱這仙女牌香煙是我們大日本國貨，你以後可買仙女牌，再不要買金鼠牌等語。我等向全鎮各鎮視察一週，但見市河以南全鎮房屋，幾無一倖存，殘垣敗壁，觸目皆是，惟淞興路上郵政局及延生錢莊二處房屋，尚安然，市河以北房屋，被毀者尚少，現該處北協業里中駐有日兵二百餘名，吳淞各處殘壁之上，到處高懸日旗，據稱此項日旗，均係日兵發給，吳淞砲台之上，經記者遠望，見亦有日旗，同濟大學原本懸德旗，今亦改懸日旗。」

四〇六、「商民組織跪哭團三十餘人帶麻孝服，敲木鐸，執小旗，至各仇貨商店跪哭，請求激發天良，勿售仇貨，」天津電。

四〇七、字林報云：「駐滬美國蓋爾公司總理蓋爾氏接已故美航空孝脫

之母來電，允從中國國民政府之請，將孝特遺骸葬於上海，以留紀念，並願親視入窆，日內將由華盛頓州太柯瑪啓程來華。」

■三月六日我遵國聯決議如日不偷攻我不還擊

四〇八、我軍遵從國聯停戰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特於昨日令全體將士云「現在國聯大會業經決議，請中日兩方實行停戰，自應依照辦理，倘日軍不向我攻擊，吾軍亦不向彼攻擊，如日軍違背國聯決議，施行攻擊，我軍仍須抵抗，仰各將士一體遵照。」

四〇九、前線近狀，本埠息：「現大軍集常甚衆，婁塘岳王市等戰事，至今未止」又上海訊：「□□師炮兵營吳營長在前線，身先士卒，左腕中機槍流彈受傷，因來滬療治，傷勢尙不甚重，新聲社記者，晤吳于某醫院，據談，已有上官雲相部第□□師，徐源泉部第□□師等，均

將分發前線作戰，現我軍把守青陽港，擬險而守，伺機反攻，蔡軍長之意，十九路軍祇有抵抗到底，雖至一兵一卒，決不爲馬占山第二，但願十九路軍之後，復有繼起之無數十九路軍，則應戰以來，陣亡之將士，必且以先死爲榮矣……」

四一〇、賊軍仍在進攻 大陸報云：「日司令雖於三月三日下令停止敵對行動，而日軍仍向前進，昨晨佔據黃渡（非官場方面證實）後，卽終日攻擊崑山之門戶安亭鎮。」

四一一、日四處進行威迫 漢口電：「日軍艦泊漢十艘，陸戰隊時登陸演習，便衣偵探更擅捕華人，形勢甚嚴重，英法美各領均向日領口頭聲述，請以外人商務爲重，不可發生意外……」香港電：「日艦二艘開到海豐屬之大鵬海面，陳濟棠五日由惠返省。」

四一二、「第一教導師兵士高萬里等十一人嚙指血書，請求赴滬殺敵，并捐二月份餉助十九路軍。」

四一三、「上海特區市民聯合會，今日下午三時派劉仲英吳半厂二人，僱舟赴蘇州，再轉十九路軍第五軍司令部所在地，奉獻勝利旗，遂帶慰勞品，甚多。」

四一四、「洛陽電：中央政治會議，六日下午三時在西宮東花園舉行第三零二次會議，推選蔣中正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李宗仁、陳銘樞、李烈鈞、陳濟棠、爲軍事委員會委員……」

四一五、希孟之談話 今日國聯特別大會主席希孟向哈瓦斯社記者云：「……大會現正盡其調和任務，故根據盟約第十五條，要求日本撤退軍隊，蓋被侵略國家之領土，一日不退出。則敵對行動，卽一日不能實際

停止，侵占行爲之本身，雖不構成真正之敵對行動，然亦不能置諸敵對行動之外，且不能不視爲一種武力之使用，此固均爲盟約所禁止者，大會之調和任務，在求雙方當事國，解決上海之局勢，顧大會遠處日內瓦，對其決議案之執行，無從監督，故委託駐上海各關係國之文武官吏，組織委員會，以便參加，一俟實行停戰，卽在上海舉行圓桌會議，以繼續大會之工作，倘仍失敗，吾儕應適用盟約所規定之第二步程序……」

四一六、日對經濟封鎖之恐怖 大陸報昨（六日）載一論，略謂……昨有一私人電訊，飛越太平洋，報告美國抵制日貨，方如春潮怒漲，迅速進展，查此項運動，係前陸軍總長培克，哈佛大學校長洛威爾博士，與哈佛大學商業行政研究院教授哈士博士，於二月十九日發起，以美人對於日軍閥之憤恨日增，甫及一星期，簽名呈請美政府實行抵制日貨者，已

達十萬五千人，迨昨日私人電訊，再稱：加入抵制日貨運動者，已達一百萬人，非俟日本放棄戰爭爲在華進行國家政策之工具後，不再購買日貨，查中國人民抵制日貨後，日本工商省最近調查報告，已表示日貨所受打擊之如何重大，與英美貨之如何替代日貨，其輸往香港貨物，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三〇年減百分之三十三，比一九二九年減百分之三十九，輸往中國貨物，則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三〇年減百分之四十，比一九二九年減百分之五十，又就去冬而論，九月份比上年同時期減百分之三十三，十月份減百分之六十，十二月份減百分之八十，（中略）日本對美輸出，占其總輸出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對美輸入約占總輸入之三十，其對華輸出，連香港東三省在內，尙不足總輸出百分之三十，對華輸入僅占總輸入百分之十八，是其商務之繁榮，依賴於美國者，遠過於對華貿易，

例如日本所產生絲，美人吸收百分之九十，近數月來，紐約日絲價格，雖跌至向來未有之紀錄，而銷路仍銳減，上月曾接美訊，所有紐屋崙開往遠東之商輪，悉爲日商包定，裝運美棉一月，或日人爲此未雨之綢繆也，倫敦東京等處消息，又稱：美人對於日本銀行界及商家，已有不親善態度，要求償付宿欠，又據日本著名之朝日新聞載稱：美國財政家現漸有拒絕容納紐約日本財政家之傾向，美國外商，多躊躇不敢定購日貨，在今次商業疲滯以前，日本每年售與美國之商品，共值日金九萬萬元，超過其所購美貨總值約二萬五千萬元，本年日本商業，已處於更不利之地位，蓋一二兩月，入超已達日金八千萬元，上年同一時期，入超僅有五百萬（下略）大阪每日新聞云：此次國際聯盟調查委員李登氏等，途次東京，我實業界爲探詢該調查委員對於中國時局之意見，特在日本

經濟聯盟會工業俱樂部，與軍部要人討論意見……至散會後，即召集東京銀行界中三井銀行之池田，三菱銀行之串田，安田銀行之森，第一銀行之明石，川崎第一百銀行之星野，興業銀行之結城，正金銀行之兒玉，朝鮮銀行之松田等代表，開會討論萬一國聯方面實行經濟封鎖時，銀行界應如何應付，首由池田報告「陸軍大臣荒木所謂我國（日本）現處於比中日，日俄兩大戰役爲嚴重之難局，而素愛和平之我銀行家，將如何處理以善其後」之意，繼由在座諸人，發表由內外所得之情報，互相討論，綜覈意見如下：（一）現今最重大者，爲美國之主張對日經濟絕交，蓋美國已對日本方面之銀行，貿易海運業者等，顯露其排日行爲，且催迫日本，償還舊債，此亟宜設法應付。（二）我國（日本）財政早陷於窮迫，復因此次事變，愈陷於絕境，結局戰時公債，不得不向一般社會募集，

因此公債之價值日形低落，金融界發生異常的變化，我銀行業者應持萬分慎重態度，互以國家爲前提，共負國難，各方意見交換後，僉極力主張和平，力避經濟封鎖，但萬一實現時，則日本銀行家，應具極大之決心，隨時局之推移，再行第二第三次之會商，而爲機宜之措置云云。」

東京報知新聞，近載長篇經濟論文，題爲「萬一實現對日經濟封鎖時吾將受如何影響乎」，其所論據，皆基事實，茲節譯概要如下，足爲吾國人研究之資也，文云：以滿州事變爲出發點，馴至上海戰爭，各國對日空氣，日形不利，美國民衆請願對日經濟封鎖，形勢之險惡，尤有不可朝夕者，同時全美輿論界之趨向，亦漸變其舊日之論調，吾人（日人）就大勢推測，大概以國際聯盟規約爲基礎，用強有力之方法，以制裁交爭國，故來日之國聯大會，究採如何態度，殊爲焦慮，第現今主要資本主義各國，雖均陷於未曾有之恐慌的難局，苟彼輩激於世界公論，實行封鎖時，則與我（日本）關係各國的經濟界，以及個人關係，勢必完全斷絕，斯時日本當受極大的影響，惟有英美，美法，與其他主要國相互之間，激烈對峙之情勢觀之

，各國對於日本的利害關係，就中除蘇俄的國際關係外，日本必不致完全受經濟封鎖而陷於孤立危殆之境，此爲我國（日本）財界的有力觀測，不過因經濟封鎖之結果，將使生活必需品騰貴，軍需品工業及某種代用品工業，固無絕大關係可言，但如紡績工業蠶桑業等在海外市場各種產業，亦必發生勞動者與農民之失業增加，因此國內不免惹起政治的紛亂，釀成不祥不利之事變，故吾人對於經濟封鎖實行後，抽象的觀測，有下列兩大危險，一、實行經濟封鎖後，影響於日本之經濟界，二、實行經濟封鎖後，日本對於國防上的需給狀態果何如乎。

關於影響於經濟界問題，即對外貿易，不論輸出輸入，因經濟封鎖，完全杜絕，查去年日本對外貿易，輸出爲一・一七九・二一一・三三四元，輸入爲一・三一九・四〇八・五二七元，計輸入超過一四〇・一九七・一九三元，若被經濟封鎖，除對俄國與滿蒙以及其他殖民地尙有小部分可以進出外，其他各國根本的一律破壞，而去年對滿蒙貿易，輸出爲一一・八七四千元，輸入爲四一・八四八千元，俄領亞細亞輸出爲一四・九四一・四七八元，輸入三〇・八六四・五〇三元，蘇俄本國，輸出爲二・一三四・六三五元，輸入爲三・七八七・〇三

九元，又其他各國之貿易如左表。

國 別 輸 出 輸 入

美 國 五 一 〇 八 三 〇 〇 五 四 六 六 三 〇 三 三 五 〇 二 二 二

法 國 一 五 〇 七 七 四 〇 七 七 二 一 二 〇 四 〇 七 〇 六 七 四

荷 蘭 一 〇 〇 〇 九 七 〇 二 三 六 八 〇 五 八 〇 〇 八 二 六

北 美 四 二 五 〇 三 三 〇 〇 一 七 六 三 四 二 〇 二 八 九 〇 三 五 二

加 拿 大 一 三 〇 〇 六 七 〇 一 三 六 三 五 〇 六 七 二 〇 八 四 二

埃 及 二 二 〇 八 二 九 〇 八 五 九 一 三 〇 五 六 七 〇 五 六 二

南 非 一 九 〇 二 八 二 〇 六 〇 五 一 〇 〇 三 三 二 〇 九 五 二

東 非 一 〇 〇 八 六 七 〇 八 七 〇 二 〇 〇 二 六 三 〇 一 三 四

澳 洲 一 八 〇 四 〇 五 〇 六 〇 〇 一 一 三 〇 三 三 七 〇 三 三 六

印 度 (英 領) 一 一 〇 〇 三 六 七 〇 三 五 四 一 三 三 〇 一 六 五 〇 二 五 一

海 峽 殖 民 地 一 九 〇 一 一 九 〇 八 六 四 二 一 〇 八 五 七 〇 九 七 六

印度（法領）

六六・〇四七・六四六

四六・〇八〇・五二二

菲律賓 濱

二〇・四二五・三八一

八・九八七・七六三

中國（除滿蒙）

一五五・七五〇・六六八

一四五・六九七・一九七

由此觀之，因經濟封鎖，而致與各國完全斷絕關係，我國（日本）貿易中之輸出主要品，以生絲類、綿織物類、絹織物類、人造絲類、帽子類、煤類、鐵製品類、機械類、玩具類、爲大宗，皆向美國與參加國聯諸國推銷。輸入方面，以棉花、羊毛、毛絲、毛織物、小麥、糖類等生活必需品與其他製紙原料汽車材料等爲大宗，自然杜絕往來，際此時也，直接發生變動者爲金融界，因匯兌市場斷絕，無國際借貸可言，雖日本應付外債，可以免除償付，但日本投資於海外及日僑在外之資金，同時宣告停止，於是對內金融，必引起通貨的大膨脹，物價與工資，隨之而暴騰，一面因國費膨脹與供給財源關係，金融界必呈異常的激烈變化，復因輸出不能，工廠不得不停閉，工廠停閉，失業者續出，加以物品之需供關係，失其平衡性，價格必愈飛騰，於是社會上當頓呈種種不安之象。

關於國防資源之需給問題，我國（日本）素乏煤油，全部由海外輸入，如重油、揮發油、原油

等，每年輸入約千三百三十萬石，如經濟封鎖後，不特軍部方面，從此停頓，即民間平常之使用，亦無法購求，次爲煤斤，若能保持滿蒙聯絡關係，尙可無虞，最可慮者，爲錫、鉛、與羊毛三種，因經濟封鎖，必受致命的打擊，蓋軍用的錫，內地並無生產，潛水艦以及其他所用之鉛，年需九千萬斤，亦多由外國輸入，羊毛每年由澳洲美國輸入，食糧中之米穀，除由朝鮮台灣輸入外，尙不敷需用，他如製粉之小麥與棉花，悉由美國加拿大印度輸入，相繼陷於絕境，全國人民因原料品生活品之來源缺乏，與製出品之銷路斷絕，將發生如何之感想耶，故此時欲謀勉強維持，其可得乎。

四一七、民衆之聲 上海中華自救協會，昨分函留滬各中委云「逕啓者，公等迴翔滬上，屢發讜論，鞭策當局，語長心重，甚佩甚佩，惟當此二中全會，在洛開會，將以確定保邦禦侮之方案，授權政府，使其實行，公等皆身居中委，或兼膺專職，似應齊集行都，一堂討論，使同志間相諒相解，以平昔之主張，成爲全會之決議，庶幾坐言起行，有裨國家

大計。否則近於各樹一幟，徒使同志間自起猜疑，局外人妄生猜測，於此而欲領導民衆，團結對外，詎非南轅北轍，適得其反。昔南宋晚明，均以朝論自相水火，覆其宗社，諸公熟諳史事，當知鑒戒。事急矣！寇深矣！東北淪陷，已將半載，半壁東南，亦豈樂土，此豈諸公鈞心鬥角，互爭意氣之時，敝會鑒於棟折榱崩之禍，用敢垂涕而道，倘荷採納，四億國民，感受其賜……」

四一八、二中全會，定於明日閉幕，今日發表宣言如下：「方今之急，首曰禦侮，此次淞滬武裝同志，奉命守土，克盡天職，以流血爭民族之生存，其壯烈犧牲，實樹國軍之模範，全國軍隊應抱同一長期抵抗之決心，其有托故逡巡，諉卸指定任務者，卽爲政令所不容，舉國所共棄。至於綏靖剿匪，所以鞏固後方，昭蘇民厄，亦不容忽視，外交與軍事相

輔而行，尤須衡情審變，由統籌民族利害而決策，不以應付國內環境而定計，政治之改進，不特關係目前禦侮，抑且爲國家雪恥國強之大本，應依次改革，沉着進行，擬先澈澄肅清貪污，確定軍事負責人員不兼地方政務長官之原則，以期納地方政治於常軌，於財政則首重公開，實行減政，務致清明廉潔，而培國力民生，憲政之完成，本有一定之程序，惟在訓政時期，應先積極設置民意機關，以培養民治之基礎，必如是而後互信能生，威權確立，茲有爲我同志告者，在此國難期間，我同志應以協力禦侮爲神聖天責，明是非，辨真相，堅固團結，集中力量，以負責爲國人倡，以力行爲天下先，爲主義而犧牲，以樹立革命黨人之自信力與人格，則本黨歷史之發揚光大，自必未艾。更有爲我同胞告者，今日已爲我整個民族爭生存之時期，而非互相責難之時期，國難至此，因

果綦繁，中央既定長期抵抗之決心，同胞應爲國家存亡而奮鬥，勿虛僞，勿懦弱，勿輕於樂觀，勿易於悲觀，應以沉着勇毅之精神，表現民族最高之意識，舉凡前此紛張之派別，繁複之意見，全融鑄於此偉大民族意識之中，國家乃能有救，民族復興之關鍵，端在是矣。尤有爲世界各國告者，國際公約既爲各主權國家圖自由意志而簽定，自必共同保障其尊嚴，此次中國不得已爲自衛而抵抗，同時亦卽爲保障公約之尊嚴而抵抗，公約如淪爲廢紙，世界卽無和平，暴日不受制裁，東亞卽無甯日，舐糠及米，應覺寒心，爲虺不摧，終將噬臂，本全會深信中國爲有組織有抵抗力之國家，淞滬近况卽爲事實之表現，戰區固應戰略需要而時有變更，然中國抵抗之決心則隨時隨地將歷久而無間，任何屈服難堪之條件，決無承認簽訂之理，凡主持公理保障公約之友邦，在不損中國領土

主權範圍以內，中國無不樂與爲經濟上竭誠之合作，此不特願各友邦能有明確之認識，卽日本人民知其軍閥專橫爲非者，亦希其有深刻之覺悟也。要之，外兵壓境，國家已入非常時期，一切決定先及大者，此後惟從力行中圖實現，從奮鬥中求生存，謹此宣言。

四一九、南翔婁塘之痛狀 記者世居嘉定婁塘鎮，此次我軍全師撤退，敵軍向西追進，婁塘適當其衝，記者於二日晨返婁，迎接家屬出險，途經江橋，沿途尙見我軍，絡繹西去，迨抵南翔，婁塘與南翔之電話，業已截斷，復繞道至馬陸，該處至婁電話尙能直達，據云：婁塘尙留我軍甚多，促記者火速來婁，計議一切，正午十二時到達婁塘，當時敵飛機九架已飛抵該處擲彈，記者親見婁紳印錫章之住宅，陳輯文之寓所，楊姓酒店，瞿子善市房，及梅步村等，均被炸彈所燬，居民沒命奔逃，秩

序大亂，至下午二時，婁塘已十室九空，記者挈同家屬，在炸彈聲中，得慶逃出，當晚宿距婁約數里許之一村中，入夜，遙聞婁塘方面機關槍聲甚密，蓋敵軍業已追蹤到婁，即在該鎮中心小學縱火，記者於三日，循原道脫險來滬，又悉我軍於四日自南翔西退至黃渡後，後約隔四五小時，即有敵騎兵隊，沿京滬路蜂擁而至，當即佔居民房休息，一部繼續向北馬陸方面開去，是晚新築成軍工路上日兵之運輸汽車，徹夜不絕，遠望如無數天上明星，隔日黎明，即分向四鄉搜索，但未向前進兵，是日下午四時左右，忽有日騎兵十餘，向黃渡站衝進，至陸家村相近，被我站上駐兵瞥見，立發排槍抵禦，未幾，日軍即退回南翔，至六日上午，日軍集中南翔者，已有三萬之衆，趕掘戰壕，異常忙碌，一面發兵向西北推進，兩小時後，則遙聞砲聲隆隆不絕，窺其意在進攻黃渡方泰以

及延僻河方面之我軍，現南翔鎮上被炸房屋，計有日華軒八字橋及石作等處云。

□三月七日英美調人擬再調停

四二〇、前線視察報告 『……記者到嘉定時，見難民沿途充塞，時嘉定縣城，已被日機轟炸，人民死傷與房屋火焚者，到處皆是……抵蘇，共留三天，此三日中，渠目覩我方援軍之開赴前方者，絡繹不絕，從五日至七日，此三日內，約有大批生力軍過蘇，開往前線，續到者留駐蘇州，以備調遣，現在我軍前綫在南翔之西□□一帶，二道防綫，則扼守□□□……戰局重心，側重於黃渡嘉定太倉一帶。記者，特於昨晨（七日）六時許，乘輪赴蘇，轉至前線，作實地之視察……分誌於後：「日方陸續來滬增援之陸軍，自我軍退出閘北吳淞第一道防綫後，後方防務

，完全歸陸戰隊接收壩防，大部陸軍，仍向我第二道防線挺進，其第九師團司令部，則設於南翔李公祠內，由此向北，戰線直達嘉定之北，統由第九師團陸軍掘壕布防，其輕重砲隊，（包括六吋大砲及小鋼砲等）在離開步兵線約一千米突處，佈置砲兵陣地，以便掩護步兵，向我進攻，砲隊司令部，則設於真茹暨南大學內，嘉定至瀏河，一律劃歸十一師團担任布防，白川司令，雖長川駐節於暨大司令部，但每日必乘汽車，沿防線巡視一週，日軍黃渡最前線，在於養鵝浜，陸家浜兩處，隔婁江與我軍對峙，幾經偷渡，均未得手，瀏河西北之白茆口及六河鎮兩處，日方在該處佈有重砲隊，時發大砲，掩護登陸日軍向我陣地偷襲，離瀏河十餘里之浮橋鎮及七丫口方面，嚮集日方大小軍艦二十餘艘，排列成丁字形，滿裝陸軍，伺機登陸，以冀與白茆口六河鎮等處日軍，取得聯絡

，且白茆口方面，於六日晨，日方又到航空母艦一艘，載有飛機七架，意圖轟炸無錫常州，綜計日軍最近陣線，由南翔方面起，至最前線止，兵方當在十萬人以上，大小重砲，約計三百餘尊，飛機究有若干，則一時頗難探悉。』

四二一、嗚呼，誓不兩立我與倭!! 「大美晚報訪員昨日(七日)曾至四鄉戰區數部分巡行一週，見華人屍身暴露於野，未掩埋者，不下數千具……且於火餘屋中時見婦孺焦爛之殘骸，令人不忍卒觀……廣東山莊內佛像之側，有一老年農婦之屍，面目模糊，四肢殘斷，中股袒露，其肉表明曾受槍刺猛戳，數外人曾見之，尚有較此更甚而極慘者，爲備作證計，已留影焉，記者曾特別查視傳說加釘燒死之一屍，見屍臥釘板，其釘乃由木板反面釘入……江灣大場真茹三處，大部分已毀，破瓦頽垣，

一望無際，似多爲空中轟擊之結果，三處尤以大場爲最，大場附近，有殘破之紅十字會卡車數輛，顯爲炮彈或飛機炸彈所毀者，日本兵士及平民紛在此糜爛之區，覓取戰爭紀念品，兵士留影者，多立於華人屍身，持太陽旗，作露齒笑，間有取未炸之大炮彈，置於屍身，而留影者，日本平民，攜眷徜徉其間者，實繁有徒，且多手挽兒童，一路談笑，仿佛作休假之游樂者然……」洛陽二中全會通電各將領云「限卽到，各綏靖主任。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並轉全體武裝同志公鑒：日本逞其暴力，侵佔東北，延及東南，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吾人舍屈服於暴力，則惟有積極抵抗之一途，昔袁世凱以屈服於暴力之故，簽字於二十一條，喪權辱國，至今爲厲，從可知以屈辱求和平，適得其反，吾人決不欲以國家爲孤注，然徵之民族歷史，流血之亡國，國可復興，惟不流血之亡國

，始永無復興之日……中央對於長期抵抗，夙具決心，一切艱險，均所不避，願我全國武裝同志，共凜斯旨……寇氛一至，立起應敵，徵調所及，尅日就道，不以據守地盤爲念，不以保全實力爲得計，我全國武裝同志，數逾百萬……以與暴力相周旋，豈惟外侮無自而入，民族復興，有繫於是，其各勉旃。（下略）」

四二二、侵滿賊軍抽派來此 「上海訊：東北日軍司令本莊繁抽派一師團，由大連運滬，用一萬噸巨輪哈爾濱丸與富崎丸（譯音）兩船，裝來上海，第一批關外日兵，及大宗軍火已到上海，兵額約二千餘名，今在上海起卸，哈爾濱丸便即趕還大連，以備續裝二次兵士來滬。今昨兩天，又續調白川所部十四師團約一千名，用運送艦阿蘇丸 Iba Maru 以及 Shokyu Maru Noborikawa 等，運載上海，計有步兵四千名，騎兵一千

名、軍馬一大批，隨來軍火，亦屬不少，今到浦江，即在楊樹浦一帶黃浦·匯山·大阪·各碼頭上陸，此項新到日兵，今日已有一部，調赴眞茹·南翔·各地，代替前線日兵，來滬休息，上海與眞茹南翔嘉定瀏河各地之日本陸軍，現在至少已有八萬名，日需軍糧及軍實上補充品甚巨，今日又有特務艦一艘，滿載軍械軍實糧食等來滬，下午，卽到上海，當於匯山碼頭起卸。」

四二三、英美調人擬再調停 「京電：外委會息：連日滬英艦上中日非正式接洽結果，吾方堅持先撤兵方能開會，日方不允，現已一面電顏惠慶詢大會如何應付，因停戰係國聯主動……又一面電致洛陽二中全會，請示應付滬案辦法，另一方面消息，中日撤兵爭點不決，英美調人擬再調停，援照濟案先例，日本先約定若干日撤盡華境之兵，一面卽開始和

平談判，但政府方面云，此調停案尚未接到。」

四二四、因循猶豫之國聯態度 「日內瓦電：國聯議會，今日……既未結束其討論，亦未議定任何議決案……可注意者，爲英外相西門之長演詞，西門主張繼續調停，以爲……美國亦與吾人合作，似和解當非困難……若在國聯調查團正在進行，尙未收到兩造全案文件之時，議會遽有所宣佈，似與公道之第一原理有所抵觸……法代表彭古稱……議會集會之第一夕，戰事卽已停止……今第一努力，應趨於藉一種休戰辦法和緩時局之方面……至於其餘問題，依渠意見，繫於國聯滿州調查團之報告云……」

四二五、東京電：「今日據負責方面消息，日本雖準備於敵對行爲終止時，卽開始撤回軍隊，但日本或將在公共租界內，無限期留駐一部份軍

隊，因日本與英美有同樣駐兵之權利也。」

四二六、北平電：「日陸軍部設調查滿蒙研究機關，山崗少將爲委員長，朝鮮總督府今井田氏對鮮民移滿蒙，表示已有準備，並謂關於鮮人在滿土地所有權問題，預定與新國協議，使鮮人成一自然福民等語。」

四二七、日俄最近形勢 字林報載最近哈爾濱通信云：「由歐洲抵此之旅客，謂火車離莫斯科時，曾在車上見有德國工程師十五人，彼等公然聲稱，乃應蘇俄政府之聘，在滿洲兩面邊界，修築炮台……內有數人，已赴海參灣，餘赴伯力等處，西比利亞境內，常見有軍隊向東開發，並有敞車，滿載飛機砲隊，聞軍隊開抵海參灣者，已有十五萬名左右云……」

四二八、日貿易入超 東京報知新聞載：「大藏省公布二月下旬十六港

外國貿易額如下：輸出二千五百六十七萬六千元，輸入四千一百八十三萬二千元，計入超又達一千六百十五萬六千元，自本年一月以降至二月底，合計兩個月內入超竟達九千四百四十萬一千元，實破未有之紀錄。」

又東京時報云：「因上海戰事擴大，我國（日本）財界各方面，惹起衝動，金融界所受影響尤大，蓋政府欲募債以應付環境，而高橋藏相，則極力反對公募軍事公債主義，曾於月前在國債借換協議會中，鄭重聲明，惟迄今所發行之預定額九千七百九十萬元，假使全部欲在存款部負擔，則今後殆無再負之餘力，因此不得不向市場公募，不圖上海戰事費今又追加二千三百萬元，勢將引起通貨大膨脹，苟此項公債，向市場公募既不能一時回收市場資金，反激成物價暴騰，况目下社會民衆，已無負擔力，自昭和六年度十二月末結算，據大藏省調查，六年度之歲入歲出，

現計歲出八億一千九百八十萬元，歲入六億七千九百四十萬元，歲入不敷一億四千四十萬三千元，比去年之歲入，減少一億九百萬元，歲出反增加八百九十餘萬元，收入中之各種稅收，一律激減，而大藏省證券之發行及借入金限度額，已內定擴張至三億五千萬元，（現在二億五千萬元）前因議會解散，七年度預算，仍照六年度編製，尙未正式成立，僅就內務方面而言，七年度預算，約一億八千萬元，竟增加八千萬元，而今日國庫內，既感不足，且自上海事變以還，聯盟各國，多傾於急進化，日美匯兌，突然狂跌，各種股票暴落，銀行匯水，亦隨之而大變，全國各地，市場清淡，金融界不免發生影響云。

四二九、倭寇遷怒外人 滬案發生以來，日浪人屢有向西人滋生事故者，迄今又以國際局勢對彼益形不利，遂以對華暴行之餘，遷怒於外人，

字林報云：「南浸禮會所辦順德女校，在白保羅路六號，星期五上午，有該校美女士馬羅偉，偕美教士鐵浦敦返校視察，至校後，見門窗多破，什物凌亂，天井牆畔有一洞，用皮帶引水外流，當將皮帶割斷，頓有圍白色臂章之便衣日人數名入室，時女士一人獨在，一日人遽以手杖猛擊數下，另一日人則握拳毆女士面部，旋有一能操英語之日人前來詢女士姓氏國籍後，始准其去校，聞女士已呈報美總領事，請提出抗議，現因神經刺激過度，已偕其姊於昨晨（五日）乘柯立芝總統輪赴香港靜養，」七日大美晚報云：「美商務委員勞勃生，星期六（五日）下午乘汽車視察虹口一帶，駛至老靶子路，車行甚緩，且以讓道故，被迫駛上路邊，仍爲日海軍汽車撞壞車身與護欄，日兵談笑自去，勞氏遂踵之至北四川路營房，向司機水兵理論，遽有日浪人出而干涉，將汽車夫拖去，

羅氏手甫觸及一浪人之背，卽被毆擊，幸日水兵出而攔阻，置身於羅氏與浪人間，始免受重傷，並得返車開駛而去，但日水兵並未約束浪人，致羅氏將行，又被浪人從車窗伸手入內，毆擊一拳……我方軍事徒以準備未竣，致令跳梁亾醜，尙有餘裕，辱及友邦僑華士女，亦我國所應深表歉意者也。

三月八日日俄將起誤會說

四三〇、軍部公布之今日戰報 十九路軍後方辦事處，八日下午六時，接前方參謀處長趙一肩電稱，(一)敵人千餘，於六日進攻黃渡，被我〇師〇團迎頭痛擊，死傷極衆，相持至七日晚，敵敗退，回南翔，(二)本(八日)晨，敵兵四百餘人，復到黃渡偵察，旋即退去，(三)嘉定正面，有敵約一團，於七日上午，進攻朱家橋，我軍與之激戰竟日，結果，敵

軍今(八日)晨敗退，情形極爲狼狽。又：某機關昨得前方情報云：「本
日(八日)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日騎兵約三四百名，向太倉以東陸渡橋進
攻。現正在激戰中。」又：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九日接到前方蔣總指揮
光鼐來電如下：「十九路軍辦事處范主任并轉吳市長及外交部辦事處鑒
：昨(八日)下午，有敵騎兵數百進犯太倉以東之陸渡橋，被我軍擊退，
今(九)晨，又有敵二千餘來犯陸渡橋，有侵我太倉之企圖，現據確報，
敵昨(八)日有兵數千，在瀏河登陸後，有續向西進模樣，敵一面進兵，
一面對外宣佈停戰，以欺騙國聯，狡譎卑劣，至爲可恨，望將其陰謀，
迅行佈露，毋爲所欺。(下略)」又南京電：「崑山電：佳(九日)晨日騎兵
二百餘，在太倉方面偵察地形，被我發覺，俘兵一，戰馬十餘匹，繳步
槍二十餘枝，餘敵紛潰，並據九日由崑山來京某軍官談，我軍自退守第

二道防線後，與敵並無激戰，僅前哨小衝突，兩日來更加平靜。」

四三一、上海市府發接管戰區照會 前曾謠傳戰區將由中立國派軍維持，一說由工部局担任管理，不知既無法律之根據，何來實施之可能，上海市政府爲糾正聽聞，特發照會日領事函如下：致日本總領事函：「逕啓者，查本國軍隊，業已撤離吳淞江灣閘北等區，所有關於各該區之公安衛生公用等業務，亟應繼續維持，本府職責所在，決令行主管機關分別辦理……相應函達，請煩查照……」又各國領事方面，亦有通知云。四三二、我軍通訊員談話 「遠東社記者，昨晤新由前方抵滬之某旅部通訊員某君，詳詢前方情形，蒙見答如下，某君首稱，崑山蘇州及滬上，頗多謠言……甚有言黃渡崑山太倉均已失守……其實……數日來敵人雖屢次猛攻我黃渡，推其用意，無非以我軍後退，乘我防禦工事尙未完

成之時，緊迫窮追，希圖衝破我軍陣線，其實我軍第二防線，各處防禦工事，早已先時佈置週密，此蓋爲兵家應有之準備，故當退抵第二道防線時，卽嚴陣待敵，故敵人屢攻不逞，現黃渡仍在我軍手中，某君並告翁旅長退却時情形，謂一號奉令退却，將士雖願誓死守護炮台，但因戰略關係，已先準備退却辦法，二日晨，主要部隊向瀏河，一部向嘉定，由掩護部隊先行，翁旅長及衛隊義勇隊隨行者約七百人，論危險則確屬危險萬分，掩護部隊行未遠，卽聞槍聲，辨其性質，知係前方敵人與我軍接觸，故猛衝而進，敵卒崩潰，翁旅遂安全於二日抵達嘉定……又云：翁旅作戰月餘，全部死傷不及三百人，以每日計，死傷不過數人而已，現嘉定係屬空城，因敵我兩軍，現均未佔守，嘉定曾得而復失者二三次，現則成爲兩軍對峙之地，太倉則甚安全，末謂，我軍此刻，本有奪

回南翔真茹之可能，惟因此刻戰爭目的，在消滅敵人主力，非注重於爭奪一城一地，敵軍現每日仍不斷進攻外，一面向某方集中，將於日間大舉總攻，我方亦能深知敵人用意所在，嚴重警戒，俟敵來攻，則痛擊之，候擊破其主力後，則收復淞滬，自非難事云云。」

四三三、江灣痛狀 自日軍進攻江灣後，昔日繁盛之區，今日已全成焦土，日日社記者，於昨日上午十時，驅車由虹鎮繞道至江灣，沿途無數難民，均返吳淞江灣一帶……記者車至虹橋鎮時，即見前面類似一日軍官者，率有穿日軍服者數人，攔住行人，先經口詰「你是那裏人？到什麼地方去？」再經詳細搜查，認為確無疑，始准通行，記者亦受同樣詢問……至江灣鎮時，昔日高聳雲霄之鐘樓，今日但見一片焦土，東北角隅，存危樓一角，巍然獨立，車站僅存一角，車軌業經修復，小火車

一節，尙停靠該站，對面之楊柳數行，折損不堪回首，田中炸痕纍纍，爲作戰時日軍飛機之所擲，最爲痛心者，屍身盡成白骨數根，似已爲野犬所唾棄過勞動大學折入江灣鎮，該處已全部被燬，萬樂橋一帶均成一片焦土，東大街大寺前全鎮最盛之區，今已零落萬狀，第見幾朵烽火牆而已……而日軍數人，跨馬馳騁，方興無窮之樂也，江灣鎮上河水，均已發臭，作殷紅色，東嶽廟前之小河亦有兩屍，屍皆向上，頭部已斷，似係死後拋入河中，某木行前，有一幼孩之屍，牛郎廟前之河中，尙有兵士屍身數具，迄未撈起掩埋，該處中日兩軍，曾支持數日，彈痕甚多，戰壕猶存，河水亦成青紫色，腥臭不可聞，並見有不少軍用品，尙未收檢云……」

四三四、廣州通信：張發奎軍，由桂出發援滬，刻聞關於招集舊部與籌

款兩問題，已獲解決……業於六日向湘邊挺進矣，張軍出發之後，桂省之第四集團軍繼續出師援滬，聞亦在計劃中，最近桂軍當局，經由李濟深先後派徐景唐·李民欣·葉琪·黃紹雄等南來接洽，聞亦已有具體辦法……黃紹雄則除與兩粵當局接洽外，並奉中央命令，返桂組織後備軍，準備北上援應·黃氏已先覆電洛陽，就後備軍總指揮職，電云：「支日奉汪院長江電開，本日國府命令，特派黃紹雄爲後備軍總指揮等因，紹雄猥以菲材，際國難方殷之候，正疆場效命之時，力實勿勝，義難反顧，業定日內返桂稍事屏擋，卽首途來京，稟承一切……」黃氏發出就職電後，訪李宗仁……并赴南甯與白崇禧切實磋商在桂編後備隊事宜……一經編竣，卽可上戰陣矣。」

四三五、國聯日代表狡辯 日內瓦電：「國聯議會中，關於中日問題之

辯論，繼續數日，今晚始告結束，起草委員會，現已辦理整理各種議案，而編製一總議案之工作，以便提交議會，作最後之考慮，大約議會將於星期四日復開……旋議長請中國總代表顏博士發言，蓋以此會現漸扼要點也……顏博士離席趨至講台之前，轉向會衆而立，在會場肅靜空氣中致詞，首謂與會者，應渠請求，惠然出席，至可感謝，發言者幾無一不發擁護國聯會章之言論，國聯議會，應首先注重會章第十五條下之調停辦法，渠對此點，固亦贊同，但五個月以前，即已從事調停矣，效果如何，爲吾人所共曉，中國希望議會，竭其在會章第十五條及其他條文下之他種能力，渠以爲英代表西門所略示之宣言，將來提交議會時，不過如美國務卿史汀生一月八日所發之諜文耳，中國態度，說者不能明晰，致意見甚爲紛亂，實則中日爭點加以武斷之行爲也，但國聯會章被破

壞矣，中國二十萬方哩之土地，被外人破壞會章第十條而強佔之矣，日本且不允提交公斷，致與會章抵觸矣，此皆顯明事實也，今國聯必須告向日本曰『撤回日軍，容吾人以吾人所承認之方法，助爾解決對華爭點。』查國聯成立李頓調查團之議案，明白規定日本關於撤軍之擔任，不因調查團之組織，而受影響，今日本不撤兵，反促成滿洲獨立之運動，實則日軍撤退時，則此運動即傾覆矣云，顏博士最後，向各發言人道謝，以其表示對於當前難題之高尙意見也，並曰發言者，僉謂國聯將擁護會章，余代表中國，謹向議會重伸此請云。顏博士發言既畢，議長請日代表佐藤發言，佐藤亦從演壇致詞，略述日本案情，謂日代表松平之議論，及日代表送交國聯之文件，業已明白表示日本之態度，日本之所以有軍事行動者，因其國人受危害也，舍此無他道，日本既不欲用武力解

決對華爭端，亦無破壞中國政治與土地獨立之意，日人今所爲者，他國已先爲之，且將繼續爲之，中國非任何他國可比，與歐美任何國不同，試問世界有任何國以排外情感爲其外交政策之根據者乎，佐藤又謂日本不欲施用軍事壓力，渠願見上海時局，由各國會同依照事實而解決之，日本自始即擁護國聯，並履行會章之規定，日本願見會章完全與整個之實施，但以編製會章者之精神實施之，日政府完全感謝國聯行政會之努力，並感謝美國及在滬會同他國冀復和平之美代表云。」又：南京電：「顏惠慶有長電報告：除錄會場辯論情形外，對國聯形勢，及滬案意見，均有見解，歸納要點，（一）此次停戰係接受國聯勸告，若此時單獨接受日方條件，則國聯開會爲無意義，應俟國聯調查團到滬調查後，方能開中日談判，（二）大會對於吾國報告各節，與滬領事團四次報告國聯情

形，無甚差別，對吾同情無疑，(三)大會已證明日方外交官所有言論，與滬方軍事首領之行爲，不相關顧，未謂如日能先將佔領吾境之軍隊撤退，亦未嘗不可先開談判云。」

四三六、顧維鈞對國聯意見 顧維鈞博士，於三月八日，發表對於國聯大會之意見，原爲英文，茲爲譯錄如下：代表列強在國聯大會發言者，間有對於遠東之糾紛情勢，雖屬極力設法，使其緩和，惟對於日本顯然違背國聯盟約一層，似乎反爲漠視，夫中日兩國，均爲國聯會員，而日本竟侵犯中國領土，已五月有奇，且尙繼續進攻，計日軍所侵占中國之區域，其面積倍於德國，雖經國聯行政院議決，令其退出，仍抗不照辦，按遠東現在情勢，不獨對於中國一國在國聯立場所應享會員之權利有所關係，卽對於國聯本身之將來命運，亦極有關係，夫倡言居間調停以

爲解決糾紛之初步，雖屬甚善，惟現在滿洲及上海之日本軍隊，有立即撤退之必要一層，絕無調解之餘地，至國聯要求撤退日軍之議決案，無論國聯有無實力執行，而日本之侵犯與佔據中國滿洲及其他部份，卽爲違背國聯盟約，此種事實，殊不無輕予縱容也；尤有極關重要者，此次國聯大會，爲恢復國聯之權能及其威信起見，應將此種事實，顯爲聲明，並令日本將其當時承認國聯行政院上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九日兩次議決案時所包含應允撤兵一層，切實履行，按國聯大會有權且有義務設法使行政院之權能，愈加有效，其法當將行政院之建議而業經當事國承認者，堅持實行，故此種聲明，不特與公道原則，並無妨礙，且可將行政院所採辦法，爲大會完全讚同及國聯全體公意之表示一層，使日本愈爲明確瞭解也，至將此次爭端之是非曲直澈底考核一層，當然可聽現已

首途來華之國聯調查團辦理，惟日本延期撤兵一節，殊無理由可予容忍，就事實上言，行政院各該議決案之條文，已極爲明顯，日本之應立即着手撤兵與調查團之工作，係判然兩事，今若離日本無理佔據中國領土之本問題，而藉他項問題從事搪塞，其結果惟有使國聯威信愈加下落耳，尤有可駭異者，國聯竟向中國與日本同樣提出忠告，要求將國聯根本原則，再予切實履行，查自此次爭端之始，中國卽已訴之國聯，且曾聲明，不加保留，尊重國聯決議，是則中國已以國聯會員資格，將國聯盟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之條款，忠實遵守，故現在如有實踐和平原則之必要，則須實踐者，唯有日本一國而已，蓋世界之新趨勢，正以和平原則爲基礎也。

四三七、國聯滿洲調查團將來華 「東京電：國聯調查團抵此一星期中

，逐日忙於宴會與會議，並與日當局及非政界名人，作私人談話，交換意見……於三月一日在神戶乘阿丹姆斯總統號赴滬。」

四三八、俄政界之聲明 莫斯科電：「蘇俄中央執委主席迦里甯，今日聲稱，以各種方法保全和平，乃蘇俄對於遠東事件，全部政策之着一基礎條件，如任何資本國危及俄國人民之重要利益……全國將以吾人願奮鬥到底爲言……」

□三月九日日又提停戰照會美對日經濟絕交傳將具體化

四三九、賊軍淫威下之前方民衆 本社訊：「崑山息，現據鄉人報告，敵壓迫當地人民，拆毀瀏河汽車站，改築飛機場，而連日浮橋地方，到有敵軍六千餘名，壓迫民衆懸掛日旗，並威迫開市，新塘市之日軍，四處放火，備極殘酷……」云。

四四〇、賊圖太倉不逞 京電：「軍息，佳夜灰晨，日軍數次襲太倉我軍純取守勢，未與大戰，白鶴港一帶，發現敵騎兵甚多，似將包抄青陽港南路，進犯崑山，」又「某機關據報，滬日軍總數達十三萬人，內陸戰隊萬人，便衣軍三千，餘均日第一二三五九十一十四等師正式陸軍，飛機約百五十餘架，軍艦在中國領海者六十五艘，交通方面訊，崑山佳晨，聞炮聲甚厲，夜間發現日飛機八架，全城息燈，又太倉城被日炮火猛攻，東南城角被轟毀，城內有處起火，居民黑夜奔逃。」又大美晚報云：「日軍右翼在瀏河嘉定間者，現由加藤所統之第十一師團防守，該師團中之一旅團，現設司令部於嘉定，瀏河西南六哩處，現有日兵防營三所，每處以一中隊或多於此數之步兵守之，日飛機飛於瀏河區之天空者，據報未見有華兵，日軍現信華軍現集中於崑山境內，日第十四師團現

防守南翔至黃渡線陣之中央與左翼第九師團則駐於上海及四周之營內，聞日軍刻正迫令華人在南翔填地，築造飛機場，……」

四四一、黨國要人其聽諸 法文上海日報云：「昨日（九日）白川司令在司令部招待外報記者，白川不諳英語，由其舌人傳譯，記者常叩以上海最近情形及日軍佈防現狀，據云，中國報紙所載戰事消息，全屬宣傳作用……日軍並無前進之意，因日軍來滬目的，在於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今此目的既達，自無重新作戰之必要，而且中國方面所到之援軍，亦並無如華報所傳之多，實在戰事確已終了，因中國方面能在前線上作戰之精銳軍隊，自經過值得贊美之勇敢抵抗以後，終於敗退，現恐無新批軍隊，敢於前來冒險作戰也，中國軍官，鑒於此次戰事，日本軍器力量之強，定必獲得不少教訓，深知若再有軍事行動，亦僅塗炭生靈而已……」

：現在時局之解決辦法，繫於外交戰場，我日本軍人此後一切惟政府之訓令是聽，茲所慮者，爲中國不久尙有新的內戰發生，一方面廣東軍隊將與蔣介石軍隊作戰，（此種特別之軍隊名稱，吾人聽之，曷勝痛心！幸白川所云：全屬間離作用，非實事也。）一方面江西及湖北共產黨又復大形活動，而有危及漢口之虞，目前戰線上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相隔最近者，不過三十公尺上下。」

四四二、前海相安保來滬 「外息，日本前任海相安保大將，偕同川少將，澤本大佐，鹿江少佐，乘上海丸由日本來滬，已抵上海，將往前線視察軍隊，」又大美報云：「日陸軍第十四師團已代第九師團接防前線，第九師團日內將開回上海，在平涼路司令部休息，第十四師團乃本月七日在張華浜登岸者，共有將士二萬人左右，內含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兩

旅團，以第二第五十九第十五第三十步兵聯隊編成，……」南京電：今日下關日艦排隊游弋下關住民大恐，紛議徒避，由外部非正式派員往日艦詢問，據丹下艦長答，爲活動輪機與略事操演而已，按南京日僑寥寥，有之均在艦上。」

四四三、我方軍官談話「崑山電：記者九日冒險赴前線視察，見士兵均在戰壕內，態度異常沉着安閒，雖雨打風吹，毫無倦容，我軍將士之勇敢精神，殊可欽佩，據某高級軍官談，日來此間前線異常沉寂，卽小接觸亦無之，日軍既不敢向我軍進犯，我亦奉命遵國聯勸告，堅守陣地，暫不前進，但據探報，敵方宣稱，將於十日向我軍進攻，以崑山爲目的地，敵雖大言不慚，我亦有備無恐，敵如來犯，是自取滅亡，蓋此次與在滬之戰略，迥然不同，此處係平原之區，小河汊墳地小坵，到處皆是

，爲天然戰場，敵所恃唯一利器之大炮坦克車，絕無用武之地，騎兵亦難施展，飛機如欲毀壞我陣地，亦未必能毀，至於步兵，我一萬人克敵二萬人，亦殊易易，現我上自總指揮軍長，下至士兵馬夫，莫不抱必死之心，不怕死，不要錢，是我軍素具精神，如敵來犯，正合我懷，摧敵既非難事，反攻收復失地，亦殊有把握，蓋我軍攻更利於守也云云。」

四四四、日方提議停戰 上海停戰問題，日方力主舉行圓桌會議，我方堅持在日軍未撤退前，不願談判，茲據外交界消息，日方昨晚已有新照會遞交我方，上海停戰會議，因之又再在進行中……外交次長郭泰祺，昨夜已電洛陽行政院長汪精衛及南京外交部長羅文幹請示，更據英美方面消息，日本曾邀請關係國代表參加會議，英公使藍溥森及美公使詹森表示不願……」又訊：「記者連日，晤英法美要人，咸謂滬案有和平之趨

勢……至日本犧牲中國領土之惡計——將淞滬佔領區域擴充萬國租界一節，列國並不領情……吳淞中國曾自開爲商埠，各國經商，原無限制云……」又東京電：路透社今日探悉，「日政府已訓令國聯日代表佐藤，提出關於上海日軍撤退問題之中國態度事件，聲明中國不特拒絕無條件的休戰，違反國聯議案，且要求日本先撤兵而後休戰，並聲明非至有敵對行爲完全停止之保障後，日本不能考慮撤回其軍隊，日政府同時又訓令駐華日使重光，再行努力，協定休戰，以此爲圓桌會議之初步。」又：日方照會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由日使重光葵交英藍使面致郭次長，原文如下。「日本駐滬軍政當局，今準備依據三月四日國聯議會決議案條文，與中國當局開始談判，現在前線形勢堪慮，亟宜立即成立具體協定，以便實現完全停戰，及繼以討論並決定撤退日軍辦法，日本當局認爲

日方對於此事之態度，已爲中國當局所知曉，惟自國聯議會通過上述決議案以來，迄未聞中國當局對於上述國聯議會通過之決議案有何表示，日本當局今願鄭重聲明，準備根據該決議案進行談判。」

四四五、國聯決議成草案 日內瓦電：經中國請求召集以便解決中日衝突之國聯會特別大會，於一再討論之後，由其主席團草定一種決議草案，爲辯論之結束。（按該草案至十一日完全通過，茲錄全文如下：第一節大，會認

爲國聯會盟約之條文，完全適用於本案，其中特別可適用者，尤爲（一）嚴格尊重條約之原則，（二）國聯會各國會員，均承諾尊重並維持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防止外來侵犯，（三）將相互間之一切爭端，須遵用和平解決之義務，大會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宣言中，白里安所設定之原則，作爲大會之原則，大會追述此項原則，行政院十二委員，在其二月十六致日本之要求書中，曾重行援用，大會宣言對於盟約第十條之任何侵犯，國聯會各會員不能予以承認，大會以爲此項約束國際邦交之原則，以及和平解決糾紛原則

，均與巴黎非戰公約，完全適合，尤以該公約之第二條爲重，因該條規定「締約各國互允各國設有爭端，不論如何性質，因何發端，祇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之。」大會於預備採取決定，以解決其所受理之爭端以前，特聲明上開各項原則及規定，均有強制性質，並宣言國聯會各會員，對於違反國聯盟約及巴黎公約取得之地位條約及協定，均有不予承認之義務，第二節，大會確認遠東衝突，如在當事國一方兵力壓迫之下以求解決，則爲違反國聯會盟約之精神，並回溯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行政院採取之決議案，以及三月四日經大會通過並經雙方當事國贊同，關於敵對行動立即停止，並撤退日本軍隊之決議案，大會知悉聯合會會員於上海有關係各列強，表示準備充分協助，並請求各該國於必要時，通力合作，以維持撤退區域之秩序，第三節，大會鑒於一月二十九日，中國請求對於中日衝突，適用盟約第十五條，緣二月十二日，中國政府請求，將此次爭執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九項提交大會，以及二月十九日行政院之決議，接受處理中國請求書中所開衝突之全部，應負有適用盟約第十五條所定調解程序之義務，並於必要時應負有適用同條第四節「說明建議」手續之義務，因此大會決定設立一種十九人之委員會，以大會主席及行政院雙方當事國以外之會員，以及用

祕密投票法選出代表六人組織之，該委員會，以大會名義，並受其監督，而行使職權，其任務如下，（一）對於停止敵對行動，及遵照三月四日決議案，訂立協定，以停止敵對行動，並規定日本軍隊撤退等事，應從速作一報告，（二）對於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之履行，加以視察，（三）經當事雙方全意，並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之規定，從中預備解決爭執之方法，並作聲明提交大會。（四）於必要時，得向大會提議徵求海牙國際法庭意見，（五）於必要時從事預備第十五條第四節所規定之報告書草案。（六）建議一切似屬必要之緊急辦法。（七）並須從速向大會提出第一次報告，其期限至遲不得在五月一日以後，大會仍繼續其會期，遇必要時，主席得召集開會。）

（編者按：此次我撤退後，一般人士均爲之極端扼腕，蓋已知國聯會議，必因此而消失其全部勇氣，而對日逡巡不敢決斷也，此草案全文，其中最顯著之缺點，卽不標定日方撤兵日期，以致最占重要之關鍵，仍無切實辦法，至於最後嚴勵制裁——經濟絕交，更無論矣）

四四六、美國對日經濟絕交傳已具體化 日文中外商業新報接紐約聯合電云：「美國……對日經濟絕交，已形具體化，全美實業家所組織之對

日經濟絕交協會正式發表宣言，設總會於紐約，該會以馬爾庚商會會長辣蒙德之女哥利士辣蒙德，與大實業家威廉雷浦等爲領袖，會中主要人物，皆爲全美著名實業家，各州亦同時開始組織分會……其宣言之內容，謂日本若掌握滿洲之支配權，在中國占有優越地位時，則日本將侵略中國本部及東三省之煤鐵等豐富資源，日本軍事機關與軍閥，得此鉅大之利益，更將進而擾亂全世界之和平秩序，故吾人應及早壓制其不能活動，原來吾人之所以對抗日本者，使彼深悟凱洛格非戰公約九國條約及聯盟規約等，決非單純理想的表現，以爲實行不可能也。」神戶日報云：「犬養首相及芳澤外相，因鑑於美國政府與美國民衆，漸增排日氣燄，恐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急謀補救之策，擬派特使赴美疏通，但政府部內，以美國反日空氣，非常濃厚，恐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挽回，故尙未

正式派遣何人云。」又東京時事新報載：「日本海軍少將匝瑳胤次，近著『日美之危機』一書，歷據日美抗爭之史實，巴拿馬運河之開鑿，排斥日本移民，提倡對日經濟封鎖，使日本孤立等事實，並引滿洲事變上海問題爲證，極力攻擊美國，末述日美衝突之不可避免，與萬一發生衝突後，二國兵力之比較，警告日本國民之準備反抗，又指摘美國容喙上海事變與反對滿洲新國家等，頗爲激烈。」

四四七、僑胞崇十九軍爲岳武穆 上海華僑救國經濟委員會，華僑聯合會，近接某埠僑胞匯來，慰勞十九路金三萬元，慰勞辭二一紙，情辭懇摯，照錄如下：

一、「……貴軍精忠衛國，僑民感泣，挫頌日之驕焰，爲祖國之干城，列強視線轉移，國際地位提高，炎荒僑庶，莫不欽服。敬由和豐銀行，電奉菲儀三萬，請林有壬君聯同許冀公劉

士木爲代表……竭誠慰勞……蔑蔑之數，譬如勺水，無當萬一，亦聊以盡僑民愛戴之赤心耳，懇望再接再厲，誓死抵抗……共策逐寇之勳，免爲亡韓之續，江天在望，熱血飛馳，書不宣意，敬祝勝利……」

二、「自張學良發明亡國之不抵抗主義，數小時間，喪失錦繡河山數十萬方哩……日本軍閥·以一概百，謂我國軍政當局，無國家思想，我武裝同志，無一擊價值，此誠吾華之大辱奇恥，吾同胞之所椎心泣血者也，我十九路軍毅然奮起……自衛……使暴日受未曾有之大創，祖國雪百年之積憤，我第五軍暨協同作戰諸將士，不屑爲禍國之地盤割據，不屑爲無恥之實力保全，分懲醜敵，同建殊勳，其偉烈之昭垂，斷非歷年來任何內戰，或即任何革命，所能比擬，此僑胞所以不遠萬里，電託同人，敬向貴軍致最誠敬最熱切之慰勞也，代表等深知僑胞內心，惟知愛國，其崇拜貴軍也，非有所私於貴軍，凡能悔悟其不抵抗之罪惡，改變其怕日本之奴性，誓死抗日如貴軍者，僑胞均將崇拜而擁護之……代表等深信貴軍必能殲日到底，且信貴軍能以衛國精誠感動國賊，翻然醒覺，繼起作戰，不再擁兵坐視，自貶爲萬世唾罵之秦檜也，貴軍爲百代馨香之岳飛，代表等謹以最熱情向貴軍行最敬禮！華僑慰勞代表劉士

木林有壬。」

四四八、傀儡政治今訊 北平電：「外訊，溥儀今日下午二時在長春舉行偽建國典禮，到張景惠·臧式毅·熙洽·趙欣伯·馬占山·文武官吏約二十餘人，外賓爲內田滿鐵總裁·本莊繁·及森司令官等，下午三時，溥由贊禮官導入偽御座，受參列各員三鞠躬禮，并由張景惠捧呈偽國璽。」又「長春電：溥儀乘專車於午後三時抵此，車站月台上有少數要人歡迎之，均向行三鞠躬禮，日總領事森氏與馬占山均在其列，與溥儀同來者，有其妻及其他二婦，並張景惠等，車站外觀者甚衆，多屬蒙人旗人，且有於溥儀汽車過時向之叩首者，今日此間太陽旗與五色旗飛揚各處，晚間且將強迫懸燈慶祝。」又訊：「偽國正副國務院長決定爲鄭孝胥·袁金鎧·各部長亦完全定人。」

三月十日日謀先談判後撤兵

四四九、外委會決遵國聯決議容納調停 南京電：「外交委會以郭泰祺九日夜電外部報告，英美兩使擬提調停滬戰辦法，並有所請示，十日下午三時在外部開會，蔣作賓羅文幹等均出席，各委咸主遵照國聯大會決議，爲進行解決原則，聞十日晚已由外部分電滬顧維鈞郭泰祺日內瓦顏惠慶等知照。」

四五〇、郭次長答覆日提議 郭次長今午請英藍使轉致日使重光葵覆文如下：「中國政府業經接受三月四日國聯議會決議案，現準備依據該決議案條文及中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博士所聲明之下列諒解，（一）此項談判，僅限於有關實行停戰及日軍完全撤退之事件，（二）撤退不得附帶任何條件，與日本當局進行談判，中國政府曾經由其在日內瓦之首席代表宣

示，爲上述原由及根據上述諒解進行談判之準備，並對於此項事實認爲日本當局業已完全知曉，三月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由英公使藍溥森爵士轉到日本當局來文，表明日本當局亦同樣準備進行上述之談判，因此中國政府認爲此項談判已有開始進行之途徑。」又：關於昨晨（十日）東京路透電稱：日方指中國當局阻礙停戰及撤退日軍之談判一節，外交次長郭泰祺氏，今特發一宣言云，「中國方面，業經在本地及日內瓦明白表示，準備談判，中國不特接受二月二十八日甘特旗艦之協商案，與同月二十九日國聯行政院主席彭古之決議案，即國聯議會三月四日之決議案，亦經接受，日本當局暨其在日內瓦代表佐籐，詎能不知，昨日以前，我方最後所接日方之通知，即所謂『立即停戰之基本條件』，三月二日，由克萊提督所交來者是也，我方當以其與二月二十九日英方代表報告國

聯行政院及彭古決議案用爲根據之甘特協商案，大不相同，立即宣言，不能接受，抑更有進者，日本雖接受國聯會議之三月四日決議案，中國仍不敢認爲日方有準備進行停戰商議之誠意，蓋有鑒於日本雖曾迭次接受國聯行政院九月及十二月之決議案，而終不履行也，中國方面態度，始終一致，茲鑒於昨日日方之通知，或可早得圓滿之商議，此則甚所希望者也。」

四五一、賊軍近狀 十日下午八時電云：「南翔敵二四混成旅回江灣大場一帶，十一師團由嘉定調瀏河，二八旅在瀏河登岸，二七旅在滬上陸，九師團一部在翔，并固築陣地，民寨被掘無數，嘉定敵設旅司令部，朱家橋有敵哨兵出沒，婁塘有敵兵四百盤據，白川鹽澤八日在翔寶康醬園會議，街上現滿佈日軍，」又：「十日午，敵五百襲太倉，經我軍抵

抗擊退，斃敵數十。」又：「日兵佔嘉定後，四出暴行，居民不甘屈服，日兵乃將民房縱火焚燒，自十日下午一時起，迄未稍殺。」

四五二、據常熟十日下午六時電云：「第□軍王金鈺部抵太倉，浮橋陸渡橋之敵退瀏河，十日楊林口茜涇口外均無敵艦，我軍現在□□一帶佈防，聞各河均安。」

四五三、日方竟欲先談判後撤兵 本埠日文報每日新聞載東京電通電云：「日內瓦聯盟總會，對於日本之撤兵上海，是否附有政治的條件，頗爲懷疑，我政府（日政府）爲表明上海撤兵之方針，已訓令日內瓦之代表部，我代表（日本）於本日（十日）一般委員會，將提出聲明，以緩和聯盟之空氣，其聲明內容如下：「一」日本撤兵於上海方面，並無何等政治條件之意志，惟與中國戰鬥中止之協定確立後，即開始撤兵，但爲謀上海

居留民之安全，以最少限度之兵力，駐屯租界內，(二)所謂戰鬥行爲中止之協定，卽爲中國軍不侵入於一定區域內之期間，在上海開圓桌會議，至上海保全協定成立爲止，或中日兩軍不至發生衝突爲止，卽行撤退，以上二種聲明，不獨緩和國際間之空氣，且可促成上海圓桌會議之召集云云。」

四五四、日對國聯決議尙欲不投票 東京電：「路透社今日探悉，日內瓦日代表團已向日政府請示對於國聯議會議案所應採之態度，據負責方面稱，日政府現將發訓令，囑日代表勿投票，因日政府認此議案間接涉及滿洲時局也，同時並囑日代表說明日本之立場，而否認會章第十五條在滿案上之適用，其所持之理由，爲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會所通過之議案，已規定此問題業已結束，須待接到調查團報告書後，始再開議也，

調查團今日午後由神戶乘大來船阿丹斯總統號，前往上海。」
四五五、外部爲僞國事件照會日方 「爲照會事，准二月廿八日來照，對於本部二月二十四日抗議日本贊助所謂東三省獨立運動，去照多所聲辯，茲再以本案之真相，表明貴國政府及官員應負之責任，查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國政府任命軍民長官在東三省行使職權，中外人民，安居樂業，從無驚擾之事，自九月十八日以後，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在東省強樹軍權，推翻中國行政機關，令中國人民爲非法之組織，其僞省政府及其所屬財政交通等各僞機關之領袖，雖屬華人，但其就僞職，實由貴國政府及官員所威脅，間有少數叛徒，亦係受喉使，完全爲貴國政府及官員所利用，而各僞機關實權，則皆操諸所謂顧問諮議之手，該顧問諮議，又全係貴國人，均爲貴國政府及官員所派定，貴國方面，復

派員將廢清帝溥儀由天津挾持赴東，竟於本月九日就僞職，成立傀儡政府，足徵貴國政府及官員，對於上述非法舉動，不僅如佐藤代表在國聯行政院所稱予以贊助而已，且實爲其主動者，此爲舉世所知，不容掩飾之真確事實，乃來照謂與之並無何等關係，實屬欲蓋彌彰，佐藤代表在國聯行政院宣稱日本政府贊助所謂東三省獨立運動之不合，已於二月二十四日去照詳切聲明，而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前，東三省居民及外僑之安全，中國政府任命軍民長官，保護周至，無可訾議，茲來照復有所藉口，以爲佐藤代表所言之辯護，是欲誘卸九月十八日以後日軍糜爛東三省各地之責任也，尤屬不合，總之，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顯係破壞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故在該項日軍未撤退期間，中國政府，對於在該處建立之所謂獨立或自主政府之舉動，及令中國人民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

，仍絕對不能承認，應由貴國政府負其全責，相應再行照會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今日發）僞國事件，外部已迭提嚴重抗議，茲並日方先前復文，附錄於次：（一）致日本公使照會，（二月二十四日發）爲照會事，近日據報，在日軍侵佔中之東北各地，有所謂獨立運動之積極醞釀，而國聯行政院二月十九日開會時，日本代表佐藤，竟聲稱日本對於東三獨立運動，頗表同情，并予以贊助等語，查中國政府，曾於上年十月二日正式聲明，在日本未正式交還其所佔領各地方城市以前，當地如有不合法之組織，日本政府，應負其責，中國概不承認，並屢次向貴國爲鄭重之抗議在案，又查上年九月二十七日，駐東京中國公使館丁祕書，爲東省建立中和國事，往晤谷亞細亞局長，據稱，已嚴禁日人參預，否則驅逐出境，嗣蔣公使關於滿蒙建國計劃事，又備文送貴國政府，聲明日政府在未撤兵前，對此應負全責，准復稱，嚴禁日人獎勵支持或參與華人樹立政權之策勵等語，乃近日所謂東省獨立運動之陰謀，較前益爲顯著，而日本代表佐藤，竟公然自承日本贊助此種非法運動，似此違反貴國外交當局之聲明，破壞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中國政

府，絕對不能承認，所有自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後，在該處建立所謂獨立或自主政府之舉動，及令中國人民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日本政府，應負完全責任，相應再行提出嚴重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二)照譯日本駐華公使館照會，爲照復事，接准二月二十四日來照，所指關於所謂滿洲獨立運動一節，業經閱悉，查滿洲各地，所謂獨立運動者，應視爲係一向不滿該處政治情形之貴國人所爲之事，敝國政府及官員，並無何等關係，茲特說明，又准來照，以二月十九日佐藤代表在國聯行政院宣稱，日本對於東三省之獨立運動，具有同情等因，查敵處未接詳報，假令上項情形屬實，其意係亦不外表示上述滿洲各地成立自治運動，其發達之結果，使該處地方治安，得以恢復，當地居民及外僑，免受驚擾，爲日本所歡迎，並非表示日本政府對於上項運動有若何之關係也，相應照復貴部長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羅，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公使重光葵，昭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四五六、溥儀頒布偽國組織大綱 北平今日電：「外訊，溥儀今日下午發參議院長以次偽府各部人物任命令，並頒布偽國組織大綱，偽參議院

人選，決定議長張景惠·副湯玉麟·參議袁金鎧·張海鵬·貴福·羅振玉等。」

（附東北叛逆機關之組織及官員表如下，（甲）遼甯，（一）省政府省長臧式毅、顧問金井、諮議松本、黑柳，（二）市政府，市長趙欣伯、顧問中野、諮議後藤，（三）財政廳，廳長趙鵬第、顧問色部、三浦、大屋、中濱、南鄉、野間、（四）交涉署，署長羅鏡寰，（五）交通委員會，主席丁鑑修、顧問村上、金井、諮議山口、佐藤、古山、門野、加賀、瀧森、甲斐、小島、山本、吉永，（六）教育廳，廳長邵伸，（七）省政府高等顧問袁金鎧，（八）東北省銀行，行長吳恩培、顧問須藤、諮議白井、河上、竹內、福倉、紫田、黑崎、三澤、天野，（九）自治協會，會長于冲漢、顧問中野、中西總務處長雪子、結城、（工厂名）秘書源口、調查部長中西秘書戶倉、交際部長竹立、秘書木井、指導主任牧野、督察和田、秘書 *Secretary* 教師中野，（十）高等法院，院長趙欣伯、顧問阿比留，（十一）電燈廠，廠長大磯，（十二）遼甯紗紡廠，廠長王廣恩，（十三）實業廳，廳長梁玉書、顧問高井，（乙）瀋陽縣，縣長謝相蓀、科長長尾、繙譯（缺）洮南警備司令張海鵬、雙城子警備司令于芷山，（丙）奉海路局長丁

鑑修、總稽查土肥原、副稽查森田、總商顧問萬澤、特務顧問田中、商務部顧問池田、特務顧問早川、大橋、機務部顧問堀江、特務顧問井上、會計部顧問狹間、特務顧問近川、路警部顧問渡賴、特務顧問和田、吉川、(丁)奉山路局長關澤、(一)電報局監督金壁東、(二)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趙鵬第、顧問吳恩培、金井、(戊)吉林省政府、(一)省長熙洽、(二)財政廳長孫其昌、(三)實業廳長年彥卿、(四)教育廳長榮夢枚、(五)吉海路局長艾迺芳、(六)外交委員會處長謝介石、(七)吉長敦路局長金壁東、(己)黑龍江省政府、(一)省長張景惠馬占山、(現辦公處在海倫)(二)洮昂路局長萬咸章、)

四五七、國府召集國難會議令 洛陽電：「國府十日令云，國難會議前經改定二月十一日開會，茲據行政院呈稱，因當國府移洛，籌備不及，未能如期舉行等語，應即定於四月一日在洛舉行，此令。」

四五八、上海百餘同業請派重兵奮鬥到底 上海電：「本市礦灰廠業·海味雜貨業·絲光棉織業·飛花業·綢緞業·彩印業·南貨業·糖業·

棉市業·磚灰行業·參燕業·電器業·運銷石灰號業·絡麻袋布業·腸業，等一百餘同業公會，電洛陽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云：「（上略）自我淞滬防軍撤退蘇崑以後，日人得寸進尺，愈逼愈緊，前線軍隊，增至十餘萬人，軍艦五六十艘，飛機百五十餘架，此其志不在小，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讀中央歷次宣言，昭示國人，預備長期之抵抗，做公會以爲國事危遍至此，惟有以劍及屨及之精神，抱破釜沉舟之決心，與暴日相周旋，爲中華民族爭生存，若獨遲疑却顧，希冀和平，則和平已成幻想，仰望國聯，則國聯早同畫餅，嚮者東北四省，旣以不抵抗爲其囊括，東南半壁，復因抵抗之不徹底，被其蹂躪，再事遲延，則日人立馬於吳山之峯，走馬看洛陽之花，直指顧間事，銅駝荆棘，悔恨曷極，尙望當機立斷，毋再蹉跎，迅行檄調重兵，分道應援，一則出關以外

，一則浮江而下，務期廓清強暴之倭氛，盡返已失之侵地，并請簡派督師大員，以收指揮統一之效，誠能爲捍衛國土而戰，敝公會等雖至任何犧牲，亦當甘爲後盾而不辭也，臨電神馳，不勝憂煎待命之至。（下略）

四五九、上海訊：「本埠日日新聞云，昨日大藏省公布，三月上旬（一日至十日）全國十六主要港對外貿易，總計輸出二千九百五十七萬元，輸入四千四百三十八萬元，輸入超過千四百八十萬元。」

四六〇、大美晚報云：「中彈殞生之美航空家孝脫之遺骸，前曾經美領事署法庭委員克里塞爾檢驗，昨（十日）經下判，謂關於孝脫死因之證據，近於傳說，故對於其遇害詳情，置之不提云。」

四六一、香樵在平閱兵 北平電：「日駐津司令香樵，今晨在日本操場閱兵，參加計日官及日僑男女學生各二百餘人。」

附：日方發表之上海空軍戰紀

日軍此次藉飛機之力，阻礙我軍事進展，早爲世人所周知，茲將指揮日飛行隊海軍大尉小田原俊彥氏，對於此次上海事變身歷空中戰爭之顛末，揭載於大版朝日新聞中者，譯其梗概如下，足爲我國將來軍事行動之炯戒，亦可爲世界注意和平人士之參攷，「一月二十八日，因上海事態急變，在華北方面之我方飛行隊，奉命南下，至翌日，（二十九日）即翱翔於閩北天空，斯時我軍有水上機四架，正在抵制敵軍，惟敵軍雖衆，因乏飛機與我相抗，故受我方重大的脅迫，二月一日，我第二驅逐隊所組織的第一航空戰隊，亦懸加藤少將之旗，出現於上海空中，於是上海周圍，全被我海軍機所蹂躪，我攻擊機攜帶五百基羅格蘭姆之炸彈，飛翔於吳淞獅子林高橋等炮台之上，頻被我投彈炸燬，自是以後，連日搭載炸彈之戰鬥機，除轟炸炮台外，同時參加地上作戰，至二月五日，突然在戰線上，發現敵軍複座戰鬥機四架使我軍忽起青天霹靂之感，是日清晨，我第一驅逐艦隊，在吳淞口外洋上，約離七十海里之處，亦有偵察機○架，戰鬥機○架，陸續進發，參加閩北陸戰，其中由平木大尉所指揮之偵察機，與所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即開赴真茹蕪炸敵陣，不料與敵之哥爾水加式複座戰鬥機相

遇，遂開始空中戰爭，斯役也，雙方均無勝負，嗣後我方據各種情報，與中國人之傳言，敵方有飛行大隊，將從南京出發，然我軍慣於海戰，始終不易發現敵軍陸上陣地之所在，六日，方欲低飛偵察敵陣，忽有敵機四架，竟迫近我偵察機而來，然空中戰爭，在於奇襲，此時敵機反讓一步，悠悠上昇，冀飛上方射擊，值俯瞰地上敵軍之所大尉指揮飛機隊，仰觀上空，有綠翼赤體，翼旁塗以青天白日之敵機，似有攻擊我偵察機之狀，所大尉急向闌北地上投下炸彈，再飛高以應敵機，未幾，加藤二等航空兵曹所指揮之飛機，亦爲敵機所壓迫，而敵機忽見我戰鬥機馳至，乃轉身遠避，高隱北方雲間，時所機加藤機均向北方追擊敵機，平林大尉之偵察一號機，與田中大尉之偵察二號機，反復攻擊，彼我兩方，相距僅五十米突，敵機突以機關槍，連續發閃爍之炮，我方亦發炮應之，交戰數合後，平林機突然取反擊之勢，此役我軍竟得優勢，敵反敗退者，係我軍之善於應變有以致之也，嗣後我軍之戰鬥機，不復參加於陸上作戰，專備對付敵之飛行機，而敵機亦不再來，我軍爲先發制人計，於二月七日，佔據上海郊外之飛機場，使敵機無安身之地，而我機之使用更爲便利矣，敵機自失依據後，經一星期，未見其影，至十三日，忽接情報，南京方面敵飛行隊，行將來滬，參加作戰。

又據各種情報，謂廣東軍之戰鬥機爆發機，已抵長沙。（閱者至此，必歎我方軍事行動之不密）大約某日可到南京，而中國報紙與中國人，揚言廣東飛機於某日出發，受粵省官民盛大歡送，因此我方遂於事先，爲相當的準備，至二月中旬，探悉南京固有之飛機，亦將南來，吾人預料由南京至上海，直距離約百五十海里，度彼敵機之性能，必不能一氣由南京直到上海作戰，勢必在虹橋或蘇州停舶休息，故我方決從事兩地間之空中偵察，偵知敵方連日在兩地準備新設格納庫，我飛機昕夕伺候敵機之來，果於二十日，所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在蘇州飛機場附近空中，遙見美國最新式之波英克單座戰鬥機一架，疾馳西來，我軍遂踴躍進追，敵機見我機追迫，亦飛迴應戰，惟敵機之特殊性能，其上昇力較我爲優，故我方遂處於被動的地位，敵乃利用上昇力，飛至我機之上，窺我之隙，急降直下猛射，我機回身反擊，交戰約二十分，未決雌雄，旋敵利用快速力，飛向北方，我機因困於燃料，亦南飛歸隊，至二十二日，加賀小谷大尉所指揮偵察機，與生田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再赴蘇州偵察，適值該飛機場有一精巧飛機離陸，卽二十日與所大尉激戰之機是也，敵見我機飛至，仍如前日之狀，飛高至我機之上，急轉直降，脅迫小谷大尉之後，我方雖有偵察機隊，加入作戰，不幸指揮

官小谷大尉，突爲敵彈命中三發，指揮官機之銃手一等航空兵佐佐木，亦遭重創，機遂墮落，是役以望遠鏡探照縱敵機者爲中國人，觀敵機過於勇敢作戰，遂被我機射落，廿三日，我軍繼續使用戰鬥飛行隊，本擬破壞虹橋與蘇州之敵軍飛機場，迴念飛機場並無飛機，縱破壞之亦無所得，俄聞有粵機十八架，已飛集杭州，行將準備出動，於是我方爲先發制人計，急急編成襲空大隊，謀襲杭州敵之航空基地，由予（小田原）統率，連絡佐多大尉，安延大尉，所大尉，渥美大尉，等精銳攻擊機戰鬥機，祕密規定在離吳淞口百二十里之處集合，同時暗由航空母艦某某等進發，約定自翌日午前五時起程，直飛至杭州敵機之根據地，但此事最感困苦者，卽我飛機中應裝燃料的最大限度，與離根據地的附近距離地點二點，蓋恐深入敵之腹地，萬一發生障礙，必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境，故當時頗爲焦慮，第已奉命必行，故亦不計成敗，於是由攻擊機隊，掩護戰鬥機出發，隱密溯錢塘江口而上，在晨光微曦中，突飛旋於杭州城天空，俯瞰杭州城外覓橋飛機場，已瞭然在目，正欲投彈時，見敵機五架，急昇上空，與我機猛烈交戰，時我方飛機十五架，應付敵戰鬥機五架，綽有餘裕，故得從容炸毀敵之飛機場後，照預走地點，分隊集於錢江口外，先返者爲佐多隊，次爲安延隊二號機，惟小

田原隊，因投下之炸彈不發復因中途發生阻礙，歸隊最晚，此次被我炸毀者有六機，然吾人迴憶飛機場中，敵機並無十八架，均極懷疑，殊不知敵之低翼單翼式飛機早已飛航他處，及聞我機襲擊，遂跟蹤而來，先與小田原隊交戰，因敵機巧妙，迴旋升降，亦極輕快，且連合其他六架戰鬥機，節節進迫，時我渥美隊見事勢危急，加入應援，卒被我方擊毀數架，其餘敵機，雖猛力衝突，而我方藉旋回鎗之力，奮勇抵禦，敵始終卒不得逞，至是敵機乃向南飛行，我攻擊機亦受損害，繼聞安延隊長，在錢塘江口三十里之地，向驅逐艦告急，並在該艦附近有二機着水，乃皆歸隊而返，此爲上海戰事中，空軍接觸之概略，要之空中戰爭之要諦，以三分技術，七分精神爲本，中國飛行隊之失敗，缺乏航空技術之故……」

美國軍官評論我軍作戰云：大美晚報云，美國著名著作家海軍軍官湯瑪森大尉，自北平使署告假來滬，已於四日抵此，曾偕美海軍少佐凱慈游閱滬地戰線，湯氏曰余能知機關槍手却里張之名，而不知尚有十九路軍司令之名，湯氏又表示其游覽戰線所受之印象曰，華軍所用守勢之戰壕制，堪稱精當，每一扼要地點，均能利用之，尤甚爲小浜後與土堆後所掘之陣地，在常受炮隊與飛機轟之下，而不攻敵軍，以減輕緊張之勢，堅守陣地，力抗強敵，堪稱世界

上至艱苦之役，華軍有許多次儘可攻擊敵軍兵力單薄之陣線，而獲勝利，然不攻而守，誠值得欽佩，華兵死傷者，多因頭部受創所致，而炮火炸彈之效力，並不見其重大，此由華軍伏於壕中者，皆戴軟帽，無鋼盔護其頭部，故伸首瞭望之時，易爲日軍陣線排槍之子彈所中云云。

小言論

近來，進行和平的消息，已由空氣作用而證實。

我們的軍隊，已實行了像最初發生戰事的時候，上海一家著名的，素來卑視中國的報紙上的論調：「日本出兵上海，果然可以說不合理，但是中國軍隊這樣堅持不退是否是合理呢？」「強國和弱國爭執，天然要弱國讓步些的。」並且還加添了一點奉贈——退到了瀏河以外。連六十基羅米突也不止了。

據三月三日的申報說：本來瀏河方面，守軍有二團，後來都因爲前方吃緊調去的，只留了二連步兵，在該處駐守，到了瀏河又告吃緊，蔡軍長已無兵可調，所以只得退走。

據我們想去這個消息一定不確，因爲瀏河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先前日本已有好幾次要

想偷襲，我軍政當局那裏會不加調重兵駐守？

三日柏林國民社電，柏林日報評論稱：「……中國軍隊在此時撤退，顯然係政治行動，足見中國政府，準備獲得一榮譽之和平；」此條推擬，我們也不能同意，因為對日和平，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新主義——「不抵抗」，但政府要聽從民意的，現在民意是對日要抵抗，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所以此次的退却，我們一定要相信完全是戰略上的關係。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關鍵問題，自然是在日方的態度據，三月一日申報的時評說：「自戰禍爆發迄今和平運動，既已數起，然而每一次之和平運動，恰爲日人之緩兵手段……每一次和平運動提起之後，日軍必大舉進攻……是則此次之和平運動，又安知非此種騙術之重新試行耶？」三月六日時評又云：「國際聯盟處中日之事端，先後曾成立三次決議案……吾人試一檢查……內容，即可知，第一國聯……忘却日軍爲進攻，中國爲自衛，第二國聯但希望和平……忘却辨認誰爲破壞之禍首……第三國聯無裁制強暴之決心，盟約中明明有十六條經濟制裁之規定，……始終不敢採用……吾人雖已聽受國聯四次之決議案，實仍不勝其失望與悲觀……吾人從可知半年來，我國人之所希望於國聯最後之努力者，今殆已絕望……德人所謂

：「但求自助，不受人憐」，實爲吾人今日自救之祕鑰。」

但不知此種觀察，究竟如何？如果真不出其所料，那末此次當局的苦心孤詣，委曲求和，倒變了俗語所謂「鞋子未着，落了樣了」！

目前一般人對於政府的議論很多，有人說「……國民黨革命勢力達到黃河流域……熙洽張景惠之流竟一躍而爲黨部之指導委員……在此時期，國民黨在國內政治上既無復有強有力之勁敵，於是個人主義乃重新抬頭，頻年以來，一般政治，乃漸與人民之利益背道而馳，軍閥與官僚政治，亦緣而復興，民困水火，外患遂乘隙而入……」（三月二十三申報時評）但是我們擴大一點的觀察，覺得現下對日的根本關鍵，大部分還繫在吾人之自身，須知政府果然可以指摘，但是，還有人民可以去督責，如果政府既已無能，吾人又甘自暴自棄，那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

最近報載：「津市方面，自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之間，共進日輪有八艘，所裝日貨，有四萬八千餘件之多，約值洋百萬餘元，華北日貨之輪銷，可見一斑。」（三月十三申報）又青島三月九日通信：「邇來日貨，充斥本市……二月來輸入日貨，約值洋數百萬元，茲查本

月四日，日光丸進口，運來麵粉二百餘袋，布疋白糖，一萬七千餘件，布疋爲萬利源，合和棧，義德棧，東祥號，數家所購，白糖爲義聚東，復聚東，各商號所購運，八日某日輪進口，運來白糖五千餘包，計義聚一千包，豐昌隆一千五百包，益成永五百包，恆裕公二百五十包，合和棧二千包，無不明目張胆，大批裝運。」（本月十四日申報）

吾人對此，不欲稍置評論——吾們只希望這是一個夢境！只是一個夢境，不是事實！

吾人五月以來，備受日人之慘殺，在江南一帶，尤爲吾人所目睹，其悽慘悲怖之狀態，已使平時常常蒙禍的外國水手，也來捐助哀悼，況自古燕趙一帶，多慷慨悲歌之士，民氣剛正，難道那些富商，會在同一祖宗生下的同胞，慘呼未止，尸骨如山的當兒，和仇人這樣的通好麼？仇人的貨物，究有多麼可愛？況且天津青島，都是在很危險的地帶——如果張學良，繼續地服膺其不抵抗主義，那立即有成爲亡國奴之可能？如果一面要張學良激發天良，一面又愛與日本賊通商；一面表示被難同胞的悲痛，一面又幫同推行日本倭賊的經濟侵略……吾人不是又覺得有些與吾人「人的概念」，不甚符合了嗎？

啊，後方的大衆看啊，目前究竟是一個什麼時代？惟有把我們的堅鉄和熱血，齊向敵人

的懷裏突進，才有我們的生路喲！

滬案真相三編

日本海空軍備調查(補白)

海軍 軍備 調查	艦		種	隻數	噸數
	主力		艦	10	292,400
	航空母		艦	2	53,800
	補助航空母		艦	2	15,070
	八吋砲巡洋		艦	12	108,400
	八吋砲以外之巡洋		艦	21	98,415
	舊式巡洋		艦	11	82,460
	驅逐		艦	119 (125)	132,495 (138,485)
潛水		艇	71	78,487	
空軍 軍備 調查	機		種	隊數	
	陸軍 用	偵察	機	11	
		戰鬥	機	11	
		爆擊	機	4	
	合		計	26中隊	
	海軍用			17中隊	
	氣球	陸軍		1團	
		海軍		10具	
	軟殼飛艇			2架	
	總計			600架	
其他		戰車(包括裝甲汽車及列車)		40	
		高射砲		40	